

義主會社與人婦

著爾倍倍
譯先端沈

2

倍倍爾著
沈端先譯

婦人與社會主義
中冊

開明書店印行

第十三章 產業界的婦人

一 婦人勞働的發達及其擴張

婦女要求職業自立及人格獨立的努力，正像工人要求自由同樣，在資產階級社會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認為正當。——這是因為資本家階級，要圖生產的高速度發展，非充分地利用男女工人的勞働力不可的原故。因為機械和分業的完成，在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職分，並不像從前一般的要求熟練和體力；兼之製造業同行間及地方與地方，國家與國家的生產競爭的原故，對於女工的要求，也愈見增加。

上節已經說明了，許多職業添用女工的原因，因為普通女工的工錢，少於男工，所以

雇主方面，都用女工來代替男子。女工們因為是女性的原故，非將勞働力更廉價地賣給雇主不可。婦女的多數，比男子們都有許多身體的障礙，這種障礙，可以使她們的工作中斷；妊娠和生產，更使這種中斷的期間延長。資本家便利用了這種事情，一面祇給最少的工錢，一方却依舊要求對於她們身體障礙的補償。此外，婦女不像男子一般的容易改變住所，所以她們的住所，大都局限於工場的附近。

婦女勞働，尤其是既婚女子的勞働，——像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百二十九頁上所引證的一般，——對於資本家方面，更為有利，因為既婚的女工，比未婚者「更為當心而服從」。她們因為顧慮她們的孩子，所以竭她們的全力，去賺取必要的生活費用；因之她們所供給的勞働力，比男工及未婚女工為更多。勞働婦人參加勞働組合，去謀改良工作條件的行動很少，這也是雇主歡迎女工的一種原因。有時候，女工們竟成了雇主壓迫男工的一種有效的工具。女子比男子更忍耐而敏捷，趣味也比男子發達，所以她們比男子更適合的職務，愈見增加。

有德(?)的資本家，對於這種婦德，非常的尊重，因此，和年來工業發達並行着，女子勞働的範圍，也日見擴大，但是，這裏應該注意的，便是她們社會的地位，一毫不會改善！利用女工的時候，往往使男工失職。因此，男工們為生活所逼，不能不減低工錢再去做工。資本家方面，因為男工工錢的降下，更可作為減少女工工錢的口實。減低工銀，是以不斷地進步着的勞働過程的技術週轉着的一個壓榨器！因為技術進步，勞働力可以節約，結果婦女的勞働，也被排斥。新興的產業部門，雖則能够緩和這種不斷地產生的勞働過剩，但是決計不能改善勞働狀態。在新興產業之內，譬如電氣事業，女工奪了男工的地位。一般電力公司的發動機工場，都由女工來管理機械。每逢工錢增加的時候，雇主們都注意機械的改良，想用自動的機構，來代替人工的手和腦，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初期，在勞働市場，祇有男工們互相競爭；但是現在却變了男工和女工，幼年工和老年工的競爭了。女工驅逐了男子，一方童工和壯年勞働者，驅逐了老年工人。所謂近代工業的「道德的支配」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假使工人們不起來組織工會，拚命地和這種狀態相對抗，他們是無論如何不能支持下去的。女工個人的抵抗力量，不及男工很遠，所以女工加入這種勞働團體，是絕對必要的事情。現在女工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必要；在德國參加工會的工人數是一八九二年四千三百五十五人，一八九九年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人，一九〇〇年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四人，一九〇五年七萬四千四百一十一人，一九〇七年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九人，一九〇八年十三萬八千四百四十三人。一八九二年女子參加工會者的總數，祇有百分之一·八，但是一九〇八年增加到百分之七·六。據關於工會運動的第五回國際通信所載，女子工會會員的人數如下：

英國 二十萬一千七百九人

法國 八萬八千九百六人

奧國 四萬六千四百一人

雇主們爲着獲得更大的利潤，努力地延長工作時間，但是女工們對於這種事實，不

知道起來反抗。譬如女工占大多數的纖維工業的工作時間，比其餘工場更長，便是這個原因。所以政府假使要限制工作時間，非先從這種工業着手不可。女子是習慣於沒有時間限制的家庭勞動的，所以即使工作時間延長，她們也不至於起來反抗。

在化妝品製造及造花工作，(註二)女工可以將餘剩的工作，帶回家裏去做，自動的減低了工銀和延長了工作時間。她們在這種時候，不會覺悟到自己在和自己競爭，一天做了十六小時的工，却祇拿了十小時的工錢。

(國別)	(調查年度)	(全男)	(全女)	(合計)	(被雇備者)	(破雇者對於全人口的百分比)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德國	一九〇七、三〇、四六、一一〇〇、三二、五九、四二、九六一、七〇、五九、二六、九四、九二、八二、〇、九三、一七、六一、一一〇、四四、五、五					
奧國	一九〇〇、二、八五、六、九三、一、三三、九、八〇、一、五二、六、一、五〇、七、〇、八					
匈國	一九〇〇、九、五、八、二、五二、九、六、七、四、〇、七、一、九、二、四、四、五、九					
俄國	一八九七、六、四、七、三、四、八、六、三、六、六、七、三、三、五、六、四、〇、〇、二、二、五、九、九、五、三、七、四、七、六、一、二、三、二、七、三、四、九、四、一、六、八、四、二、四、九					
意國	一九〇一、一、六、一、五、五、三、〇、一、六、三、〇、一、三、三、三、四、七、五、三、三、一、〇、九、八、八、四、六、二、五、二、八、〇、六、四、一、六、二、七、三、六、八、〇、三、二、四、三、〇、一					

瑞士	一九〇〇	一六二、七〇五	一六八、八四一	三、三四一、四四三	一〇、五七二、八七	四九、八七六〇	一、五五六、七六五〇	二九、五四六、九
法國	一九〇一	一八九、二六八	一九五、三九九	三八、四五四、七八八	二、九一〇、五六五	六八、四五二〇	一九七、一五〇、七五六八	二、二四一、八五一、三
比國	一九〇〇	三、三二四、八三四	三、三六八、七二四	六六、九三五、四八	二、二二三、〇七二	九四、八、三九	三、〇七一、三〇一、六三	八、二八一、一四五、九
荷蘭	一九〇九	二、五〇〇、六〇三	二、五八三、五三五	五、一〇四、一三八	一、四九七、一五九	四三、五五八	一、九三〇、七〇七、五九	四、一六八、三三七、八
丹多	一九〇三	一、一九三、四四八	一、二五六、〇九二	二、四四九、五五〇	七五、三五九	三五、九八〇	一、一〇六、五三九、六三	一、二八二、二四五、二
瑞典	一九〇〇	二、五〇六、四三六	二、六三三、〇〇五	五、一三六、四四一	一、四三三、九七九	五五、一〇二	一、九七四、〇〇〇、五六	八、二二〇、三八、四
拿威	一九〇〇	一、〇六六、六九三	一、一五四、七八四	二、三二一、四七七	五九、九〇、五七	二七七、六三	八七、六七〇、五六	一、二四〇、三九、五
英國 及威 爾斯	一九〇一	一、五七二、八六三	一、六七九、三三〇	三、三、五七八、四三	一、〇、一五、六九七、六四	一、四、三、八七、七六四	六、二四一、八四四、一	
蘇格 蘭	一九〇一	二、二七三、七五五	二、三九八、三四八	四、四七三、〇二	一、三九一、八八	五九、一六二	一、九八二、八二六、四〇	二、五八、四四四、三
愛爾 蘭	一九〇一	三、三〇〇、四〇〇	三、三五八、七三五	四、四五一、七七五	一、四一三、九四三	五四、九七四	一、九六三、八七六、四	三、二四一、三四四、〇
英國 及愛 爾蘭	一九〇一	三、三〇〇、四〇〇	三、三五八、七三五	四、四五一、七七五	一、四一三、九四三	五四、九七四	一、九六三、八七六、四	三、二四一、三四四、〇
美國	一九〇〇	三、九〇五、九三四	三、七二四、四四四	七六、三〇三、八七七	二、三、九五六、一五五	三、二九、〇七二	二、九、八五九、三六	一、三一四、三三八、四

上面的表，(註三)表示文明諸國的女子勞働，對於男子及全人口所占的比例。在表上，我們可以看出，被雇爲有工資的女子人數，對於全人口占有相當的比例，其中尤以奧法意三國爲最甚，這是有幾分受了調查方法不同的影響，因爲其中僅限於有工資的女工，還加入了從事於臨時工銀勞働的女子之故。比率最少的是北美合衆國。

現今工人數的增加，和以前時代的比較，也頗關重要，現在先從德國說起。

	(總人口)	(被雇者)
一八八二	(男子) 三、一五〇、七四九	(男子) 一、三四一、五四五
	(女子) 三、〇七三、六六四	(女子) 五、五四一、五二七
一八九五	(男子) 二、五四〇、九六一	(男子) 一、五五三、八四二
	(女子) 二、六三六、二二三	(女子) 六、五七、三五〇
一九〇七	(男子) 三、〇四六、二〇〇	(男子) 一、八五九、三六
	(女子) 三、二五九、四三九	(女子) 九、四九二、八八一
	(對於總人口的被雇者百分比)	(被雇者百分中男女人數)
(男子)	(女子)	(男子)
一八八二	六〇·五七	二四·〇二
	二四·〇二	二八·七六
一八九五	六一·一三	二四·九六
	二四·九六	二九·七五

一九〇七 六一·〇六 三〇·三七 一六·二一 三三·七九

上面的表明白告訴我們：(一)被雇者的範圍，比之人口增加，擴大得更快；(二)女性勞働力的參加，比被雇者的擴大的比例更快；(三)在男性被雇者的人數相對地停止狀態中，女性被雇者的人數却絕對地增多；(四)因此，婦女勞働，便會驅逐了男子勞働的地盤。

被雇者人數，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增加了一六·六%，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增加了一九·三四%；其中從事於工銀勞働的男子的增加率，是一五·七%及一九·三五%，但女工的增加率，却是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間一八·七%，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七年間四四·四四%！人口的增加，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祇有一九·八%，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年之間，祇有一九·三四%，所以被雇者的人數，是一般地增加，但是，女工人數增加的步調，却比男工增加得更快！這就是告訴我們對於生活競爭，非有比從前更大的努力不可。

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及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德國被雇者對於總人口的增減，如下表所示：

	(一八八二——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一九〇七年)
婦人職業者	(增) 一、〇〇五、二九〇	(增) 二、九七九、一〇五
(百分率)	二二·六〇	五六·五九
男子職業者	(增) 二、一三三、五七七	(增) 三、〇七七、三八二
(百分率)	一五·九五	一九·八五
男僕	(增) 三、一五四三	(減) 六四、五七四
(百分率)	二·四六	四·九一
女僕	(減) 一七、一五一	(減) 九、九八七
(百分率)	四〇·三五	三九·三八

職業者的分配，如下表所示：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農業林業 (女 子) (男 子) (女 子) (男 子) (女 子) (男 子)
二,五三四,〇九 五,七〇三,八七 二,七五三,二五四 五,五三九,五三八 四,五九九,八八六 五,二八四,二七一

工業及礦山 二,二天,九六七 五,三六九,四八九 一,五二二,二二八 六,七六〇,二〇二 一,〇三九,二三四 九,五三三,〇

商業及貿易 二,九八,二〇 一,二七,三〇八 五,七九六,〇八 一,七五八,九〇三 九,三二,三三七 二,五四六,二五三

不定的工銀 一,八三八,八天 二,三三,七四六 二,三三,八六五 一,九八,六天 三,〇九,〇四 一,五〇,七九一

公務及自由職業 二,五七,三二 三,七,三九三 一,七六,六四八 六,一八,三五五 二,八八,三一 七,九九,〇二五

海陸軍 — 五,四,三六二 — 六,三〇,九七八 — 六,五,二九四

職業者的增減如下:

(一八八二—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一九〇七年)

(女 子) (男 子) (女 子) (男 子)

農業林業 (增) 三,八二五 (增) 二,六二〇,四九 (增) 一,八四五,八三三 (減) 二,五五六,七

(百分率) 八六〇 二・八〇 六七・〇四 四・六一

工業及礦山 (增) 三,九四,四三 (增) 一,四九,六三三 (增) 五,八二,〇六 (增) 二,三九,三三

(百分率)	壹〇〇	一六・三	三六・三	三五・九
商業及貿易	(增) 一六、四九九	(增) 四六、六九五	(增) 三五、七六五	(增) 七八、七三〇
(百分率)	九六・四〇	一六・三〇	六〇・六九	四一・七六
不定的工銀勞動(增)	五〇〇元	(減) 一五、二二〇	(增) 八七〇元	(減) 四七、八三五
(百分率)	一七・一〇	七・一〇	三七・三三	一四・〇八
公務及自由職業(增)	六、三三六	(增) 一四、二八五	(增) 一一、六六三	(增) 一八〇、六九〇
(百分率)	五三・二五	三三・二五	—	—
海陸軍	—	(增) 一七、一五三	—	(增) 三〇、二二六
(百分率)	—	三九・六五	—	—
總計	一〇〇、二九〇	(增) 三、三三七七	(增) 二、九七一五	(增) 三〇、七三六二
(百分率)	三三・六〇	一五・九〇	—	—

職業者之內，區分如下：

	(女子) (一八九五年)	(男子) (一八九五年)	(女子) (一九〇七年)	(男子) (一九〇七年)
自營職業者	10,690,097	44,005,039	10,522,655	44,381,133
(百分率)	23.1	33.3	—	—
被傭者	3,942,818	5,822,077	1,598,889	11,308,890
(百分率)	0.81	4.1	—	—
工人(傭除外)	3,740,455	9,072,097	6,433,339	11,238,892
(百分率)	77.09	64.6	—	—
總計	4,431,880	14,056,543	12,121,544	25,627,025
對於獨立婦女,一九〇七年與一八九五年的比較如下表:				
	(一九〇七年)	(一八九五年)	(增減)	(百分率)
工業(家庭業)	4,772,900	5,194,922	(減) 422,022	8.18
商業及貿易	2,466,641	2,022,616	(增) 444,025	21.77

農業 三二八、二三七 三四六、八九六 (減) 一八、六五九 九・〇四
 婦人職業中的最重要者如下：

(一九〇七年)

(一八九五年)

農業	四、五八五、七四九	二、七四五、八四〇
裁縫及洗濯	八八三、一八四	七一三、〇二一
商業	五四五、一七七	二九九、八二九
機械工業	五二八、二三五	四二七、九六一
旅館及酒店	三三九、五五五	二六一、四五〇
食糧及奢侈品	二四八、九六二	一四〇、二三三
金屬加工	七三、〇三九	三六、二一六
石陶磁器	七二、二七〇	三九、五五五
紙工業	六七、三二二	三九、二二二

木工彫刻 四八、〇二八 三〇、三四六

在德國境內，女子人口顯著地超過男子人數的職業如下。

(女 子) (男 子)

農業 四、二一七、一三二 二、七三七、七六八

織物業 四六六、二一〇 三九〇、三一二

裁縫 四〇三、八七九 三〇三、二六四

洗濯及漂白 八五、六八四 五八、〇三五

旅館及咖啡店 二六六、九三〇 一三九、〇〇五

家事 二七七、二〇八 三六、七九一

看護業 一二四、一九七 七八、五二〇

以上的數字，很明顯地表示出德國的趨勢。職業者的範圍，雖則擴張得比人口增加更快，但是女性勞働力的參加工銀勞働的增加程度，却比職業擴張的程度更大。婦女的

職業是向一切職業的領域邁進中。男性職業者的人數，雖則在相對地停止狀態，但女性職業者的人數，却在絕對的增加。女性家族對於女性國民總數的比例，從一八九五年的七〇・八一%降低到一九〇七年的六三・九%。因為女子成了一個產業界有力的要素，所以俗人們所說的「家庭是女子的世界」的話，已經變成全無意義。

英國的從事於產業界的人數如下：

(年代)	(總數)	(職業者百人之內)	
		(男子)	(女子)
一八七二年	二、五九、四六六	八、七〇、二八六	三、三三、三六〇
一八八二年	二、一八、七六四	七、七八、六四六	三、四〇、三九八
一八九二年	二、七五、九九五	八、八八、三五四	四、〇一、三三〇
一九〇二年	二、四三、八三七	一〇、二五、九七六	四、二七、七五二

所以，那三十年之內，男子從業者增加了一百八十八萬六千七百九十人，就是二二・八%，女子增加了八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一人，就是二五・五%。在上面的表上，最值

得注意的，是「恐慌之年」的一八八一年，男子的從業者雖比一八七一年減少了四十萬六千五百四十人，但婦人却反見增加了八萬六百三十八人。一九〇一年女性職業者的減少，不過就表面的現象，因為小作人（tenant farmer）的妻子及女兒的大多數，多作為無職業者計算，所以屬於農業的數字，不能和一八九一年的數字相比較。此外，男性勞働力占優勢的各種工業，在最近二十年之間，顯見增加，但織物業却相對的——一八九一年以後就絕對的——減退。就是：

	(一八八一年)	(一九〇一年)	(增加率)	(其中婦人數)
陶磁器工業	五八二、四七四	八〇五、一八五	五三	五、〇〇六
金屬加工及機械製造	八一二、九一五	一、二二八、五〇四	五二	六、二三三
建築業	七六四、九一一	一、二二八、六八〇	四七	二、四八五
纖維工業	一、〇九四、六三六	一、一五五、三九七	五	六六三、二二二
女子勞働	依然增加。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間一二·六%，一八七一年至一八			

八一年間七·六%的女子勞働增加率，到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一年間，減退到一·八%。一九〇七年從事於纖維工業的人員，是男子四十萬七千三百六十人（即三六·六%），及女子六十七萬九千八百六十三人（即六三·四%）。裁縫業及商業的女子勞働，增加得更快。此外，年長的女工，漸被年輕的女子所驅逐；二十五歲以下的女子，大多數是未婚者，二十五歲以上的，多是既婚者及寡婦，所以少女們占奪了年長婦人的地位。

在英國使用女子多於男子的職業如下：

	(女 子)	(男 子)
家事	一、六九〇、六八六	一、二四、二六三
裁縫	七一一、七八六	四一四、六三七
纖維工業	六六三、二二二	四九二、一七五
(內含) 棉業	三二八、七九三	一九三、八三〇
羊毛	一五三、三一	一〇六、五九八

大麻黃麻

一〇四、五八七

四五、七三二

絹

二二、五八九

八、九六六

刺繡

二八、九六二

九、五八七

差不多一切職業相同，同量勞働時間的代價，女子的顯然的廉於男子。據最近調查，一九〇六年每星期的平均工資，男子二十八先令一辨士，（二八·五五馬克）女子祇有十五先令五辨士（一五·六六馬克）（註四）近年因為機械採用的結果，女子勞働在腳踏車製造工業，非常發展，在此種工業，男子一星期可得三十乃至四十先令，女子却祇有十二乃至十八先令。（註五）此外，如製紙及訂書工業，也有同樣的現象，襪衣製造業的女工工資，更比一般低廉，一星期十先令，尙且不容易。「普通女子祇能賺得男子工錢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註六）

在郵務及教育事業的男女薪金，也不平等。祇有蘭加雪（Lancashire）的木綿工場，兩性間工銀差不多相同。

美國的婦人勞動狀態如下：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農業

五九四、五一〇

六七八、八八四

九七七、三三六

自由職業

一七七、二五五

三一、六八四

四三〇、五九七

家學及個人勞働一、一一八、三〇〇

一、六六七、六五一

二〇九五、四四九

商業及轉運

六三、〇五八

二二八、四二一

五〇三、三四七

工場

六三一、〇三四

一、〇二七、九二八

一、三一、六六八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婦人總數

二、六四七、一五七

三、九一四、五七一

五、三一、三九九

(百分率)

一四·七

一七·四

一八·八

男子總數

一四、七七四、九四二

一八、八二一、〇九〇

二、三、七五三、八三六

(百分率)

八五·三

八二·六

八一·二

總計

一七、三九二、〇九九

二、七三五、六六一

二九、〇七三、二二三

我們從上表可以知道，職業婦人的人數，從一八九〇年的三百九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人，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五百三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人，所以比人口增加得更快。人口是從一八九〇年的六千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二百五十八人，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七千六百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七人，就是全人口的增加，不過百分之二十一。因此，男子從業者，漸被女子驅逐，人數逐年減少。一八八〇年每職業者百人中，女子祇占一四·七%，現在却已增加到一八·八%了。

在三百十二種職業之內，絕對不用女子的祇有九種。一九〇〇年的國勢調查結果，發見了女子從事於領港者五人，關手及火夫四十五人，鍛冶工一百八十五人，機械工五百零八人，掘井業十一人，鍋爐製造業八人。『當然，這種數字，沒有社會學上重大的意義，但也可證明不論在職業的性質上及法律上，絕對不用女子的職業，實在很少。』（註七）

下列的各種職業，女子從事者最多，即：

下婢及女侍者	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人
婦人服製造	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四人
農業勞働	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八十六人
洗濯業	三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五人
教員	三十二萬七千九百五人
獨立的農民	三十萬七千七百八十八人
纖維工	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
家政婦	十四萬七千百三人
叫賣者	十四萬六千二百六十五人
縫業	十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四人
看護婦及收生婦	十萬八千六百九十一人
雜業	十萬六千九百十六人

從事於以上十二種職業的婦人總數計三百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人，占有職業婦人全體的七四·一%。此外，尚有速記者八萬五千八十六人，雜貨店商人八萬二千九百三十六人，女事務員八萬一千人，簿記者七萬二千八百九十六人。共計五萬人以上的婦人職業十九種，占有職業婦人全體的八八·八%。下表所示的職業，也多是女子多於男子。

	(男子)	(女子)
襪衣製造業	九九·四%	〇·六%
雜貨	九八·〇%	二·〇%
女服製造業	九六·八%	三·二%
領帶製造業	七七·六%	二二·四%
織業	七二·八%	二七·二%
手套業	六二·六%	三三·四%

訂書業	五〇・五%	四九・五%
纖維工業	五〇・〇%	五〇・〇%
管理家事	九四・〇%	五・三%
看護	八九・九%	一〇・一%
洗濯	八六・八%	一三・二%
家庭勞働	八一・九%	一八・一%
旅館	八三・四%	一六・六%
速記者	七六・七%	二三・三%
教員	七三・四%	二六・六%
音樂教師	五六・九%	四三・一%

年齡十六歲以上的職業婦人四百八十三萬三千六百三十人之內，三百十四萬三千七百十二人是獨身女子，七十六萬九千四百七十七人是既婚者，八十五萬七千零七

人是寡婦，六萬三千四百三十六人是離婚者。美國的報告上說：「職業者在百分率的比例上的增加，以既婚婦人爲最著，一九〇〇年的比例，比一八九〇年的增加了四分之一。一八九〇年既婚婦人二十二人中祇有一人從事職業，至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十九人之中有一人從事職業。」

寡婦及離婚者的人數，相對的及絕對的都很大，二百七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人的寡婦之內，一九〇〇年有八十五萬七千零五人，——就是三一·五%從事於職業。離婚婦人間的比較，較寡婦更多，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五人之內，一九〇〇年有五五·三%，一八九〇年有四九%從事於職業。以上的數字，表示獨立的婦人人口逐年地增加。

婦人從事的職業的三百零三種之內：

有一百人以上之婦人者

七九

有百人至五百人以下者

五九

五百人至千人以下者

三一

有千人以上的婦人者

一二五

有五千人以上之婦人者

六三

十六歲以上的職業者一百人之內，所得工資比例如下：

(男子)

七元以下

八·〇人

七元以下

六六·三人

七元至九元

五·四人

七元至九元

一九·六人

九元至二〇元

六〇·六人

九元至一五元

一三·二人

二〇元至二五元

四·八人

一五元至二〇元

〇·八人

二五元以上

二·〇人

二〇元至二五元

〇·一人

平均每星期

一一·一六元

平均每星期

六·一七元

男子總數的六〇·六%，得每星期九元以上的薪金，但女工的能得九元以上者，祇有一四·一%，三分之二以上（即六六·三%）都祇得七元以下的工銀。（註八）每星

期平均工資男子十一元一角六分，婦人却祇有六元一角七分，差不多祇有男子工資的一半。

這種差別，即在政府的使用人，也是同樣。文官一八五、八七四人，之內男子占一七二、〇五三人，（即九二·六%），女子祇有一三、八二一人。（即七·四%）。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哥倫比亞（美國）的女子勞働率，（政府用人之內）是二九%，但女子之中的四七·二%，祇有七百二十元以下的收入，和此相反，得七百二十元以下的收入的男子，却祇有一六·七%。（註九）

據一九〇一年的調查，法國的職業者人口共一九、七一五、〇七五人，其中男子一二、九一〇、五六五人，女子六、八〇四、五一〇人。職業的分別如下：

	(男子)	(百分比)	(女子)	(百分比)
農業	五、五一七、六一七	七二·〇	二、六五八、九五二	二八·〇
商業	一、一三二、六二一	六五·〇	六八九、九九九	三五·〇

家事勞働 二二三、八六一 二三〇〇 七九一、一七六 七七〇

自由職業 二二六、五六一 六七〇〇 一七三、二七八 三三三〇

工業 三、六〇五、二一三 六三・五 二、一二四、六四二 三六・五

「所以女性勞働者的人數，占有男性勞働者的一半。」〔註十〕

一切其他諸國，也是一樣，大凡要求強大的體力的職業，婦人勞働者較少。（例如在

礦業男工與女工之比是一〇〇：二・〇三，石材採取業是一〇〇：一・六五，冶金業

是一〇〇：一・〇六。）而纖維工業的婦人勞働，却多於男子，例如織物業男女工之比

爲一〇〇：一一六，成衣業洗濯業是一〇〇：一二四・七，襯衫業是一〇〇：三二八

・六〔註十一〕

密郎夫人（C. Millard）說得好，婦人從事最多的，是時間特別長而工銀特別廉的

工業。「從事於勞働時間較短的工業的女工，祇有二三千，而從事於長時間勞働的女子

却有數十萬，這真是可悲的事實。」〔註十二〕

關於工資問題，羅伐山爾 (Levaqueur) 說，差不多一切職業，婦人工銀不及男子的三分之二，最多的是祇有男子的半額。(註十三)

(註一) 此等調查中，含有當時在外國的海陸軍人九一二一九人。

(註二) 既成織衣業，完全不同，但其他工場，却是同樣。松羅樂的玩具工場，洗濯工場，烟草工場，皮鞋工場，紙製工場，都是如此。

(註三)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wissenschaften. 2. Band, S. 832. 3. Auflage. F. Zahn, Berlin und Beruf'statistik.

(註四) Taxule Trades in 1906. London 1909.

(註五) E. Cadbury, C. Matheson und G. Shann, Women's work and wages. S. 121. London 1906.

(註六) E. Cadbury und. G. Shann, Swearing. S. 76. London 1907.

(註七) Statistics of women at work. S. 31. Washington 1908.

(註八) Earnings of Wage-earners. Bulletin 93, S. 11. Washington 1908.

(註九) *Executive civil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908.

(註十) C. Milhand, *Louvrières en France*, S. 4 bis 5, Paris 1907.

(註十一) E. Levasseur, *Questions Ouvrières et industrielles en France sous le troisième républicain*, S. 275 bis 276, Paris 1907.

(註十二) C. Milhand, a. a. O., S. 22.

(註十三) E. Tevesseur, a. a. O., S. 537.

二 既婚婦人的工場勞働家庭工業

及健康上有害的工業

一般勞働婦人之内，既婚婦人占有最大的部分，這是勞働者家庭生活生活上非常可憂的狀態。這種既婚婦人的從事勞働，日見增加。一八九九年，德國工場監督官，受命調查既婚婦人的職務，和使她們從事勞働的原因。(註一) 這調查的結果，證明了在工場裏勞働的既婚婦人總數，是二二九、三三四人。此外，據普魯士礦務局的報告，有一〇六三人的既

婚婦人，從事於贛山的坑外勞働，巴登既婚女工的人數，是一八九四年一〇、八七八人，一八九九年一五、〇四六人，就是增加了成人女工總數的三一·二七%。下表表示既婚女工的對於各種職業的分佈狀態。

纖維工業	一一一、一九四人
食料品及奢侈品	三九、〇八〇人
陶磁器工業	一九、四七五人
裁縫及洗濯	一三、一五六人
製紙工業	一一、〇四九人
鐵工業	一〇、七三九人
木工及彫刻	五、六三五人
複寫業	四、七七〇人
機械製造業	四、四〇三人

化學工業

四、三八〇人

雜類

五、三六三人

合計

二二九、三三四人

纖維工業之外，食料品及奢侈品的製造，尤其是烟草的製造，既婚女工最多。其次是製紙工業中的挑選和分別破布片的工場，耐火磚瓦的工場，也雇用許多既婚婦人。她們常常受雇於最困苦而最醜陋的工場，例如採石場，磚瓦工場，染色工場，化學工場，砂糖精練工場之類。和此相反，二十歲以下的年輕女子，多從事於磁器，紡織，烟草，裁縫等等工場。「既婚婦人所做的，都是被人討厭的最下等的工作。」（註三）

在既婚女工的「爲什麼做工？」的回答中，非舉一二個例不可，揆達姆地方的既婚婦女從事工場勞働的理由，是男子的收入不够養家。在柏林，依據兩位監督官的報告，因爲丈夫收入不足，而負扶養家族的義務的女子，占百分之五十三·六二。西普魯士，弗郎克弗爾，奧台兒河畔，中部弗郎根，第二維登堡，以及低部埃爾薩司地方的官吏報告，都是

同樣的結果。麥格登堡的官吏，對於女工的大多數也是同樣意見，但其他一部，說是因為丈夫自身浪費過度，以致非出來做工不可。巴登的工場監督官里司霍法（Worrich）博士說：「不論什麼地方的雇主，所以利用女工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女子勞働的工銀低廉。使用女工最多的各種工業，工銀都很低廉，這便可以證明一切。因為這種工業，雇用女工非常的多，所以工人階級的家族，都非出來求職不可。」考波冷志的監督官報告說：「既婚婦人，比年輕少女更勤勉而可靠，年輕少女，大都厭忌不潔的工業，所以這種事情，非讓既婚婦人來做不可。因此，選擇鑿樓的工場，雇用既婚婦人最多。」

不論何處，女子工錢比男子少，這是誰都知道的事。關於這一點，私人的雇主和國家的自治體，並沒有什麼區別。從事於郵政鐵路的女子工銀，也比同僚的男子少；一切自治體的女教員薪金，也廉於男子。這可以用下面的理由來說明，就是婦人的要求不大，她們的力量不足。她們做工的目的，不過是補助丈夫或父親收人的不足。她們做工的性質，是隨便的，一時的，偶然的。在她們之外，對於各種勞働的預備軍很多，所以更使她們的力量

薄弱，在婦人服裝製造，造花，紙製品等工業，和中流階級婦人的競爭很多。她們常常受店處的束縛，勞働時間，假使沒有法律來保護，總是比男工更長。

一八九三年曼哈姆(Mannheim)工場勞働者的工銀報告中，服里司霍法博士將每星期的工銀，分作三種等級。(註三)最低每星期十五馬克，中等十五乃至二十四馬克，高級二十四馬克以上。這種工銀的分佈狀態如下表所示。

(下級)

(中級)

(上級)

工人全體

二九·七八人

四九·八人

二〇·四人

男子

二〇·九人

五六·二人

二二·九人

女子

九·九·二人

〇·七人

〇·一人

女工的大部分，是都在這種「餓餓工銀」之下勞働，她們的收入如下：

(工銀)

(百分比)

五馬克以下(每星期)

四·六二

五馬克至六馬克

五·四七

六馬克至八馬克

四三·九六

八馬克至一〇馬克

二七·四五

一〇馬克至一二馬克

一二·三八

一二馬克至一五馬克

五·三八

一五馬克以上

〇·七四

據伯林職業監督局的調查報告，女工的平均工銀是一一·三六馬克。六馬克以下者四·三%，六馬克至八馬克者七·八%，十二馬克至十五馬克者二七·六%，十五馬克至二十馬克者一一·一%，二十馬克至三十馬克者一·一%。大概的工銀，都在八馬克乃至十五馬克之間（七五·七%）。在加爾司路（Karlshof），女工全體的平均工銀，是每星期一〇·〇二馬克。（註五）

從事家庭工業的勞働者的報酬，最爲低廉，男子也是如此，但女子却更爲慘酷。在這

種工業，勞働時間毫無限制，對於季節也無際限。還有家庭工業之內，有一種膏血制度就是工作由中間人分給工人，中間人在工人的工銀中，扣取一部分報酬。

關於柏林的實際報告，可以證明婦人家庭工業的如何慘酷。在一八八九年，男子用襪衣製造業的雇主，支付二馬克乃至二馬克半的工銀，但至一八九三年，却減到了一·二馬克。技術中等的裁縫婦，一人一日縫六件乃至八件的襪衣，已經是非從早晨做到黑夜不可，但是她們的工銀，是祇有每禮拜四乃至五馬克！縫圍身裙每星期二乃至五馬克，領帶製造每星期五乃至六馬克，熟練的女用襪衣工每星期六馬克，最精的小孩服職工每星期八馬克乃至九馬克，上衣製造每星期五乃至六馬克。專做上等男用襪衫的熟練女工在生意好的時候，從早晨做到晚上十點鐘，可以每星期得工銀十二馬克。自己能够縫剪的裁縫，每月工銀三十馬克。熟練的職工，在工作最多的月份（每年約五個月）一個月可得五十乃至六十馬克。雨傘製造工，每天作工十二小時，一星期祇有六乃至七馬克。任何種女工，不論生活如何節省，一星期九乃至十馬克的工銀，是無論如何不能生活

的，這種拿生活都不夠的工銀的女工，勢所必然的逼她們走上賣淫的路去。

上面所述種種，可以證明近代工業的進步，使婦人日益和家族及家庭分離——使家庭和結婚破裂。根據這種事實着想，要使婦人復歸家庭，簡直是不可能的。主事婦人復歸家庭的，不是對於人生盲目，不知道現代的發展和傾向的，便是對於這種傾向不願意觀察的人們！專用婦女的專門工業很多，女工超過男工的工業，也是不少，其他一切職業，也多少地採用女工，所以女工的人數，日見增加，婦人活動的地位不絕地開擴。

因爲一八九一年德國制定了工場法，所以成年以上的女工勞働時間，規定了每日十一小時，但在此外還承認了許多例外。婦人夜工雖則禁止，但對於日夜交替的工場，及限於一定季節開工的工場，都認爲例外。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貝隆開會的國際會議，議決了工場勞働者非給與十一小時的夜間休息不可。又因爲社會主義者們多年熱心地要求禁止婦女夜間工作及八小時制度，所以政府和資產階級政黨，也不能不讓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法令，制限婦人工作時間爲十小時，而且規定了這種

法令，凡使用十個工人以上的工場，一律適用；星期六及休息日的上一天，都規定作工八小時；婦人在分娩前後八星期，不得雇用；並且規定了分娩後非有醫師證明經過六星期以上，不得復業。此外，更決定煉炭製造，建築材料搬運，不得雇用女工。但是這種法令終於受了修改，——雖則有許多社會主義者的反對。結果是祇要主管官廳許可，每年有五十天可以在時間以外勞働。

在這種法令裏，最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膏血制度的家庭工業，加以最初的干涉。就是由法令禁止了婦人及未成年者在工作之後，將餘剩的工作，拿回自宅去做。這種法令，雖則不甚完全，但是在現在狀態之下，總算有一點進步的意義。

但是婦人們的職業範圍，並不限制於她們體力相應的職務，工場主爲着榨取更大的利益，在一切勞働，也都雇用女子。其中，困難危險，不快的職務都有。這種事實，是和詩人們將女子看作柔弱優雅的空想完全相反！事實不僅是極頑強的證據，而且可以防止虛偽的結論和感情的判斷，所以我們僅就事實立論。事實證明，婦女們多被雇於纖維工業，

化學工業，冶金製紙，機械製作，木工，食料品及奢侈品製造，以及坑外採礦等一切職業。在比利時，二十一歲以上的女子，不僅在坑外採礦，並且在坑內勞働。此外，婦人更被雇於農圃，牧畜，和以前就成爲婦人職業的裁縫，雜貨店，襯衣製造，叫賣，事務員，教員，保姆，記者，及各種技術勞働，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的幾萬婦人，因爲從事於商店和其他商業上的事務，所以對於家政及孩童管理，完全沒有時間。年輕而美麗的姑娘們，多被雇爲酒場菜館的侍女，或者咖啡店的舞女，這種職業，對於婦女的德性，爲害甚大。她們是被當作引誘遊客的餌食，買賣白奴的商人，在此中找出多大的利益！

在以上所舉的職業之內，有許多是非常危險。就是草帽的漂白製造，鹼類及亞硫酸氣的作用，非常有害。在漂白業，有綠氣吸入的危險。顏色紙類製造，造花，着色，珂羅版印刷，化學藥品及劇藥的製造，玩具，泥偶及其他一切玩物的着色，都可以使工人中毒。孕婦從事於鏡面鍍水銀工作，可以使胎兒死亡。普魯士的乳兒中，有百分之二十二是在當年死亡的。從事於危險職業的女工的乳兒死亡率，據喜爾德(Hill)（註六）博士的發表，實在是

可驚的多數。就是製鏡女工百分之六十五，切玻璃工百分之五十八，鉛板職工百分之四十。又一八九〇年的報告，威司巴登地方的製造活字女工（孕婦）七十八人之內，能够安產的，祇有三十七人。喜爾德博士主張，下列各項職業，五個月以上懷孕的女子，都很危險，即色紙及着色造花的製造，含鉛物品，繪畫石印（Melachromotype），鏡面鍍汞，橡皮工業，其他有吸入碳酸氣硫化水素等有毒氣體的工業，纖維及火柴製造等項。巴登工場監督官報告說，婦人勞働者的小產，每年平均數如下：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 一〇三九件

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年 一、二四四件

藉醫師的手術而分娩者：

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 一、一一八件

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年 一、三八五件

假使同樣的調查，在德國全國舉行，大概可得更足驚人的統計。但是工場監督官的

報告書上，都很得意地寫着：「婦人不因被雇於工場而受顯著的害處。」她們既不聽醫師的意見，又僅於短時間的視察，能夠知道些什麼呢？

在纖維工業，爆發物製造，磨用機械製造等，都明白地有切斷手足及喪失性命的危險。上述的各種職業，我們僅不就完全的表冊，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是困難而過劇的勞働。我們很可以輕輕的說，這些職業，都「不適合」於婦人，但是在這些職業之外，找不到別的「適合」於婦人的，那就沒有辦法了。喜爾德博士指定下列職業，為對於年輕婦女有害，絕對不可從事。即紺青 (ultramarine) 製造，紙，銼刀，草帽，切玻璃，石版業，結亞麻，剪馬毛，馬口鐵收製造，纖維織物，亞麻工等。

假使有相當的保護設備（如通風等），年輕婦女，對於下列職業，不妨從事。即：鑿紙，磁器，鉛筆，散彈，以脫油，(oilum) 明礬，炭酸鉛的青酸鹽，臭化物，(Bromium) 鷄納鹽，(chinin) 曹達，(soda) 石蠟，(paraffin) 紺青，(ultramarine) (有毒) 色紙，珂羅版，火柴，(註七) 休華付德綠色 (schweinfurt green) 造花等的製造，以及襪襪的選擇，烟葉

的選擇及切斷，毛類的選擇，草帽的洗滌（應用硫黃），印度橡皮的含硫操作（Vulcanization），羊毛及絹毛紡織，羽毛的洗滌，筆毛的選擇，印花布（calico）的染色及印花，玩具「鉛兵」（Leads Mini）的着色，鼻烟的包裝，金線絨物的上光，鏡面鍍汞，縫針及筆尖的研磨之類。

懷孕的婦女，還在從事鐵路修理，和男子相競着拖曳重車，以及做建築工程中的洋灰和石灰調和工事，搬運石塊一類的工作，這決不是很雅觀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們一切的女態完全喪失；正像現在男子，從事於一切種類的職業，喪失了他們的男子氣一樣，這時候的女子，完全蹂躪了她們的婦德。這都是現代的社會的榨取和社會鬭爭的結果！已經腐敗了的現代社會，現在完全將自然的法則倒置。

在各種產業界，婦人勞働者的激增，當然是男子勞働者所不願意的事。因為女工增加，工人的家庭生活，漸被分離，因之使結婚和家庭破滅，惡德墮落，疾病增加，小兒死亡率提高。據德國統計，工業中心地各都市的小兒死亡率，大為增進。在農村地方，也因為牛乳

缺乏和極價，嬰兒食料不足，死亡率增加。在德國全國，嬰兒死亡率最高者，是上部伯拉登，巴威略，里格涅志，白來司勞，及開姆尼志等地。一九〇七年，每百人當年生產的嬰兒中，有下列的死亡率：

休太姆霍夫	四〇·一四%
拍爾司堡 (上部巴拉得)	四〇·六%
菲利特堡 (上部巴威略)	三九·二八%
開兒哈 (下部巴威略)	三七·七一%
茂亨	三七·六三%
哥拉索 (查克生)	三三·四八%
威登堡	三二·四九%
開姆尼志	三二·四九%
拉亨巴哈	三二·一八%

大的工場村落的多數事情還要更壞。此等村落裏面，多數是表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的死亡率。這生出了像這樣悲慘的結果的社會的發展，還有一種的進步，那便是便宜於大資本家的發展的營業的自由，轉住的自由，結婚的自由等等的一種進步。然而我們中流階級却因此而陷入於死地了！

小手工業爲了使人爲的個人生產保其餘生，而要求營業自由制限，轉住自由制限與組會制及職人團體制的復興時，勞働者都不肯幫助。關於使婦人勞働後歸於舊時狀態一事，也同樣的困難。但有一件事與嚴格的保護法令防止勞働榨取的過度，和禁止學齡兒童的職業的勞働並不衝突。在這點上，勞働者的利害與國家及人類的文化利害是一致的。例如在最近數十年間屢屢發生——最後一八九三年軍隊的第二次大增額問題發生時，發見了現代經濟制度退嬰的作用的結果，因徵兵不合格的青年數大增，陸軍的最低標準減低，致國家陷於危難。於是乎所有的人們，都關心到防止的政策。（註八）最

後的目標是想除去那些由機器，新的勞働用具及現代勞働方法所引起的種種不利益，一方面不得不想到依了人間勞働的適當的組織，把這些機器之類能夠給人製造成並且還能最等度的造成的巨大的利益出現於全社會。

爲全社會產物的文化的進步和結果，所受到好處的，不過是佔有了這些的少數人。反之，大多數辛勤的勞働者，勞働如人，手工業者及其他的一切人，則此等勝於的勞働數信的發明，——對於他們是無用而目擊。知道了把什麼有豫見的發明來提高人類的文所時，他們將因驚愕憂苦而昏倒，以爲是一種虛妄，一種重大的罪惡。（註九）因此，凡是人們所該歡迎的東西，在前數十年間成爲好幾次工場暴動機器搗毀的原因，深的敵愾的對象。類似的心理，屢次在現在男女工人間存在。這是何等的不自然的感情！因此，非實現不問性別，萬人平權的社會不可！

這種社會，要將生產的手段歸諸社會，應用一切科學上技術上的發明和改善，使勞働的最高度生產力，能夠實現，能夠勞働的一切人類，都須做一定量的工作，社會對於一

切大眾，能够供給以人類能力發達和人生享樂的必要物質時，纔能實現。

婦人非成爲和男子完全平等，以及人類社會的有用的人員不可！對於婦人，須給以和男子同樣的機會，使她們得以發達她們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能力！她們須履行義務，也應享受權利。她們因爲要做男子的平等而自由的伴侶，所以她們不致於有不正當的要求和不名譽的行動。

現代的社會，是在向這種方向進行，在現代社會中的一切弊害，是促成新社會秩序的廢因。

(註1) Die Beschäftigung Verheirateter Frauen in Fabriken. Nach den Jahresberichten der Gewerbeaufsichtsbeamten für das Jahr 1899, bearbeitet im Reichsamt des Innern, S. 19, 21, 2, 49, 53, 62, 6; Berlin 1901.

(註2)「在織物工場聚集的地方，女工中既婚婦人的比例是比平均數百分之二十六更多。例如，查克生，悉登堡百分之五十六，露依司百分之五十八。」

R. Wilbrandt, Die Weber in der Gegenwart, S. 143, Tena 1906.

(註四) A. a. O., S. 57, 63.

(註五) Wörtschoffer, Die soziale Lage der Fabrikarbeiter in Mannheim.

(註六) Marie Baum, Drei Klassen von Lohnarbeiterinnen in Industrie und Handel der

Stadt Karlsruhe, S. 60, Karlsruhe 1906.

(註七) Dr. Hirt, Die Gewerbliche Tätigkeit der Frauen 1878.

(註八) 因爲丹麥、德意志、羅森堡、荷蘭、瑞士諸國間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締結的國際條約，上記諸國，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之後，禁止用黃燐製造火柴，在德國，於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起，禁止黃燐發火的製品。

一九〇八年一月一日起，禁止此等物品的販賣。英國於一九〇九年，也發了同樣的法令。

(註九) 在徵兵檢查完結的百分率，合格者一九〇二年爲百分之五八・五，一九〇三年五七・一，一九〇四年五六・四，一九〇五年五六・三，一九〇六年五五・九，一九〇七年五四・九。因不勝軍事之故入營後，則除兵籍者，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爲百分之二・〇七，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二・三，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二・四七。

W. Classen, Die abnehmende Kriegstüchtigkeit im Deutschen Reiche in Stadt und

Land von 1902 bis 1907.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1909, Heft 1.

(註九) 工場監督官 A. Redgrave 氏一八七一年十二月末的演講中說：「使我喫驚的，是羊毛工場中的變化。舊前工場裏充滿了婦人和童工，但現在却完全由機械去做了。某工場主對於我的質問，回答說：『舊式機械要用六十三人的，現在祇用了三十三人，最近又因為機械新奇的改革，再可將工人減少十三人。』」如此，在數年之間，生產量假使不生變化，差不多有十分之八的工人，可以節省。」——馬克思資本論。

第十四章 爲教育而鬪爭的婦人

一 家庭生活的革命

關於婦人地位所起的變化，凡是一切有限的人們，多能够明白，但是我們到現在還不時的聽到「家庭是婦人天職」的妄論。當婦人要求智的職業，就是高等學校教師，醫師，律師的時候，這種妄論，最爲喧擾。他們在科學的假面之下，提出可笑的抗議。所謂紳士們，爲着辯護他們的妄誕和無理，和其他許多時候同樣，請出科學來做他們的幫手。他們說婦人的智力不及男子，在智能上，婦人沒有多大的貢獻。

因爲這種抗議，和大多數對於婦女職業問題有偏見的男子相投合，所以立刻可以

受人贊同。在現代一般文化和智識程度還非常低級的時代，新的思想，常常遭頑強的反對。尤其是獨占了文化和智識的支配階級，反對得更爲利害。所以新思想，最初由少數人主張，這幾個主張者，常常遭着譏諷嘲笑和迫害。但是，祇要新思想是善良而合理，是現代狀態的自然結果而產生，那麼便能由少數傳給多數。人類歷史上一切的思想，都是如此，真的要實現婦人完全解放的思想，我們也可同樣地預知他將來一定能够成功。基督教的信徒，起初不是少數者嗎？實行宗教改革的，不是受迫害的小團體嗎？近代的資產階級，從前不是也經過壓倒的反對和鬭爭的嗎？但是，結果是他們得了勝利。德國的社會主義，不是也經過「例外法律」的十二年間的壓迫的嗎？但是，當資產階級當作社會主義全滅了的時候，他們却占了最確實的勝利！

主張產子和家事是婦人天職的思想，是和「有史以來就有了國王，所以國王非永久存在不可」的思想相同。好像我們不能知道最初的資本家如何出現一樣，最初的國王如何產生，是不能知道。但是我們知道國王制度，經過了幾千年間非常的變化，國王權

力漸漸減殺，這是社會進化的傾向，所以我們可以預知國王將要在最短期間之內，變為完全無用的東西！和國王制度同樣，一切國家和社會制度都是如此。國家和社會制度，都在不斷地變化和改革，結果將歸於完全消滅。我們在歷史上可以看到，現在有效的結婚制度，和婦人地位一樣，是無論如何不能「永久不變！」與此相反，雙方都是無窮的歷史發展行程的產物。

大約在二千四百或二千三百年之前，台莫司德納司 (Demosthenes) 公然的斷言，婦女除出產子及管家之外，毫無他用，但是這種思想現在已經不復通行了。有這種見解的人，非蒙侮辱女性的惡評不可。現今雖則有些人士，心裏還秘藏着這種古代雅典人的思想，但是和古代希臘人一般當作當然的事而公言的人，却一個都沒有了，在這一點，便是進步的地方。

近代的發達，一方雖則破壞幾百萬的結婚，但在他方面，對於結婚，却給以一種有利的影響。在幾十年之前，一切市民和農民的家庭間，婦人不僅做針線洗滌的工作，並能燒

麵包，紡紗，織布，釀造，和製造蠟燭肥皂。在當時，自來水，煤氣，電燈，電熱，以及其他一切近代的家庭設備，全不知道。現在雖則有這種狀態遠維持着，但這不過是時代落伍的例外。因為工業製品，比主婦手製品價廉物美，所以大多數婦女，可以省却了不少從前非做不可的工作。我們的家庭間，在過去數十年之內，雖則有了這樣的革命，但是因為我們將牠當作常然的現象，所以並不注意。人類有一種特性，就是一切變化，祇要不突然起來推翻從來習慣，便即使起於眼前的事變，也不留意。但是對於干涉他墨守舊路的新思想，却抱着非常的敵意。現在還不斷地進行中的家庭生活革命，對於婦人在家庭間的地位，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我們祖母的時代，在星期日不想——也不希望——到劇場音樂會或其他娛樂地方去走走，當時也沒有婦人出門去對於公共問題奔走。但是到了現在，婦女組織和參加了許多種類的團體，發刊報紙，編輯雜誌，或者舉行大會。女工們組織工會，並且參加男工的集會。在德國的某地方，她們有了勞働評議會的被選舉權，但是這種權利，終於在一八九〇年被議會中反動的多數黨所取消。如此的變化，雖則一面黑暗，但他方却

很光明，不論如何的反動論者，也不願現在的狀態重歸消滅。雖則有大多數的婦女帶有保守的性質，但是她們自身，也都不願意再退步到父權狀態的從前。

美國的社會，雖則是立在資產階級的組織之上，但是一方面却沒有古代歐洲一般的偏見和時代落伍的制度。所以他們祇要能夠看定如何有利，他們對於新思想新制度的採用，毫不躊躇。在美國的婦人地位，從來就和歐洲很不相同。在富裕的階級，婦人非特不幹燒麵包和釀啤酒的工作，就對於烹調，也不親自動手，「蜂巢式客舍」(Apartment Hotel) 的一所廚房，代替了各家的職務。德國的陸軍士官們，既不是社會主義者又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却也採用了這種方法。在他們的住所，組織了一種共產的家庭，食料品大批的以批發價錢買來，命管理者排好菜單，在兵營的廚房裏，用蒸汽來烹調。這樣，比在旅館的生活費，非常節約，食品也不致於比旅館的不好。幾千的富裕人家，長年的或者年中一部分在旅館或客棧裏生活，對於家庭的調查，也毫不懸著。不僅如此，他們還因為個人可以不必廚房，所以都非常歡喜。有錢的婦人，討厭去做廚下的工作，這很可以

使我們對於「烹調是婦人天職之一部」的思想發生懷疑。祇能够將婦人和鍋子鉢頭聯想着的男子們，對於這種事實，非記憶不可。

再進一步，最容易想到的，中央烹調館之外，為供給一般人使用，可以設置中央洗濯所和相應的乾燥裝置。——在許多大都會，富人和投機家，已經在實行了。——此外，假使再設置一處中央送熱所，熱水和冷水的水道，可以任意輸送，那時家庭間的浪費時間的許多勞力，又可以省去。大旅館，許多私人住宅，病院，學校，兵營，以及一切種類的公共建築物，都有這種設備，及其他的裝置。——如電燈及浴室等。——這種設備，假使認為祇有公共建築物及有產階級纔能享受，這是一種錯誤。祇要將此種設備普及推廣，時間勞力和物資，可以非常的節約，一般人的幸福和生活狀態，可以顯著的改良。一八九〇年夏季，新聞紙上載有關於美國暖房換氣設備進步的記事，內容說：

——近來美國北部所試行的從一定的發熱所將熱量輸送至街市全體的計畫，頗有成績。這種計畫，很精密地設計，和適合於實際應用，所以得了有利的結果和經濟上的利

益，這種組織，將更見發達。最近在這種計畫之外，還實行了全市的通風，從一定地點輸送分配的計畫。」

近來這樣的改良，漸漸實現。狹量的俗人，對於這種新計畫的議論，常常表示一種反感。但是在德國，現在也在新的產業革命的時期。革命的結果，好像機械代替了手工一樣，個人的廚房，以及其他家事，將要全歸無用。在十九世紀初年，連拿破崙也公用蒸汽推進輪船是一種狂想；聰明的人們，也將鐵路計畫認為荒唐怪誕，他們說人假使坐在這樣快的火車裏面，決計不能生存。現在許多思想，也受着同樣的待遇。假使那一世紀之前，有人去向婦人們說，她們可以用自來水來代替她們的從井中吊水，他一定會受人申斥，說是獎勵主婦和僕婦的偷懶。

但是，在一切方面，偉大的技術革命，正在盛大地進行。不論甚麼都在不絕地進步。促進這種革命，使之進步到極點，再使一切領域，發育變革的萌芽，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的使命。在新的基礎上組織的社會，祇要將這種進步努力擴大，使之變為天下萬人共

有的財產。

我們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不是家庭生活信徒們所希望的將婦人重新束縛在爐邊竈下，——像沙漠中的猶太人尋求他們在埃及遺失了的肉罐一樣地——乃是爲着促進婦女參加人類的文化使命，要從家庭生活的狹小範圍中，將婦人解放出來，使她參與那時候已經不是男子所私有的一切公共生活。拉維蘭(Lavee)說：「我們的文明日見成長，所以對於家族生活的崇敬觀念，日漸減少，因之結束力變爲無力，對於人類，不會發生多大的影響。這種事實是非常的普遍，人們可以在此中窺測社會進化的法則，」真是非常中肯。(註一)不僅婦女的地位不同，就是兒女在家庭間的地位，也是如此，他們漸漸地獲得了從前所不知道的獨立權。在施行以獎勵各人自立爲目的的教育制度的美國，尤其如此。和這種發展同時發生的一切黑暗，並不是必然的結合，這些祇能在現代社會狀態之下存在。

在資產階級社會，一切新奇可喜的現象出現，一定同時發現這種不快的黑暗。像符

里 (Fourier) 的慧眼所指摘的一樣，資產階級社會，在一切進步上，都是兩面的，是雙刃的刃！

和拉維爾同樣，賽夫賴博士 (Dr. Schaffle) 也將現代家族變化的性質，認為社會發達的結果。他說：「在第二章所論述的傾向，就是關於家族的特殊機能的退嬰，我們可以在歷史上推跡出來。家族漸次的失去了一時的及代理的機能，因為這不過是社會機能的間隙裏的充填部分，所以一旦法律，秩序，權力，宗教，教育，產業的獨立制度完成，牠便非將這種機能讓出不可。」(註二)

(註一) Laveleye, Das Ureinthum, Kapitel 20, Hausgemeinschaft, Leipzig 1879.

(註二) Dr. Schaffle, 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 1. Band, Tübingen

二 婦人的智力

在現在婦人中，雖則祇有極少數的部分，在努力上進，這極少數中的大部分，又不會自覺到實際的目的，但是婦人全體，仍是很快的進步着。她們不僅在產業界商業界和男子競爭，不僅在家庭間保持她們的獨立，並且在高級地位的公共生活上，也發揮着她們的智能。從事於智的職業的婦女，在現今雖則很少，但是在原則上，却非常重要。大多數的男子，到現在還是真的當做婦人智力不及男子，沒有要求和男子平等的權利，所以他們很激烈地反對妻子的求智。對於可以使女子喪失女態女德的一切困難危險職業，並不反對的男子，對於女子生理的能力適合的自由職業，却出來反對。在德國，女子們很熱烈地要求女子入大學運動時，受了激烈的反對。朴喜漢馬 (Pochhammer)，菲林 (Feil-ling)，平達 (Binder)，海格 (Hega) 及其他，都是反對這種運動的人物。啤林巴哈 (Voß Buerenbach) 說歷史上不會出過一個女子的天才，所以女子沒有研究科學的資格。這種議論，既沒根據，更不能使人信服。天才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的，婦女們所沒有的，

是發展智力的機會。他們從幾十年來，受着壓迫，智能發達的機會，完全剝奪，所以他們的能力，完全萎縮。現在著名的女子，也是很多。武斷婦人之間沒有可能的天才，是和斷言天才以外的男子沒有天才同樣是一種謬見。一切鄉村間的教員，都能够知道，在他們的學生之中，不知有多少有爲人物，因爲缺乏發達的機會，而致於終生埋沒。實際上，不論誰都能够發現祇要境遇順常便能造就的人才。在男子之間，天才和人才的人數，比之現在已經知名的天才，不知多到若干倍，幾千年來受着比什麼更利害的壓迫的婦女，當然不必再說。假使男女兩性，都能够自在自然狀態之下發達他們的能力，那是進步的程度，將使現今的我們，沒有測量的標準。

現在的人類生活，是和植物的生命相似。珍貴的種子，因爲種植的土地不肥，或者受不着陽光而不能發達的，不知有幾百萬。在自然界能够適用的法則，整個的便可以在人類生活來應用。假使園丁不盡力去培植他的作物，而祇主張他的植物不能成長，他恐怕免不了被他的隣人笑他是呆人吧！又譬如一方要想得優良的家畜，而一方拒絕他的牝

畜和優良牲畜交接，也是同樣的愚舉。不問是否爲着財產問題而採用新法，現在的農夫，對於作物的家畜的養植，祇要認爲有利，便肯採用合理的方法。但在人類社會，雖則是有識之士（？），也不肯承認這種可以在有機界一切適用的法則，要觀察人而得着教訓，這是不必一定限於科學家的。農民的子弟和都會的子弟的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有產階級的孩子們，在肉體上精神上乃至相貌上一切都比窮人的孩子優秀，這究竟是什麼道理？這不外是生活和教育的結果！

偏於一定職業的教育，任人的性格上刻定了特殊的印紋。普通教員教師的態度，和孝悌，一看就可以知道；便服的軍人，也容易辨別；皮匠和裁縫，木匠和鐵匠，也可以一看就分別出來。譬如在孩子時代完全一樣的一對雙生兒，長大起來，一個去做筋肉勞動者（假定是鐵匠），一個去研究哲學，這樣假使兩方就了完全相反的職業，那時他倆的相貌，必定會變成不同。和動物界一樣，人類的發達，也依遺傳（heredity）及順應（Adaptation）而轉移。不僅如此，人類在一切動物之中，是最容易順應的動物。有些人，僅在數年之

中，辦了不同的職業，便完全變了樣子。非常貧苦的人，一旦成爲富裕，他的相貌，必定會非常變樣。有時他精神的教養，却容易留着過去的痕跡。這因爲人到了一定年齡，便喪失了求智的慾望。但這對於暴富的人們，是毫無所苦。現代實在是金錢的世界，人們以其向大天才大學者低頭，——尤其是對於不幸貧窮而沒有權位的——不如向大富豪屈膝！現今是拜金狂的時代，但是我們還在說是住在「最上的世界。」

工業地方，對於生活狀態及教育，發生了如何的影響，我們可以用實例來說明。即使在外表，資本家和工人，已經不同得好像是屬於兩種人種一般。一八七七年的冬天，在查克生某工業市所開的宣傳大會，最使我們明白地看出這種相異的現象。在和某自由主義者教授討論的集會上，勞資兩方，有同數的代表出席。這時候會場的前排，都坐着健康強壯的人物，後面却是工人小商人——十分之九是職工——的坐位。他們都是身材瘦小，狹胸瘦頰，臉上都留着貧困和勞苦的痕跡。一面的集團是資產家飽食無憂的代表，他面的是以自己的勞力助長前列紳士諸君的強盛，而像蜜蜂驢馬一般勞働的人們。這兩

方完全不同的人類，假定一代之間，能够在平等有利的生活狀態中生活，那時兩者的區別，必能顯著地減少，假使繼續如此，而到他們子孫時代，這種區別，必能消滅。

要觀察婦人的社會地位，是比觀察男子的更難。她們容易順應於新的境遇，很快地採取較高的生活習慣。婦女的順應力，比純重的男子快得多。

健全的社會狀態和人類的關係，正和植物和土壤日光空氣的關係一樣，因此，人類纔能有心理上生理上的發達。「人類因為食料而變遷」的俗語，雖則是一面的道理，但也和以上所說是同一意味。不僅食料，生活標準及社會環境全體，對於人類生理及心的發達，都有援助或阻礙的關係，使之在感情思想行動上發生有利或有害的影響。有福利的人們，我們可以目擊他們精神及道德上的頹廢，這是因為他們在家庭及個人之外，受到社會的不良影響之故。所以我們所棲息着的社會的條件，比家族生活的條件，關係更為重大。假使男女兩性，都在自然狀態之下發達，不受任何限制，而社會一般狀態健全的時候，婦人定能達於智力發達的高度。雖然人類進化史上沒有經過這種狀態不是我們現

今的人類所能想像。正像男子的大才，非常地高出普遍男子同樣，非常卓絕地超出同性的女子，也往往有之。假定我們以統治者做標準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有數位婦人的統治才能，比男子更爲偉大。例如依薩倍 (Isabella) 和加司德的勃蘭休 (Blanche of Castile)，匈牙利的愛里查倍司 (Elizabeth of Hungary)，加它林絲福爾查 (Catharine Sforza)，塞蘭伯爵夫人及依莫拉 (D. Chess of Milan and Imola)，英國的愛里查倍司，俄國的加下林 (Catharine)，瑪麗亞 (Maria) 及德麗薩 (Theresa) 等。蒲巴哈 (Burbach) 根據世界上一切地方，即使最野蠻暴戾的種族，也由婦人統治的事實爲基礎，主張婦女比男子更適宜於政治。(註一) 一九一〇年英國的維多利亞 (Victoria) 崩後，英國報紙上評論英國史上女王比男王成功，主張英國從此永遠册立女王。

許多歷史上的大人物，假使我們能够知道他自己的努力和受他人援助的分量，他的偉大，將大爲減少。德國的歷史家，將米拉薄伯爵 (Count Mirabeau) 當作法國革命當時最偉大的人物，但是調查的結果，發見了他的一切演說草稿，都是幾個雇用的學者所

起草，他不過很巧妙地利用了學者們的勞力而已。一方面薩馥（Sappho），蘇格拉底時代的地奧的瑪（Diotima of the days of Socrates），亞歷山大的哈配梯亞（Hypatia of Alexander），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司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喬治桑（George Sand）等婦人，都值得我們極度的讚美。在她們的前面，許多男子變成渺小。婦人能夠在各種事業上和男子競爭，是十九世紀後半方纔許可的事，但是所得的結果，却是非常的良好。

不承認女子智能的男子學者，對於女子的能度，和對於工人的態度相同。當貴族們誇耀他們的門閥血統的時候，學者們表示出輕蔑的冷笑，但是他們（學者）自己對於低階級出身的人們，却將自己當作不由有利的環境造成，而以爲由於自己本具的才能。在別的問題，非常公正，自命爲無上的自由主義者的人們，一旦遇着關係於自身階級利害，或個人利害的時候，便立刻變成非常頑固而狹量。上流階級的人們輕視下流階級，同樣地，一切男子，多輕視女子。大多數男子，以爲女子是慰安和愉快自己的手段。承認女子

和男子有同樣的人格，這是他們的偏狹的心裏所最不喜歡的事情。婦人非柔和而順從不可，她們須將一切興味集中於家庭，其他一切，非讓給「萬物之靈長」的男子去幹不可。婦人應該自己阻止她的思想和傾向，凡此種種，都應聽命於地上之神的父親或者丈夫來解決。假使她們如此去做，即使她們的肉體和精神受了痛苦，世人都會得稱讚她們的柔順、賢明和貞淑。但是，假使我們要提倡萬人平等，那麼，排除人類全數之一半的女子，當然是不合理的事情。

婦人在自由地發揮和使用她們的能力這一點，也和男子有同樣的權利。婦人也和男子同樣地是人類的一員，所以她們當然有自由自主地處分她們自己的肉體和精神的權利。偶然生而為女子，這是和人權上不生影響的。因為不生為男子而為女子的緣故，——男女兩方所不自知的事實——而排除了平等的權利，這是和因宗教上政治上的意見而不賦與特權，同為極不公平的事實。這是正像兩人偶然生而為不同種族的人民，而使生了不共戴天之仇一樣的不合理的信念。這種見解是不適合於自由的人類的文

明的進步，將要除去個人階級性別間的一切隸屬狀態。世界上一切，除出自然(Nature)爲着達成自然的目的而設置的差別以外的一切差別，全不合理！但是兩性中的任何性，都不能夠超過自然所限制的界限，因爲這是可以使自然的目的消滅的。

(21) Dr. Havelock Ellis, Mann und weib. Autorisierte deutsche Ausgabe von Dr. Hans

Kurella. S. 201. Leipzig 1891, George H. Wegan's Verlag.

三 男女在生理上及心理上的差別

反對男女同權的主要理由，是女子頭腦較小於男子，其他方面的發達也優於男性，所以女子是永遠的劣等這一點。男女是不同性的兩種人類，各人都備有適合於他自己的性的目的的不同構造，爲着執行性的職分，非有許多不同的生理及心理的狀態不可。這是不論誰也不願否定而不能否定的事實。但是，這種事實，是不能成爲男女間在社會

上政治上不平等的原因的。人類及社會，是由兩性組織而成的，兩性同為維持及發達人類及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最偉大的人物，也是由母親產生出來，最好的資質和才能，或者是從母性遺傳而來。那麼我們從什麼地方，還能夠找出拒絕女性與男性平權的理由？

根據著名大家的意見，男女間最顯著的身心差異如下：

身長， 男子平均一七〇釐，女子平均一六〇釐。（據高里思所說）

男子平均一七二釐，女子平均一六〇釐。（據維洛德所說）

男子平均一七一釐，女子平均一六三釐。（據克洛司所說，指德國北部人）

所以在身長方面，男子與女子的差異，約十至十二釐，即一〇〇比九三，成人平均體重，男子六五斤，女子五四斤。女子的胸體較長，這是一般周知的差別，但是精密測量的結果，所差並不甚遠。中等身材的女子的腳，和中等身材的男子的腳的差別，祇有一五釐。菲那以爲這種差別並不顯著。「胸體和腳的長短，和身長有關，與性別則全無關係。」但是女子

的腕，却很遠地比男子的短。(一〇〇比九一·五) 男子的手，比女子的闊而且大；男子的無名指長於食指，女子適與相反。在這一點，男子比女子像猿，手腕長，也是似猿的特徵。

關於頭腦的大小，男子與女子的「絕對比」是一〇〇比九四。但是「相對比」——與身體大小相比——却是一〇〇比一〇〇·八。所以事實上女子的頭腦，雖比較的小，但照身體大小的比例看來，女子反而大於男子。女子的骨骼，小於男子，細而美觀，表面光澤，這是因為要使柔弱的肌肉，在骨面膠着，表面非平滑不可的原故。這種纖弱的肌肉的發達，是女子最顯著的特徵。婦人身上各部的肌肉，多是柔弱而富於水分。(據琵琶波拉說，肌肉組織含水比男子七二·五%，女子七四·四%) 脂肪組織的比例，適相反對，女子的發達遠過於男子。胸部女子相對的狹而且短。此外的差異，多直接與性相關係。內臟重量的相對的及絕對的差異，因觀測者而不同。維洛德主張男子體重與心臟重量之比為二一·五比一，女子為二〇·六比一；克留台寧主張男子一五·八比一，女子一四·九比一。我們於此，可以知道女子內臟絕對的雖則小於男子，但照體重的比例計算，女子仍是重於男

子。

女子血液所含水分，多於男子，血球及血色素量均較少。因為心臟小，脈管細，血液中的水分多，故女子同化作用較弱，吸收營養較少。女子頸床組織較弱，大概也是這個原因。開化的男子，在頭蓋骨的形狀，及四肢的長短，可以知道有猿類的特徵，在其他各點，更可以說明男子與人猿類的關係，比女子更為密切。」

關於男女頭蓋骨的相異，據帕德兒說，有些頭蓋骨，簡直不能斷定是男子或是女子，因為沒有可以決定的絕對的徵候。絕對的比較，男子的頭蓋骨，不論那方面，都比女子的大，因之重量也隨之不同。內部空間的大小，也是男大於女。（一〇〇〇：八八八）

格路查（Grosser）說，（註一）正常發達的成人的腦髓重量，是男子一三八八克，女子一二五二克。大多數（八四%）男子的腦髓，是一二五〇克乃至一五五〇克，大多數（九一%）女子的腦髓重量，是一一〇〇乃至一四五〇克。但是因為女子身體小於男子，所以不能用這種重量來作為直接的比較。（於此非用體重與腦髓重量的比例來

比較不可。我們假使用體重和腦重來比較。男子體重每妊的腦重爲二一·六克，女子體重每妊的腦重爲二三·六克。(註三)

身材相仿的男女比較起來，結果是稍有不同；據瑪姜特調查，女子腦重，是全無例外的輕於男子，但這是和身體大小相比例，所以不能當作正確。白來克曼 (Bakeman)，李 (Alice Lee)，及批爾生 (Pearson) 根據英國的事實及計算，決定了男女間腦量，沒有顯著的差別，與婦人同年齡身長及頭蓋骨的男子，腦量並無差異。(註三)

瑪姜特也說女子腦髓小於男子，是神經更爲銳敏的結果。格路查說：「這並不會經過顯微鏡的證明，也不能作爲確實的決定。女子的瞳孔及耳竈，都比男子稍小，而牠的作用並不遜於男子，我們很可應用這種類推的方法。婦人腦髓較輕的主要原因，大約是纖弱的節肉發達的緣故。(註四)」

男女的差異，因爲他們根本天性的不同，所以當然不能變化。但是，不同的生活狀態——營養，肉體及精神上的教養，職業等——能使血液及腦髓中的不同，變遷到如何程

度，這是現在還不能明瞭的問題，近代女子與男子相差的程度，比原始時代婦人（或野蠻人婦人）與男子相差的程度更大，這是確定的事實。我們假使將過去一千年乃至一千五百年間的婦人地位的社會的發達回顧一下，就可以知道，這是當然的現象。

據葛里思調查，女子頭蓋骨容積與男子之比如下：（假定男子頭蓋骨容積為一〇〇〇）

黑人女子	九八四	霍吞太脫女子	九五四
印度女子	九四四	愛司基莫(Huskimo)女子	九三一
荷蘭女子	九一九(或九〇九)	俄國女子	八八四
德國女子	八三八——八九七(注五)	中國女子	八七〇
英國女子	八六〇——八六二	巴黎女子(十九歲時)	八五八

關於德國人的意見不同，是因為起於質量均各不同的試驗材料的結果，所以絕對不能相信。但是根據以上的數字，便可以更為明瞭地表示出聖人、印度人女子的腦量，比

英法德諸國女子的更大。但是後者却比前者聰明得多。

將已故的名人的腦重比較起來，也可以表示出同樣的矛盾和特色。據克賴教授 (Prof. Reclam) 研究，科學者扣維 (Cuvier) 的腦重是 18110 克，詩人擺倫 (Byron) 1807 克，名數學家哥斯 (Gauss) 1492 克，言語學家海爾曼 (Hermann) 1315 克，巴黎市長 (科學者) 霍司曼 (Hausmann) 11116 克。但 丁 (Dante) 的腦重，據說是比男子平均重稍輕，邁里司 也是這樣報告。據 啤旭夫 (Bichhoff) 所測算，最大腦量是某無名人物的腦重，有 21122 克。第二是詩人 屠格涅夫 (Turgeniev) 的腦重，11012 克，第三是 漢德 (Hans) 公爵領土內的一個呆人，他的腦重是 1925 克。女子腦髓最重的，是一 742 乃至 1580 克，但是其中的兩個，是精神病的婦人。在一九〇二年八月開會的人類學者大會席上，華爾達教授 發表，一七一六年死去的哲學家 萊布尼茲 的頭蓋骨內可容的腦量，祇有與 1300 克，其容積為 1450 立方釐。杭賽曼 調查了 蒙生，朋生，及 亞特爾夫門宰兒 的腦髓，發表說 蒙生 腦重 1424 克，不曾超過成年男

子的平均腦重門宰兒祇有一二九八克；朋生更少，祇有一二九五克，即在男子平均腦重之下，並不見得超過女子的腦重。以上事實，都是足以顛覆人智可以用頭蓋骨來計量的舊式假定。李蒙特帕爾（K. Pearson）依英國的材料調查了之後，得到一個結論說：「智能和腦重間，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有密切的關係。」（註六）

英國人類學者達克華茲（W. Duckworth）說：「有人說智力豐富的人一定有較重的腦量，這並沒有決定的證據的事。腦重，頭蓋容量，及頭部外周，不論如何測定，也不能作為測算智力的尺度。」（註七）

近年來因調查各人種的頭腦而有名的哥爾李里格（K. L. H. Huxley）說：「智力與腦重，全無關係。名人的腦重，不過稍稍超過普通中等程度的腦重，而不會超過和名人們同等的上流階級頭腦，所以不能作為充分的證據。雖則如此，但是我却不否定腦量可以增加，——尤其是青年時代因用功而增加的事實。這大概就是上流階級及學者們頭蓋骨及腦髓較大的原因。在有錢的人，因為攝取過分的營養，所以更容易增大。精神過勞可以

使腦量增加，同時也連帶著一種弊害，就是狂人的頭腦，都是很重，總而言之，智能（與生產力全無關係的）與腦重間，毫無關係的證據，這是主要的論點。即在外觀上，到現在也尋不出與智能或天才間有特殊關係的證據。」（註八）

所以，正像我們不能以身體的大小來決定人力同樣，我們不能以腦重來決定人智。象和鯨一般身體偉大的哺乳動物，腦體的大小及重量，都很龐大，但是用牠們的身體的大小來和牠們的腦體比例時，反而不及鳥類及小的哺乳動物。正像人類中有身體很高大而智慧不及短小的同樣，極小動物（例如蜂蟻）的智力，反而很遠地超出大動物（例如牛羊）之上。決定智力的要素，不在頭腦的大小，而在腦組織及腦能力的練習及使用。

司低特 (L. Sicut) 教授說：「我想，大腦神經細胞，小腦的構造，是否優良，血管配置，神經細胞的構造形體大小多少，以及最重要的營養及同化作用的是否適當，是智能差異的重大原因。」（註九）

要使腦髓及其能力充分的發達，非有規則的訓練，及和其他一切機關同樣的適當

營養不可假使將此種事實付之等閒，或者訓練方法失常，可以使腦的正當發達中止，甚至變成不具。

瑪奴維里及其他人類學者，證明女子在形態上超過男子，但是，這是一種誇張。達克華茲說：「將男女兩性比較起來，要在形態學上找出一種一方勝過他方的永久的相異點，是非常困難的事。」（註十）

藹里思則承認了一種限制，就是女子的趨異性，比男子缺乏。但是藹里思的這種議論，被批爾松非難，說這不過是非科學的迷信。（註十二）

凡是知道婦人發達史的人，誰都不能否定婦人是受着誣謗；而這種誣謗，到今後還是存在。啤旭夫教授主張說女子可以養成和男子同樣的智力和頭腦，但是這種主張，却表出他對於當面的對象所不許而且似乎未曾見聞般的無識。我們在本書之內，關於歷來的婦人地位的說明，是幾千年來受男性的支配，使男女的生理及心理的發達上招致了不同的差異。

科學家非承認他們的科學法則可以整個的適用於人類不可。遺傳和順應，和在其他生物同樣；在人類社會也可適用。祇要人類不是自然界的例外，那麼進化的法則，當然可以適用於人羣。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除此之外，別無可以說明的方法。祇有這種說明，纔可以使從來當作混沌不明的「科學的神祕」或者「神祕的科學對象」，得着光明的解決。

男女的腦髓，因教育的不同而發達，教育這一句話，在大部分的過去時期，是不能適用於女子。現代一般生理學家，多已承認腦中影響知能的部分，在頭的前方，關係感情的部分，在頭的中央。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觀念，隨此而發達。到現在還流行着的希臘思想說，男子應該有高而且廣的顴角，女子則應該比男子狹小。這種表示女性屈辱的女性美思想，給我們以絕大的影響，使女子們將高大的顴角，當作醜陋，於是想出用頭髮覆額的手段，來矯正自然！

(註一) 頭腦的平均重量，據下列各人調查如下：

(男子) (女子)

啤旭夫 (巴隆) 一三六二克 一二一九克

薄依特 (英國) 一三二五克 一一八三克

瑪槍特 (黑遜) 一三九九克 一二四八克

來久司 (瑞典) 一三八八克 一二五二克

(註二) 「天才的人物，大概身短而頭大，這是兒童的主要特徵。天才的顏面表情，也和兒童相似。」——

Fillis, Mann und Weib, S. 392, 1894.

(註三) T. Blakeman, Alice Lee, and Kari Pearson, Study of the biometric Constants of

English Brainweights. Biometrika 1905. Vol. IV.

(註四) Privatdozent Dr. Otto Grosser, Der Körperbau des Weibes in "Mann und Weib."

Herausgegeben von Prof. Dr. Kossmann in Berlin und Dr. S. Waliss in Wien, S.

40. Stuttgart 1907.

(註五) 五個著作家的報告各有不同，即八三八、八六四、八七八、八八三、八九七。華魯士女子是九一八，巴羅女

(註六) Raymond Pearl, Variation or Correlation in brainweight. Biometrika. Vol. IV

June 1905. S. 83.

(註七) W. Duckworth, Morphology and Anthropology. S. 421 bis 422. Cambridge 1904.

(註八) Kohlbrügge, Untersuchungen über Grosshirnfurchen der menschensassen.

Zeitschrift für Morph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11. Band, 3. Heft. S. 598. Stuttgart.

1908.

(註九) L. Stiede, Das Gehirn eines Sprachkundigen. Zeitschrift für Morph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1907. 11 Band, 1. Heft, S. 135.

(註十) Duckworth, a. a. O., S. 422. K. Pearson, Variation in Man and Woman in

Chances of death. 1. Band, S. 376. London 1897.

四 達爾文學說及社會狀態

我們雖則不能因女性腦重較輕，證明女性劣於男子，但是現在女性的智能較低，却

是無可疑慮的事實。達爾文 (Darwin) 說，在詩歌繪畫彫刻音樂科學哲學方面的男子名家的名字，真是不能和同方面的女流相比較，這是不錯的。但這不是極當然的事嗎？假使不如此，便是一樁奇事。志里休的杜台兒 博士 (Dr. Dodel-Zürich) (註1) 說，假使連續數代之內，男女受同等教育，將使現狀改變，這真是名言。在通則上，女子雖則生理的弱於男子，但在許多未開化民族之間，却並不如此。(註2) 我們看了賣技女子的大膽和熟練，便可以知道，即在體力方面，祇要從幼時練習訓練，也可以得到可驚的變化。

此等一切，都以生活狀態及教育——用科學家的話來說，便是「教養」(Breeding)——為條件，所以我們可以很確實地說，人類的生理及心理的生活，祇要人類自己意識的努力促其發達時，一定立刻可以得到最佳的結果。

動物植物，因為生活條件不同而起變化。牠們在有利的條件之下生長，在不利的條件之下阻滯，在強制的條件之下，則至於死亡，或者很劇烈地變遷了牠的天性與特質，人類也是如此。人類獲得生活資料的方法，不僅影響肉體，他的思想感情行動，也受影響。因

此，我們知道，假使現在個人的不充分發達的原因，是由於不利的生活狀態，（即不利的社會狀態），則生活狀態（社會狀態）發生變化時，人類將隨之而生變化。在此，給一切人類以充分地發達天性的機會——以達爾文之名為名的達爾文學說（Darwinian）的發達及應順的法則，就是對於一切的人類，使之意識地組織可以有益適用的社會狀態。——是問題的主眼。但是這種社會組織，祇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方纔能夠實行。有判斷力的理性生物的人類，應該努力去改變社會狀態及其關聯的一切，而造成萬人平等有利的狀態。一切個人的才能和能力，須要發達到自己及社會同時有利，但不能因個人的才能，而獲得妨害他人及社會的權力。個人的利益，應該和社會一般利益相一致。在現在社會，個人與社會利益衝突，所以我們非實現利害調和的社會不可。

達爾文學說，與其他一切真的科學同樣，是民主的科學。（註三）代表這種學說的人中，假定有反對這是民主的科學者時，這些人便是不知道自己所主張的科學的位置的人們。進化論的反對者，其中尤以最機敏地能夠觀測對於自身利害的僧侶們，將達爾文

學說寫作無神論或者社會主義。在這一點，威爾霍教授（Prof. Virchow）的意見，和最激烈的反對論者完全相同。他在一八七七年茂尼許（Munich）大會上，反對海格爾教授（Prof. Haackel）說：「達爾文學說屬於社會主義。」（註四）威爾霍因為海格兒要求將進化論加入學校課程，所以故意地貶下進化學說。當時主張學校教授科學及進化論的，受了現狀維持論者的劇烈反對。他們因為知道了這種學說的革命的效果，所以主張祇應在被選的少數學者之間研究。但是，即使照威爾霍所說一樣，進化論屬於社會主義，那是我們也不能因為牠於社會主義有利，而斷定那學說的不行。科學家對於自己所研究的科學，全不管牠是否能給國家以任何種的形式變化，或者自己所研究的科學，能否承認某種社會狀態。我們（科學家）祇知道學說與真理是否契合，假使知道了完全一致，便是接受這種科學及其一切關聯的結果，是科學家唯一的義務。不論是為着私利，為着恩寵，或者為着階級及黨派的利益，祇要違反這種義務的，便是卑鄙的行為，而不是真的科學。科學家的團體，尤其是足以代表德國大學而有獨立人格的團體，真是很少。經濟上

的損失被官廳注意，以及學位稱號或高昇機會喪失的恐怖，使這種代表者的大部分屈服，使他們隱蔽自己的確信，使他們公認自己認識的反面。一八七〇年，在柏林大學開會的皇帝頌德式席上，寶薄李蒙（Dubois-Reymond）說：「大學是霍享索倫家（The Hohenzollern）的智識衛兵的訓練機關。」李蒙尚且說這種話，比優秀的科學者劣等的大多數學者們所懷抱的對科學目的的心理，也很可以猜想了。（註五）科學現在已經卑污到變成服務於支配階級的目的物了！

海格兒教授及其弟子許密德教授（D. Schmidt）海華爾（V. Hellwald）及其他學者，熱心地反對非難達爾文學說屬於社會主義的主張。達爾文學說主張自然界一切有高級組織及強大的生物，可以使劣者屈服，而且據達爾文的思想推測，有產及有識階級，在人類社會，是有高級組織及有力的人們所構成，因之當然可以支配其他階級。因此，海格兒教授們主張達爾文學說不僅不是社會主義，而且是貴族的主張。

這樣的進化論者，不知道支配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法則。這種法則的盲目的支配

——就是社會上占有最優越地位的不是善良而有爲的人們，而是最凶惡最狡猾的流氓，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做成一種可以使他們子孫處於最有利的生活條件之下，——他們全不知道。善良而有高尚資格的人們，在資本主義之下，是最不容易獲得及維持優越的地位。我們可以毫不過火的說，這種狀態，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本加厲。無良心和無廉恥，是比一切人類道義更實用而更有效的武器。除出不知道這種社會的本質的人們及受了資產主義的偏見喪失了正確的推理的人們之外，誰都不能承認這種社會組織是最適宜最優良的社會。生存競爭，存在於一切有機體之間，使他們不明白歷來受強制的事情，於無意識中推行着。這種生存競爭，在人類世界，也存在於喪失了團結的或還沒有團結的社會之間。在進化過程中，因人類相互的社會關係所採取的形態，而生存競爭，也發生變化。這種生活競爭，漸漸變了階級鬭爭的形式。人類因為階級鬭爭，一部分人類占有了比其他人類更優越的地位。但是這種鬭爭，因為人類關係社會性質的理解之進步，遂至認識了支配社會發達的法則。人類須要將這種法則適用於社會及政治的制

度，以及根據這種法則，去改造制度纔好。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但是動物却不比有理性的人類，這就是人獸的分別。多數的達爾文學者，因為受了偏見的影響，不能理解這一點，所以所得的結論，完全錯誤。（註六）

海格兒教授及他的門弟們，同時並否定了達爾文學說是歸着於無神論的主張。他們費盡氣力地用一切科學的論證來打倒了「創造主」之後，又從新想使他復生。因為這種目的，他們纔創出了一種叫做「更高的道德」「道德的原理」的新式的「宗教」。一八八二年在愛生那哈（Isenach）開會的科學者大會，海格爾教授在惠馬公爵（Grand Duke of Weimar）及其家眷之前，不僅要想要救濟宗教，並想將他先生達爾文描寫得當作一個宗教的人物。這種努力，我們祇要一讀當時演講中所引用的達爾文手簡，便可以知道完全失敗。（註七）達爾文手簡中，雖則用極謹嚴的口調，但是海格爾所要說的，却和他完全反對。達爾文因為不能不對英國人的宗教忌諱，所以終至沒有將他關於宗教的真的見解闡明。但是這種見解，在惠馬會合之後不久，即為我所發見。就是

他（達爾文）向俾休那博士（Dr. I. Buehner）說他四十歲的時候——一八四九年——因為找不到承認信仰的機會，終於拋棄了信仰。達爾文在他的晚年，還替在紐約出版的無神論報紙幫忙。

（註1）Dr. Dodel-Zürich, Die neuere Schöpfungsgeschichte.

（註2）這個譯例可以在邁爾的著作中弄得出來。據說多數未開化民族之間，婦人的身長及體力，不僅和男子同等，有時候甚至超過男子。邁爾又說我們人類因為文化漸長，兩性的頭銜骨內容差異，日見增加。（註3）「科學的榮華，是民主主義的殿堂。」Buckle, Geschichte der Zivilisation in Engl. Bd. 2, Band. 2, Teil. 4, Auflage, Uebersetzt von A. Rug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0.

（註4）Ziegler 在上記書中第十一及十二頁對於「進化論日趨於社會主義，是威爾遜的議論之精神」的話表示反對。威爾遜說：「先請你們想像一下，這傳說在某社會主義者腦子裏，已經有了怎樣的姿態。」（笑聲）不錯，請看有許多人以爲是滑稽吧，但實際上却是很嚴肅的問題。我希望類似的批評，不僅使諾那驚訝了一樣，也使我們發慌。我希望達爾文學說，不至於使我們驚駭。假使這種學說，一切應用起來，將使事

感非常爲難。而且諸位應該注意，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學說表示共鳴。我們對於這一點，非完全明瞭不可。據此，可以知道威爾遜所執事者我們已經不以為意，達爾文自己及其餘許多達爾文學者所不能下的結論，我們已經很正確的得到。威爾遜因爲預先知道了社會主義者一定要發現含著在達爾文學說中的結論，所以發表了這種警告。

(註五) 李蒙受了攻擊之後，在一八八三年一月費理特大王誕生日，又將同樣的議論反覆着。

(註六) 費利教授著「社會主義及現代科學」達爾文 賀塞馬克思 (Euloo Peri, Socialismus und Moderns Wissenschaft, Darwin = Spencer = Marx) 中，答覆海格兒之說，達爾文學說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海氏認達爾文學說爲貴族的主張，是重大的錯誤。我們並不完全對費利氏同意，尤其是對於和 Lombroso 所見略同的婦人觀，更難同意。羅里思在他的著書「男子及女子」之中，說明現存的男女間差異，決不足證明一方劣於他方，他的議論，是以康德的兩性相合變成完全的人類爲背景。雖則如此，費氏的書的確是很適切的。

(註七) 海格爾在未來 (Naxundt) 第八號 (伯林一八九五年) 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提出於帝國議會的改革案的文章，結論說：「我不是倍爾氏的贊同者，他不時的繼續攻擊我，尤其是在關於婦人問題的書中，對我加以誹謗。」他對於我所加的非難，是別人對於他所加的非難中的最激烈者，——海氏或者自己不

知道——他說我攻擊了更良好的智識。我自己不知道做過這種事，所以海氏的主張，非有證據不可。他如不舉出證據，我祇有對於他的主張認為輕率而加以拒絕。——著者。

五 婦人與自由職業

婦人不等男子來啟發她們的知識不等男子來解除她們的束縛，而自己起來在知能上和男子相競，這是很正常的事。婦人運動是因此而起的。婦人們已經解除了許多障礙，走進了智的舞臺，有許多國家，已經得了非常的成功。入高等學校，去求高級職業的運動，是僅限於有產階級婦女，無產階級婦女，因為現在不能得這種研究和職業，所以還不會有過直接關係。但是，這種運動的成功，却是與一般有關係的問題。因為這是和婦人的一般地位相關，第一是原則上的問題，第二是這種運動可以表示出婦人在極不利的現狀，還能夠發達到相當的地步。不僅如此，譬如女子有了毛病，假使有了女醫，便可以不必經過許多對男醫的顧慮，而直接去求女醫的診察。婦人患了生殖器病的時候，因為不願

意求診於男醫，而放任不治。因此引起了不僅女子自己而且波及他人的痛苦，假使有了女醫，許多婦人，對於這些苦痛，都可以免去。這種簡直可以說是罪惡的婦人的顧慮心，往往將真的病狀隱蔽，而使醫師困難。我真不懂爲什麼許多男子，尤其是醫生們，到現在還不肯承認女子有學習醫學的當然及必要！

女醫並不是新奇的事，一切古代人，尤其是古代德國人之間，女子常常從事於醫術。阿拉伯王國，及阿拉伯人支配下的西班牙，在第九世紀至第十世紀之間，都有著名的女醫生及女手術家，她們都曾在哥特哇大學（Cordova University）研究。在意大利的各處大學，例如鮑羅那（Bologna）及帕來莫（Palermo）等處，都有女子入學研究。後來因爲由亞拉伯人感化的「異教徒」勢力，漸漸在意國衰亡的時候，纔受了禁止。一三七七年鮑羅那大學的教授團，發出宣言說：「婦人是罪惡的源泉，惡魔的工具，也是被驅出樂園的原因，和紊亂舊法的分子，所以我們須謹慎地避忌與婦人談話。我們不論對誰，應該明白地禁止介紹任何女子——不論如何高潔的女子——入學，如有違者，由教

師嚴重處罰。」

此外，婦人參加學術研究，還有一種良好的結果，就是因為婦人的競爭，足以使成績平庸的男生，受很大的刺激。僅就這一點，已經是很大的利益，但在此外，對於學生風紀的改善上，也有很大的效果。男女同學之後，德國學生的酒癖和好鬪的敵風，可以大大的改善。因此我們可以使政治家，法官，律師，警官，議員們出身的大學，變為一個更適合於大學創立和維持之目的的機關。據能够下公平判斷的人們的意見，這種改善，是非常重要的。許可婦女入高等學校及大學校的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之間，急速地增加。凡自稱文明國的，都已經不能拒絕這種要求。俄國與美國，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正反對的國家，但是關於大學解放這一點，却是美國最先，俄國第二。在美國，不論什麼州，婦人都可以入高等學校及大學。各州大學解放的年次如下：

Utah

一八五〇年

Iowa

一八六〇年

Kansas

一八六六年

Wisconsin

一八六八年

Minnesota	1869年	California	1870年
Missouri	1870年	Ohio	1871年
Illinois	1871年	Nebraska	1871年

此後，其餘各州，都很快的仿效，和求學的機會相應，美國婦人的地位，日見增高。據一九〇〇年的國勢調查，女性的內外科醫生七三九九九人，著作家五九八八九人，建築家一〇四一人，牧師三四〇五人，法律家一〇一〇人，教員三二七九〇五人。

瑞士在歐洲，是大學對女子解放最早的國家，下列數字，是瑞士諸大學男女學生的人數：

(年次)	(總數)	(其中女生)	(連女子聽講生)
1896—1897	四、一八一	三九一	七二八
1900—1901	五、三〇一	八五四	一、四二九
1905—1906	七、六七六	一、五〇二	二、七五七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

八、五二一

一、九〇四

三、一五六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下學期，女學生學法科者七五人，醫科一八一人，哲學六四八人。其中瑞士人一七二人，外國人一七三二人。遊學的德國女生，因受制限而減少，現今德國各大學，也許可女子入學，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一學年之中，入學女生的人數，是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十。連女子聽講生為百分之三七。

在英國，雖許可女子入大學旁聽，但牛津及劍橋兩大學，到現在還對婦人不給學位。法國於一九〇五年有學生三三一六八八，其中女子一九二二人。（外國人七七四人）她們的分佈狀態，是法科五七人，醫科三八六六，自然科學二五九人，文科八三八八，其他三八二人。許可女子入大學的國家，是美、英、荷、比、丹、瑞典、挪威、德、奧、匈、意、瑞士、法、土、澳洲。許可女醫營業的是印度、亞比西尼、波斯、摩洛哥及中國。在東洋各國，女醫非常繁昌，這種國家，因為對於婦人的宗教習慣限制太嚴，所以女醫更視為一大福音。

經過了長期間的鬭爭和非常的努力之後，在德國雖則起初很膽小，但到後來終於

採用了新法。根據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聯邦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許可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舉行醫師、齒科醫及藥劑師的開業試驗。又據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聯邦會議決議，在國外研究醫學的女醫，也得在國內營業，在國外所研究的學業，認為有效。但是，在德國國內，哈特爾堡及甘丁根（Heidelberg und Göttingen）等處大學，於一八九八年以後，已經許可女子入學。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的下學期，女子聽講生一二七〇人。許多德國的都市，都創立了女子高等學校及專門學校。但是，一九〇二年春季，柏林大學的教授會議，對於一位持有某德國專門學校的升學證明書的女生入學請願，加以拒絕。在德國的有力者之間，要根本地鏟除反對女子求學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一九〇二年三月普魯士的教育大臣在國會演說，說女子專門學校，不過是一種試驗。他說教育部反對這種制度，他自己恐怕因為大學開放而使「自然所造的促進文化的男女差異，一因之破壞，又說為着德國的家庭幸福，非保存德國的婦女特質不可。這種論調，與舊的女性觀相一致。在教授之間，雖則明明地知道女生能夠滿足地答覆自己提出

的課題，或者有些女生成績非常優異，但是結果還是反對女子入學的教授居多。有些男學生（大概是大多數的男生吧）對於女子入學的感受，我們可以在一九〇二年四月間哈倫的臨床學生對全德醫科學生所發的抗議文中觀察出來。抗議文起首說「柏林女子教育促進協會所提倡的醫學教育對女子開放運動，有抗議的必要」次言：「這個問題既經引起大眾的注意，哈倫的臨床學生，應該對於關係最大的人們，就是德國諸大學家的臨床學生及內科醫師，喚起注意。因這種運動而引起的不快的結果，諸位由個人的經驗，也可以知道，此種運動成功，此後的共同臨床講義，將造成醜惡異常，忍無可忍的不健全狀況。哈倫大學的醫科，是首先開放女子的大學之一，但是這種新制度，可以說是全歸失敗。謹嚴的教室，因女子加入而變為墮落，不論教授學生病人，都隨時發生不快的事。故因此，婦人開放，是扞格道德的災害，我們非設法阻止不可。同僚們事實具在，有誰能拒絕我們的正當的要求？在此，已經由事實證明了男女同學和醫學研究及禮儀道德，在原則上不能兩立，所以我們要求臨床講義，須將女子除外。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局

部的問題，政府已經斷然地聲明了女子可以研究醫學。諸位和我們的利害完全相同，所以我們特地向諸位申訴。我們希望你們也發表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更希望和我們一致行動，羣起抗議！

這種抗議，很顯明地是臨床學生們的狹量和嫉妬的證據。在別國行之有年，毫不妨害男女學生間風儀和道德的制度，為什麼能在德國發生危險？在品行上不很光榮的德國學生，這種類似笑話的道德談，不如藏拙的好。（註一）當醫師替男女病人執行手術時，看護婦在旁幫助，並沒有妨害道德的危險；多數的青年學生，爲着研究，圍繞着分娩的產婦，或者參觀婦人患者的手術，也不覺得猥褻和失禮，那麼要禁止女子學醫，不肯給以同等的權利，豈不是滑稽。

與哈倫學生的主張完全不同，而也反對研究醫學的是啤旭夫教授。他的反對理由，是男學生是獸性的，這真是判斷得不錯。但是，一方婦女的求知運動，雖則受了男性的反對，結果却是女子得了有利的解決。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八日，敕令公布，對於從來祇准做

聽講生的女子，正式許可入普國大學，這種敕令的唯一的限制，是外國人女子須先得大臣的承認，及德國婦人在某種特別情況之下，須經過大臣的許可。（廿二）從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一學年的下學期，在德國諸大學入學的女生總數，是一〇七七人，但一九〇八年夏期是三七七人，一九〇六年是二五四人。她們在各大學的分配如下：卽柏林四〇〇人，朋痕六九人，白來斯拉夫五〇人，愛浪根一人，弗拉依堡六七人，格愛生二三人，甘丁根七一人，格拉夫司華爾特五人，哈倫二三人，哈喜特爾堡一〇九人，依愛那一三人，基爾二人，蓋尼許堡一七人，拉澗卽許四四人，馬爾白爾喜二七人，茂尼許一三四人，篤平根六人，威爾堡七人，司屈拉司堡及羅司德克，摩恩思德的大學，却一個女生都沒有。女子聽講生的總數，在一九〇八年夏是一七八七人，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的下學期，是一七六七人。她們的大學別如下：柏林三一人，司屈拉思堡二四九人，白來斯拉夫一六八人，尼茂許一三一人，朋痕一二〇人，蓋尼許堡一一九人，拉澗卽許九五，格愛生九三人，甘丁根七三人，篤平根六七人，哈倫五四人，弗拉堡五〇人，其他諸大學均不及五〇人。

正式入學的女生之中，學神學者三人，法學三一人，醫學三三四人，哲學七〇九人。

因為女子可以加入大學，所以必然的高等女學校，發生了徹底地改造的必要。據一八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發表的規定，以九年學年制為高等女學校的常則，十年學年制是例外。但是因為上述的變化，一般地發生了設十年制的必要。據統計報告，一九〇一年官立高等女學校二百十三校之中，九年制者九十校，十年制者五十四。但到一九〇七年十月，九年制的學校由九十減至六十九，十年制的由五十四增至一百一十二。私立高等女學校也是九年制者一百十，十年制者一百三十八。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八日規定改正，此後高等女學校，須以十年制組織。為着「完成德國女子將來任務的教育」，現今在計畫一種一年乃至兩年的補習學制。

所以一九〇七年三月間，教育部認為沒有考慮之必要的實驗，六年之後，為經濟發展所迫，仍由教育部命令全國施行。政府的理由如下：

「我國文明的急激發展，及連帶的社會經濟教育上的變化，使上中流階級的女子，

發生生活的窮迫，同時在婦女之中，有許多有爲的人才，放置不用。女子人口過剩以及上流男子間的獨身增加，使有識階級的大部分少女，不復有遂行她們的母妻大職之可能。因此，爲着這些女子，應該施以相當教育，可開拓她們的職業；不僅高等女教員，對於大學教育，也應許其入學，非使她們有獲得必要的生活費用的才能。」這不是和本書的口吻相同嗎？

總而言之，女子的高等教育，早已不能阻止。世界的文明國不必說，連非文明國，也都已經有女醫營業。李鴻章曾經聘請一位曾在福州開婦女醫院的女醫，做家庭醫師。有名的女數學家索尼亞考華來斯加夫人，從一八八九年起，直至一八九一年死亡止，都在斯篤克霍大學教學。美國有許多女性教授，意大利瑞士英法也有。在法國，有名的瑪麗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共同發見了銨 (Radium) 和普洛紐姆 (Polonium)，在她的丈夫死後，她便繼承了他的教職。現在女性的醫師，齒科，法律家，化學家，物理家，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在各大學執教的很多。她們對於所負的責任，能否和男子同樣的勝任愉快，那非由她

們自身的成績來證明不可。一八九九年秋季，瑞士志利休州的選舉民多數，多贊成許可婦女充當律師。此案終以二〇〇四六票對二一七一七票通過。在丹麥，三十四州，許可婦人充任律師。法荷瑞典丹麥芬蘭俄加拿大澳洲，亦均已許可。

多數的男子——尤其是有教育的男子，反對女子受高等教育。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假使女子有了學問，他們自己的學問，便會減低價值的緣故。他們以為研究科學，是一部分男子的特權。

德國的大學，和全教育組織同樣，還有許多地方須得改良。公立學校的學生，在短時間之內，將理性及科學的知識，並不一致地教授，這不僅一生之內，沒有用處，並且因為這種無用的學問，阻止了正常學問的發達，浪費了寶貴的時間。高等學校，也是如此。在預科的學生，大概用暗記的方法，將無用的知識記住，浪費時間精力。大學學生的方法，也相差。不說。教課上，在有用的科目之外，時代落伍的學問，也非去聽講不可。許多教授，每年將同樣的講義絲毫不改的反覆教授。「教師」的高尚職業，現在似乎墮落到一種賣買，在學

生眼裏，也極容易看到這種內幕。此外，又因為關於大學生活的傳統觀念，青年們在學生時代，都不肯認真，即使有幾個認真的，也因教師的銜學的乾燥的教授法而辟易。用功心的減退，是德國大學及高等學校間一般周知的事實，當局的人們，也在心痛。以毫無品性為特徵的現代學校，迎合依附盛行。高門第及穩健的思想，是比知識才幹更為看重。「愛國者」——就是沒有獨創的意見，祇知聽從「上頭的」命令的人們——比聰明幹練的人物，更為尊重。試驗的時候，此種人物，在幾個月之內，將及第所必要的事項生吞硬嚥的記住，祇要通過試驗，一有官吏或其他職業，這些「學者」們，便會像機械一般的繼續運轉。但是，假使不是「學者」的人們，對於這些「學者」，稍有一些不加尊敬，或者不將他們看做優等人種，他們便當作無上的侮辱。律師，法官，醫生，教授，官吏，藝術家，以及其他一切自由職業的大多數，都和機械一般的動着。他們唯一的目的，是個人的收入！專是勵精努力的人，經過長時間之後，覺悟到自己腦子裏，祇塞了些無用的廢物，不得不再去研究有用的功課。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時間，已經為無用有害的學課所費，所以生涯的後半，非

努力拋開這些廢物，而圖達到時代思想的最高層不可。如此之後，他們纔能成爲社會上有用的一員。現在的一般學生，終生不脫第一期的最多，在第二期停滯不前的也很多，能够努力達到第三期的，却是很少。

但是，中世紀的廢物及無用的學問，在禮節上，却是很看重的。婦人們因爲從來不准加入預備學校，所以這一點便成了反對女性入大學的絕好口實。一八七〇年拉潑即許的一有名醫學教授，對某女性很公開的說：「古典教育在理解醫學上，雖則不是必要；但爲維持科學的尊嚴計，古典教育，非爲入學的條件不可。」

在德國，將古典教育作爲研究醫學的必要條件的辦法，現在也引起了反對。科學的進步，和科學對人生的關係，使科學發生預備訓練的必要。但是尊重拉丁語希臘語的古典教育，對於科學的預備知識，視若等閒。所以在醫學上，有許多青年，對最重要最初步的科學，完全不懂。教師自身，也在反對這種偏於一方的教育方針。在其他各國，例如瑞士，早已將研究科學，當作重要事項，祇要有數學及自然科學的預備知識，即使全沒有古典學

間，也可以研習醫學。美、俄以及其他各國，也是如此。

以壓迫猶太人為行政方針的俄國政府，於一九〇七年發布敕令，規定在新設的女子醫學校，基督教信徒以外的學生總數，不能超出學生全體的百分之五。這百分之五中，三分是猶太女子，其餘二分是回教徒的學額。這是俄國日常的「開倒車」方針之一。俄國領土廣大，醫生常患不足，而且俄國的女醫，是以不問宗教民族，最能獻身盡職著名，所以這種規定，簡直是毫無理由。多年在俄國開業的愛里司曼博士，在第五回醫師協會大會席上演講說：「女醫自開始活動以來，幾年間的成績很好。她們起首就得了民衆的信賴。女醫和男醫作高尚的競爭時，有時候勝利竟為女醫所得。男醫雖則和女醫同樣地熱心盡職，但是有許多女醫的一年間病人診察數，多於男醫。尤其是婦人患者，求治於女醫者更不能勝數。」（註三）

一方面，男醫所非常恐怖的同業間的男女競爭，實際上却並不十分顯著。女子患者，大多數是除出萬不得已外絕對不看男醫的女子。還有一種原因，是女醫於結婚之後，

往往立刻廢業。在現在社會，既婚女子的家庭義務很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後，女子更沒有時間，同時兼管兩種職務。做醫生的妻不論晝夜的預備着替人醫治的時間，但這是既婚婦人的大多數辦不到的。(註四)

在英國之次，(註五)美法兩國，多採用了女性的工場監督官——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因為從事於工業的女子激增，專用女工或女工占多數的工場日見增加，所以不能不用這種新的手段。——德國的許多州，也已經做樣，巴登，巴威略，海西亞，查克生，王國，惠馬，威登堡等處，多在工場監督官之外，採用女性助手，而且有許多助手的成績很好。普魯士國內，在柏林有女性工場監督官三人，賓賽爾獨爾夫，白來斯拉夫，威斯巴登各一人。於此我們知道普魯士在德意志諸州中，實在進步得很遲。但是撲滑達姆(女工三二二九九九人)奧台爾河沿岸的弗郎克福爾脫，(女工三一三七一一人)李格尼茲，(女工三一七九八八)以及其他女性助手所非常必要的地方，却連一個都沒有。因為女工們對於同性的監督官，比較的信用，所以女性監督官，能够知道了許多男子監督官所不知道

的事情。但是這種制度，也有缺點，就是女性助手的地位或權能不夠，或者薪水太低。這種新制度，現在正在很耽憂地試驗中。(註六)

德國人對於官廳雇用女子的偏見和反感，格外的深刻。因為許多退伍軍人，每年都在國家及都市行政方面求職，所以他方面的人，實在沒有參加的可能。假使有婦人被雇，她們的薪水，都是非常的低廉。因之反使男子將女子看作沒有價值，或者竟成了減低工銀的手段。

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開會的萬國博覽會，女子在各方面顯露頭角。壯麗的婦人館，完全由婦人建築師設計造成，陳列品完全由婦人安置製作。所得的成績，都很雅緻而有藝術的價值，值得讚許。在發明界，女子也有許多功績，將來一定能够大大的發展。美國的某商業雜誌，發表婦人所發明的物品如下：改良紡織機，比普通製品有三倍能力的迴轉機，鎖索昇降機，推進機的連結柄，避火梯，羊毛計量器（這是從來發明品中最微妙的機械，在毛織業有絕大的價值），消火器，用火油代替蒸汽機關的煤炭的裝置機關車的火

粉防止器，鐵道線路的表示器，不用火的暖車裝置，減少鐵道摩擦的塗油氈，打字機，海軍用信號，深海望遠鏡，高架鐵路的減音裝置，無烟燃燒器，及封紙袋的機械之類。

關於縫衣機的許多改良（例如縫粗布及帆布的裝置，機械動作中的穿線裝置，縫皮革的裝置）都是婦人所完成。最後的縫皮裝置，是紐約從事馬具工作的婦人所發明。麥查夫人所發明，她的女兒所改良的深海望遠鏡，在檢查大船的龍骨的時候，可以不必入渠即達到目的，是非常重要的發明。利用這種望遠鏡，可以在船上探查沈沒船的狀況，及一切航海的障害物水雷等項。紙袋製造機械構造複雜，設想巧妙，在歐美頗享盛名。有許多男子——其中也有優秀的機械學者——從來屢次想發明這種機械，但是終於不曾成功。發明這種機械的，是瑪基娜依德女士。她後來又發明了一種折紙機，可以代替三十個人的勞力。

（註一）白拉許考氏所製作的統計中，關於種種職業的性病蔓延，有報告如下：第一互娼三〇%，第二學生二

五%，此外，商人一六%，工人九%。

(註二)根據特種理由，經過教育大臣的許可，得以禁止女牛聽某種講義。

(註三)Die Organisation der unentgeltlichen poliklinischen Krankenpflege in den grossen Städten Russlands. (St. Petersburg und Moskau.) 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spflege Braunschweig.

(註四)關於這種問題，在 Adele Gerhard 及 Helene Simon 著的母性及智的勞動 ("Mutterschaft und geistige Arbeit.") Berlin 1901, Georg Reimer 中，有許多有趣味的材料。書中記述女流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女優等的意見，及自己的經驗。

(註五)據最近一九〇八年的報告，英國有十六個女性工場監督官，其中 Miss A. M. Anderson 是主任，其餘都是助手。

(註六)巴隆於一八九七年開始任用女性工場監督。此後，至一九〇九年止，女性官吏，增加到二十六人。國內尚有十四個聯邦，不曾任命女性官吏。

第十五章 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

一 求私法上同樣的鬭爭

種族間階級間兩性間的從屬的地位，一定在國家的法律及政治上表現出來。一國的法律，是支配階級的有利的組織的表現。因為婦人是被壓迫的服從的「性」，所以她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是如此。法律是消極的，也是積極的。當分配權利的時候，對於被壓迫者毫不注意，這是消極的；在指摘被壓迫者的服從地位，及為自己的便利而指定各種例外時，是積極的。

德國的習慣法，是根據於祇考慮將人類當作財產所有者的羅馬法的。對於婦女較

爲有利的德國古代法，現在已經不生效力。在英文法文，「人」和「男子」都用同語 *Man* 及 *Homme* 來表示。法國法律，也祇認男子爲「人」，英國數十年前，也是如此，婦人受了極度的壓迫。在古代羅馬，祇有羅馬市民及羅馬市民之妻，而沒有羅馬的女市民的。

德國在廢止一切不同的舊法，統一法律的時候，各地不同的婦人權利，漸歸一致，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多少的有些改善。因此，未婚女子得充保護人，女子可做證人，可在契約上署名，也可獨立營業。夫妻之間，祇要不濫用自己權利，婚姻上共同生活的義務，由雙方負擔。但在夫婦間意見衝突時，決定權爲丈夫所有，居住地的決定，也由男子作主。丈夫濫用權利時，妻子不負服從的義務。監理家事，是妻子的特權，她有掌管鑰匙的權利。她在家政範圍之內，可以對丈夫的事業發言，並得做丈夫的代表。丈夫對於妻子所負的債務應負責償還。但是，丈夫可以剝奪或限制妻子的掌管鑰匙權。一方，假使丈夫濫用這種權利時，妻子可以向監督裁判所，請求將這種限制撤銷。妻子有擔負家事，丈夫有勵精事業的義務。在原則上承認夫妻各有獨立所有權的要求，在議會裏，不曾通過。這獨立所有權

須依結婚時契約上的訂明纔能獲得，但這事普通在結婚時，多不注意，直到後來纔發生爭執。獨立所有權雖未通過，共同管理權，却得了承認。因此，妻子在自己的陪嫁物資之外，不能自由處分，而丈夫却有權監理及使用妻子的財產。反之，妻子在結婚生活中，自己做工或經商所得的財產，可以單獨處分。丈夫對於這種財產，依法律上的處置，沒有使妻負義務的權利。妻子當察知自己財產瀕於危險時，可以要求官廳保護。（但是實際上，妻子察知財產危險時，大多數是已經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妻子於丈夫不肯扶養自己及兒女生活時，可以提出廢止共同所有權的訴訟。因財產管理錯誤而生的損害，丈夫須負責任。

妻子因為現行的離婚法，有時受了多大的損失。就是離婚的時候，即使咎在夫方，共同所得雖是大部分由妻子賺來，也非全歸丈夫不可。但在妻子不能依自己財產或所得維持生活時，可以求官廳證明而請求給以身分相當的補助。

對於子女的父親監督權，雖則變為父母共同監督，但當父母意見衝突時，父方有決

定之權。父親死後，子女的財產管理權及使用權，歸母親掌管。已經離婚的妻子，即使擔任養育子女，她也喪失子女的財產監理權及代理權，但在父方，却完全保有親權。

英國在一八七〇年以前，依據習慣法，丈夫有妻子的動產的所有權能。祇有不動產在法律上為妻子所有，但丈夫保有監理及收益之權。英國女子，在法律上完全是零分。她們不能作一切法律行為及立遺囑。女子完全是丈夫的奴隸。假使妻子在丈夫存在時犯罪，因為法律上將女子當作「未成年」者，所以丈夫非負責任不可。女子假使損害了一點他人的財產，那時正和家畜損壞他人的財產一樣，丈夫有賠償的責任。一八八年伍德大僧正 (Bishop J. N. Wood) 在惠斯德民斯泰 (Westminster) 禮拜堂講演說，一世紀之前，英國婦人不准與丈夫同一食桌，非丈夫開口，妻子不准與丈夫談話。主人的丈夫，在妻子不肯順從己意的時候，可以加以鞭撻。那時候通行的床上掛鞭子，便是這種權力的象徵。對於妻子有順從之義務者，祇有自己的女孩，男孩對於母親和對僕役一樣。

依據一八七〇年，一八八二年及一八九三年的法律，婦人獲得了保有結婚當時的

嫁產，及承認了有獲得因勞働，相續，及贈與而來的一切財產之權。這種法律上的關係，祇由夫妻間的特別契約，纔能更改。——這一點是英國仿效美國的。因一八八六年的兒童保護法，父親死亡之後，親權歸之母親。依一八九〇年關於無遺言的財產的法令，繼承權依然丈夫占得優先。夫妻都有立遺囑的自由。無遺囑時，丈夫可以獲得亡妻動產的全部，但妻子祇能獲得亡夫的動產及不動產的三分之一，其餘歸子女所有。到現在，這些古舊的中世紀法，依然存在，既婚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非常不利。男子即使犯姦，妻子也不能作為要求離婚的理由，可作離婚理由者，祇有虐待，重婚，及強姦（註一）

法國及受法國民法的影響，或祇改正一部分而採用的諸國——大概是拉丁系諸國——的民法，對婦人更為不利。比，西，葡，意，俄，屬波蘭，荷，瑞士等國，都是如此。拿破崙一世說：「能够做自己所要做的事的女子，不是法蘭西派。」（註二）這是代表拿破崙對女性地位的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到現在還流行着。法國婦人在結婚之後，立刻處於丈夫保護之下。依據民法，婦人有訟事不經丈夫許可，不能出席法庭。丈夫保護妻子，妻子須服從丈夫。丈

夫管理妻子的嫁產，不經妻子同意，可以賣却，借貸及抵押。在這種法律之下，婦人完全是奴隸。丈夫可以用妻子的收入去狎娼飲酒，可以不顧妻兒的飢寒，去賭博負債。丈夫甚至於可向妻子的雇主要求工銀。在這種狀態之下，難怪法國的婦女，要拒絕結婚。

在拉丁系諸國，婦人不能充法律上文書契約及遺囑的證人。但在一句說話就可以致人死命的刑事事件，婦人却有作證的資格，這是何等的矛盾！在刑法上，澈底的男女平等，婦人所犯的罪過，完全用男子犯罪的標準來計算。我們的立法者，似乎不曾注意到這種公然的矛盾。守寡的婦人，可立關於遺產的遺囑，但在大抵的聯邦，婦人不能做遺囑的證人。在意大利，婦人自一八七七年以來，纔有爲民法上證人的資格。

在離婚法上，男子的特權地位，更爲顯著。依據「民法」，在法國，妻子犯姦，丈夫有要求離婚之權，但男子犯姦時，祇要不將姘婦帶回家來，妻子不能據以爲要求離婚的理由。這種條文，雖因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布的離婚法而改變，但在法國的刑法，這種區別，依然保存，這一點是法國立法者的特徵。婦人犯姦通時，處以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上

的監禁。在男子祇要不帶姘婦回家，並不受罰。即使宣告有罪，也不過是一百法郎以上二千法郎以下的罰金可以了事。假使法國議會，有婦人參加，這種法律上的不平等，大概不至於成立。比國的法律，和法國同樣，婦人犯姦時的刑罰，是和法國全同。男子祇要不在自己的家裏或妻子的家裏犯姦，便不犯罪名。比利時的法律，雖比法國的稍為公平，但法律上標準，因男女而不同，却是兩國共通。受了法國法律的影響，西班牙葡萄牙，也制成了同樣的法律。依一八六五年施行的意國民法，婦人祇有於丈夫在自宅蓄妾或在有侮辱妻子的嫌疑的地所蓄妾時，纔有要求離婚的權利。在一九〇七年，改正舊民法中關於離婚的許多條文，（六月二十一日）的法令，和七月十三日的法令，在兩院通過。依此法令，妻子纔能做因勞働，遺產繼承，及贈與而得的財產的所有主。從來為丈夫所有的妻子動產管理權，至此方纔奪回。這是法國法律上的最初的改革。自此而後，法國女人，纔有了和英國的法律上地位。

一九〇七年可決，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瑞士新民法，比德法兩國民法，進

步得很多。在這種法律實施以前，瑞士各州的法律，各有不同。日內瓦、華德及意大利、瑞士有一種類似法國「民法」的法律實施，倍隆、羅森隆的法律，是從奧國、法國、德意志、烏里、溫它華登等處，則通行古代習慣法。現在全瑞士已經有了統一的法律，從此妻子和子女的自由，得了保障。依照新法令，妻子即使僅居丈夫的助手或家政婦的地位時，也能有權獲得丈夫收入的三分之一。關於女子的財產相續法，瑞士法律，也比德國法有利。丈夫死後，妻子不僅有獲得財產二分之一的權利，即對於餘額財產的收入，妻子也得與翁姑共同使用。對於不能扶養妻子的男子債務者，裁判官得命令將債務償還妻子。依照此種法律，離婚者可以和姦通的對手方結婚。既婚者的財產權，大多由結婚前或結婚生活中締結的夫婦契約決定。私生子——當私生子的父母間有結婚約束時——和德國法同樣，不僅可從父方請求補助，並可姓父族的姓，而完全取得嫡出子的權利。

瑞典婦人，因為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的法令，而獲得了對於勞働所得的完全管理權。丹麥在一八八〇年，也施行了同樣的法律。照丹麥的法律，丈夫不能用妻子

的財產去償還自己的負債。一八八八年的拿破侖法律，及一八八九年的芬蘭法律，也完全同樣。既婚婦人和未婚婦人同樣，有財產管理權——不過有幾個很少的由法律指定的例外。在拿破侖法律上，公然地言明婦人因為結婚而成爲從屬者。

丹麥的立法，因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法令而更見進步。就是爲父爲夫者，如不能扶養一家生活，妻子得向官廳請求，從公共資金中支給補助。

大抵的國家，都規定祇有父親有對子女的監督權及教育決定權。母親多少的立在從屬的地位，有對子女共同監督權的國家，非常少數。父親對子女有絕對權力的古代羅馬法，不論什麼地方，都成了立法上的基本。

在俄國，既婚婦女有自己的財產管理權，但關於職業的活動，却非完全聽命於丈夫不可。居住地變更時所必要的照會，假使不得丈夫的同意，決不預給。婦人要接受某種地位，或者經營某種事業，都非先得丈夫的同意不可。離婚非常困難，能够離婚者，真是很少。在從前舊式農民的共產團體內部，婦人的獨立地位，比現在更好。這是共產制度的遺習，

或者是對於這種制度的追憶。農家的婦人，是所有地的管理者。共產主義，是婦人最有利的社會狀態，這是僅看母權時代的說明，便可以知道的。(註三)

在美國，婦人在私法上差不多獲得了完全的平等。她們並且防止了類似英國所施行的賣淫管理法的輸入。

(註一) A. Chapman and M. Chapman, *The Status of Woman under the English law*. London 1909.

(註二) L. Bridel, *La puissance maritale*. Lausanne 1879.

(註三) 亞里司德法耐司的喜劇婦女國民會議，可看正確的見解。這篇喜劇的梗概如下：雅典因為失政的緣果，國家不可收拾。老院議員，在人民議會提出如何機能救護國家的問題。於是扮作男子的女子，勸議說：「要救國家，須將政權交給婦人。這種勸語，因為是『雅典國內所未曾試行過的事情』，所以立刻滿場一致通過。婦人們治國之後，立刻實現共產制度。當然亞氏的本意，是嘲笑這種狀態，但是在婦人當政之後，立

刻施行最合理的社會組織，却是全體特權之處。亞兵連自己多不知道，他所說的笑話之中，含有若干的真理。

二 求政治平等的鬭爭

婦人在法律上很顯明的不平等，使進步的婦人覺悟到非從立法上獲得平等不可。勞働階級也因為同樣的見地，開始了獲得政權的運動。在勞働階級所當然的事，女婦人也非當然不可。被壓迫被剝奪被冷視的人們，自己起來防禦自己，商議方略以獲得自己的自由平等，這不僅是他們的權利，同時是他們的義務。一方對於這種努力，當然引起了翼然的反對。我們對於這些反對，應該檢討一下可曾有些正當的理由。

知能優越的婦人，在一切時代，一切民族，即使在她們沒有做女王的時候，也多在政治上活動。即在法王廳，也逃不了這例。當婦人正常的權利不能遂行時，她們動用優越的知能及陰謀，在政治活動。在法國宮廷，數世紀之前，婦人占有勢力，西班牙意大利也是

如此。在十七世紀終，西班牙 菲利普五世朝中，白拉却諾的伯爵夫人，烏爾新的王女，篤台莫鈕的瑪麗，充西班牙宰相十三年，其間西班牙的政治，非常圓滿。為君主的情婦，而在政治上占有絕大勢力的婦人，非常的多。我們祇要舉出知名的路易十四世的情人芒德儂，路易十五世的情人彭帕特兒，便可以充分的證明。在十八世紀，孟德斯鳩及盧騷等男子們所實行的偉大的思想運動，在婦女運動上，留下了很深的影響。在那懷疑於國家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理，而極力謀改造的偉大運動中，也有幾個婦人，為着學時髦，逞陰謀，及其他不正常動機而參加，但大多數的女性，却都為着對高尚的目的有深刻的興味與情熱而努力。在使當時進步份子所歡喜的，淨化一切的驟雨般的法國大革命之前幾十年，婦女們已經參加了很大膽地討論哲學宗教科學社會政治的一切團體。一七八九年七月，與大革命勃發同時，上流階級及平民的女性，最熱烈的反對或參加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力量。她們利用一切機會，做了許多極端的不好事情。許多歷史家，將這種極端過激的行動，看作比偉大高尚的革命運動，更為重大。（這種極端過激的言動，因為是對支配

階級的腐敗虐待橫暴卑劣的反動，所以是非常當然的事情。詩人席勒受了偏頗的記載的影響，說：「婦人好像獵狗，對於恐怖嘲笑」但是，事實決不如此，當時女性所做的勇敢寬仁及值得讚美的犧牲事業，也是不少，公平的著作大革命中的女性，便是她們光榮的紀念碑。（註一）據米西來說，婦人甚至於做了革命的先鋒。在歷代蒲爾朋王朝慘虐無道的統治之下，使法國國民成爲一般的窮困，而在這種窮困中，婦人最爲苦痛。婦人的一切正常生活手段，都被禁止，所以不知若干萬的婦人，流於賣淫。加以一七八九年的饑饉，使婦女小孩，更陷於極度的困苦。這種饑饉驅使她們，於十月間襲擊教堂，使她們組成了偉大的羣衆，到王宮所在地的凡爾賽去，更使她們的多數，向國民議會請願「確立男女平等，開放婦人職業，及准許婦人就能力相應的職務」。婦人們覺悟了要去獲得這種權利，非有一種力量不可，要有偉大的力量，應該大家團結，所以組織了全法國的婦人團體——其中包含可驚的多數的會員。——去參加男子的集會。天才的羅蘭夫人，是法國革命「政治家」的一大勢力，同時，熱烈而雄辯的奧林普特（Olympe de Gouges）

是平民婦人的領袖以她熱烈的天性和情熱，去替平民奮鬥。

一七九三年國民議會發表「人權」(Le droit de l'homme) 宣言時，麥傑立刻看出，這是專爲男子着想的權利，於是她立刻和拉賈布(Louise Lecombe)及其他覺悟的女性，反對這種宣言，著作了十七條的婦人的權利。更於白魯梅兒二十八日 (The 28th Brumaire——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巴黎市會發表女權擁護論，當時的議論，到現在還可以整個的通用。在她的演講中，有非常反映當時形勢的話：「婦人既然有上斷頭臺的權利，當然非更有上演說臺的權利不可。」她們的要求，終於沒有貫徹，但是她們所說的有上斷頭臺的權利這一句，却以血腥的事實，使人非承認不可。她所發表的女權擁護論，和認所倡導的對國民議會暴戾的反抗運動，使國民議會承認了她有充分的上斷頭臺資格，於是於十一月三日，被害於斷頭臺，五日之後，羅蘭夫人也被慘殺。兩位都光榮地殺身成仁，在死刑執行前幾天，即一七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國民會議爲着對女性表示歉意，決定了禁止一切婦人的俱樂部。此後，又因爲女性反抗國民會議的不正，

他們終於禁止了婦人參加國民會議及一切集會，將女性當作叛逆！

歐洲的君主國侵犯法國，國民會議宣言「祖國危急」的時候，巴黎婦人爲着表示她們的平等權利，和二十年之後普魯士婦人一樣，都拿了武器起來捍護祖國。但是她們又受了當時急進派蕭梅德（Chamette）的反對，他在市會上說：「婦人從什麼時候起得了許可不做婦人而做男子？婦人從什麼時候起習慣了不理家務，拋棄子女，到公共場所來演說和參加軍隊的隊伍？造物主向男子說：『去做男子！競爭，狩獵，農業，政治，一切勞苦都是你的特權。』又對女子說：『去做女子！照顧孩子，家事，母性的快樂的辛勞，都是你的義務。』愚蠢的婦人們！你們爲什麼要做男子呢？人類不是好好分爲男女的嗎？此外你們還有什麼希望？我代造物主說，婦人們！留在家裏！不要譁慕我們的波瀾層出的生活，回去看看因你們的慈愛而幸福地生長着的孩子們，因此，也可使我們在家庭中遺忘我們的辛苦。」急進派蕭梅德的確能够代表大多數的男子的意見。男子守國，女子守竈，這是一般人所認爲適當的分工的！在其他諸點，蕭梅德的雄辯却是胡說，他說男子有農業的

負擔，這是一種錯誤，從原始時代起直到現代，婦人對於農業的貢獻獨多，狩獵及競爭的「勞苦」其實在男子不是「勞苦」而是快樂。對於政治，祇有反對俗論纔有危險之外，其餘是若干分的勞苦必能得若干分的快樂的報償。在這篇演說中的說話，沒有一句不是男子的專斷的表示。

百科學者及法國大革命所尋求的同一目的，是北美合衆國的實現，合衆國於一七七〇年至一七八〇年，脫離了英本國的關係，制定了民主的憲法。當時，瑪西奧提司華倫及美國第二代大總統的妻子亞當姆司以及少數的女性，想要在政治上獲得平權。紐甲西州給婦人以選舉權，是她們活動的結果，但不久這種權利依然被奪。

受了隣國大事件的影響，海峽對面，也於一七五九年間由梅麗華爾司東克拉夫脫（Mary Wollstonecraft）開始了女權運動的呼聲。在一七九〇年，她發表文字，對於對法國革命的最激烈的反對論者巴克（Edmund Burke）加以駁擊。此後未幾，她由人權擁護轉換到女權要求。一七九二年所著的女權擁護論之中，她對於同性的婦女，加以率直

的批評，同時爲着一般的幸福，要求男女完全平等。她遭遇了激烈的反對，和嚴厲而不公平的攻擊。一七九七年，她在激烈的內心苦悶及同時代人的誤解嘲笑聲中，溘然與世作別。

當法英美諸國最初開始認真的女權運動時，特別進步慢的德國，於一七九二年，著作家喜倍兒也著公民資格的婦女地位之改善一書，主張男女同權。在當時，即使是關於男子的公民資格的書，也是有同樣的價值。所以對於從兩性的政治上社會上的平等，闡明一切理論的賢明的作者，我們應當表示兩重的敬意。

此後，婦人對於政權的要求，暫時沈寂。但在一切國家，都由婦女運動而復燃，有些國家，已經達到了目的。法國的桑西蒙及符禮派，都主張男女平等，一八四八年符禮派的空西寶朗，對於法國議會及憲法委員會，提出給婦女以平等政權的動議。一八五一年，爾氏提出同樣的要求，但終於不曾成功。

到了現在，問題是完全不同了。社會狀態及一切社會關係的發達，經了無數的變化，

同時婦人的境遇也完全一變。在一切文明國，幾百萬的婦女和男子同樣地就了一切的職業，非應用自己的才力不能生活的婦女，每年增加。所以婦女對於我們社會及政治的性質，再不能置之不問。國家的內政外交，是否可以助長戰亂？每年有若干萬的壯丁被徵從軍？有若干萬的兵士因為戰爭而死亡？直接稅及間接稅如何地使生活必需品昂貴？這些都成了婦人們非研究不可的問題。婦人們汗血所得，非完納直接及間接的稅金不可。教育方法，因為是決定婦人地位的要素，所以教育制度是婦人關係最深切的問題，對於母親的關係，更為重要。

從事於幾百種職業的無數的婦人，個人的和社會立法的性質，最有關係。一切勞働法——勞働時間，幼年勞働，工銀，工場的災害預防等——和保險法同為女工最切身的問題。工人們對於專用女工或以女工為主的工場的勞働狀態，都不十分知道。這一點在雇主有了可以隱蔽自己罪惡的利益。工場監督官對於專用女工的工廠，多不充分，或者完全沒有，所以這些工業的女工，最應保護。我們祇要一想在大都會可從事於婦人服製

造，裝飾品製造的女工們，便可以知道。她們的呼聲，從來不曾流露出來，一方也不曾有人去從事調查。獨立經營的婦人，與商法關稅法及一切民法，都有關係。正像男子們的社會狀態，為立法所左右同樣，女子的社會狀態及立法的關係，更不必多說。婦人對於公共生活發生關係，這一定能夠給以相當的刺激，而開創新的局面。

對於這種要求的回答，是「女人不懂政治，大多數的女子不要選舉權，也不知道選舉權的如何行使，」所以歷來都是駁斥不准。這句話，也有對，也有不對的地方。到目前為止，在德國要求政治上平等的婦人人數，確是很少。一八六〇年代，最初宣言擁護女權的，是杜姆夫人 (Hedwig Dohn) 到了最近，和社會民主黨抱同一政見的女工們，在很熱心的進行參政權獲得的運動。

婦人從來沒有政治的興味的議論，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婦人即使對於過去的政治，沒有多大的興味，但也不能以此即作為她們對於將來政治也不注意的論證。反對婦人參政的主張，是和一八六〇年代前半的反對普通選舉的主張全同。在一八六三年，本書

的著者自身，也是反對普通選舉的！但是四年之後，他藉普選之福，被選為議會議員。幾千幾萬的人們，都有過這種經驗，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不知道使用政治權利或者不明使用的方法。但是，他們雖則不明白，我們却不能因為他們不明白，而立刻剝奪了他們應有的利權。議會選舉的時候，照例有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有權者自己棄權，棄權者之內，包含一切階級。投票者的百分之七十五之內的大部分，還依舊是、不能理解自己利益，所以選舉了不應該選舉的人們。他們的所以不能理解，是政治教育不足的緣故。但是，政法教育，不能離開大衆而達到目的，必定要使大衆行使政權，纔能獲得。民衆要練習政治，然後政治教育的目的，纔能完全達到。支配階級很知道使民衆從屬於政治，於他們自身有益。所以少數有決斷力的覺悟分子，應該爲着大衆利益，以努力和情熱去爭鬪，使大多數對政治冷淡的民衆，早日覺醒。歷史上的一切大運動，都是經過這種同樣的路徑的，所以在婦人運動，我們決計不必驚奇和失望！現今已經獲得的成功，指示我們已往的勞苦和犧牲，不是徒勞，未來的勝利，一定是歸諸我們！

婦人一旦獲得了和男子平等的權利，她們一定立刻能夠自覺到她們的義務。假使有人要請她投票時，她大概非向「爲什麼？」和「爲那個？」不可吧！

兩性在政治上平權，男女間將造成一種新的興味，這非特不損害相互間的關係，並能因此而大爲改善。沒有經驗的婦女，當然會向有經驗的男子請求援助，因此男女間的思想及教育，可以相互地交換。這種思想教育的交換，對於兩性間的生活，給與一種清新的刺激。從來屢次惹起意見衝突，妨害男子遂行義務及有害社會公安的兩性間因思想教養不同而起的衝突，從此可以漸歸消滅。趣味意志相同的妻子，非僅不妨害丈夫的事業，並且會加以援助。婦人們即使因爲其他事故，不能自身活動，但她們至少可以用激勸勸誘的手段，去完成她們的義務。她們一定能夠從她們的生活費中，自願的提出一部分來，作爲報紙及其他解放運動的費用。因爲她們在那時候已經知道報紙是她們的教育及娛樂，解放運動費用，可以使她們及子女們獲得較爲適當的生活。

互相貢獻於與個人幸福有密切的關係的社會幸福，使兩性同時進步，所得結果，一

定能够和近視的女權反對論者所想像的完全相反。人類從極度不定的社會狀態，得到解放，同時，兩性間的關係，將更爲美化。這時候，一定和其他一切事情同樣，實驗和教育，互相補助。不到水裏去學不會游泳，學了外國話不練習不能會話，這是誰都知道的，但在國家及社會的問題，明明也是同樣理由，但大多數人却不肯承認。我們德國婦人的能力，莫非在美國得到政治平權的黑種婦人更劣等嗎？因爲盲目的偶然的機會，生而爲「男子」，即使粗野卑鄙無智，也可以比有教養有智能的婦人們有更多的權利的嗎？因爲母性的遺傳與教育而成人的兒子的權利，莫非可以勝過母親的嗎？這種「正義」真令我們大惑不解？

不僅如此，我們的運動，現在已經不是冒前人未蹈之險，北美紐西蘭及芬蘭諸國，已經我們的先驅。關於美國惠明州 (Wyoming) 婦人參政的結果，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支加哥婦女新聞 (Women's Journal) 揭載判事金曼氏 (Kingman) 自

拉拉米 (Laramie City Wyo.) 寄函云：

「本州自給婦人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以來，已滿三年。其間她們參與選舉，也曾被選為種種公職。她們曾被選為陪審員，也曾被選為治安判事。在我們同僚中，雖則也有人，在原則上反對婦人參政，但是我確信這種創舉，已經有了教育的感化。選舉比從前更為靜肅，而且從前不曾發覺過的種種選舉犯罪，可以由我們給以相當的處罰。譬如本州成立當初，差不多無人不帶手槍，並且往往因為細故而開槍互擊。在往時完全男子的陪審裁判所，對於這種開槍的犯人，從來不曾判過有罪，但自從女子陪審員參加之後，他們便肯納裁判所的訓告……」

惠明州的婦女選舉權經過二十五年之後，一般人對之作何感想，我們可以在州議會對美國國會提出的建白書中，（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看得出來。內曰：

「惠明的婦人參政實施，在各方面看來，都有了極好的成績。因此，你們得不用強制手段，而排除了本州的犯罪及貧困。選舉秩序，非常整肅，政治也極良好，對文化程度及公共秩序，也有了很大的貢獻。我們並可以充分的自矜報告以下的成績：就是婦人參政實

行二十五年以來，惠明州的各郡已經不復有貧民院的存在，全州的監獄差不多容虛，犯罪事項絕無僅有。現在我們根據本州的經驗，希望全國開化的各州也立刻實行婦人參政。」

婦人參政，對於惠明州貢獻了多大的利益，而不會遺留了一點損害，這是實在的事實。唯有這種事實，纔真是對婦人參政的最有力的辯護。其他各州也仿做了惠明的實例。考洛來特州（Colorado）於一八九四年，由它州（Utah）於一八九五年，奧哈育州（Ohio）於一八九六年，達考它州（Dakota）於一九〇八年，華盛頓州於一九〇九年，都次第的在州議會通過了婦人參政權，不久便在議會裏選出了許多女性的議員。考洛來特州於革新五年之後，一八九九年在國會以三對四十五票，通過了下述的決議。

「考洛來特州實行了婦女參政五年，其間婦女與男子同樣地行使特權，所得結果，公職上適當的候補者，得以選出，選舉方法，得以改良，立法因之完成，教育因之進步。政治上的責任觀念，因為受了婦女的感化愈為發達。下院鑑於此種成績，特向全國各州及各

領屬推薦，婦人的政治平等，是適宜於招致更高尚更優良的秩序的立法原則。」

議會雖則通過了婦人參政，但在國民投票，却有許多州否決了這種議案。如康薩司 (Kansas) 奧來貢 (Oregon) 耐撥拉司加 (Nebraska) 印第安那 及 奧爾拉荷麥 等州，都是如此。

這種前例，在康薩司反覆了兩回，在奧來貢失敗了三次，但是對於婦人參政的反對黨，却漸見減少。

「婦人所獲得的市政參與權，有種種不同，但一般的都是不甚重要。獲得議會選舉權的四州，當然婦女有完全的市民權。其餘祇有康薩司的市參政權，包含學務委員選舉權，納稅資格選舉權及學務委員的被選舉權。以教育上的資格為基礎的限制市民選舉權，於一八九三年在米西剛州通過。在羅甲那，孟塔那，亞依奧亞，及紐約等州，祇對於市的租稅問題，婦人有權投票。在考納克帝加德，馬薩丘賽，新杭潑百，維亞蒙特，紐約，新甲西，賓拉衛亞，奧哈育，依利諾依司，惠司空新，米南索它，北達考它，南達考它，耐撥拉司加，蒙它

那亞里索那，奧來貢，及華盛頓諸州，婦女有學務委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肯它基及奧克
拉霍馬西州，婦人對於學務委員，祇有選舉權而沒有被選舉權。在肯它基，對於學務委員
選舉權，有一種附帶條件的認可。梅奴，路特埃蘭，本西爾，伐尼亞，路齊那，亞依奧亞，加利福
尼亞諸州，婦女有學務委員的選舉權，但對於被選舉權，却限定於某種官職。〔註一〕

紐西蘭 (New Zealand) 自一八九三年以來，婦人獲得了完全的議會選舉權，她
們在選舉中，比男子更爲熱心的活動，但她們却沒有被選舉之權。一八九三年，成年女子
一三九九一五人之中，一〇九四六一名 (七九·五%) 登錄在選舉人名簿，九〇二九
〇人參加了選舉 (即六四·五%)。一八九六年投票者一〇八七八三人 (婦人總數
的六八%)。一九〇二年一三八五六五人，一九〇五年一七五〇四六人。

在達司馬尼亞，婦人於一八八四年獲得市政選舉權；一九〇三年獲得國會選舉權。
其他婦人有選舉權的，則南澳洲一八九五年，西澳洲一九〇〇年，紐薩新威爾斯一九〇
二年，昆斯蘭一九〇五年，維多利亞一九〇八年。此等殖民地諸州的聯邦，於一九〇二年

實施對於聯邦議會的投票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同樣的賦與，然直到現在還沒有有一個婦人在議會選出。

達於成年的婦女，與男子有同樣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地方行政却沒有這樣的民主的。地方行政的參與權，與兵役義務相關。一八八九年以來，有納稅資格的婦人，得被選為都市及農村的貧民救助員。她們又得被選為貧民院院長，學務委員會委員及學務監督官。

一九〇五年的大規模總同盟罷工及俄國革命的勝利，使芬蘭憲法，有了恢復的可能。勞働階級壓迫議會，使貴族院通過了包含婦人的普通選舉法。在這種選舉法中所認為沒有選舉權的，祇有依賴公共基金補助的人們，不能完納五角國稅的男子及不能完納二角五分國稅的女人。一九〇七年選出了十九名，一九〇八年選出了二十五名的女性國會議員。

在拿威，婦人於一八八九年以來，參與了教育行政權。在都市地方，婦人可以被選為

市參議會的學務委員，有已達學齡的子女的婦人，有視學官的選舉權。在農村地方，凡完納教育稅者，不論男女，都有參加自治團體討論教育問題之權。婦人並可被選為視學官。此後，關於其他的市政問題，婦人也漸次有了參與的權利。一九〇一年規定了凡在拿威居住五年以上，本人或與其丈夫共同完納三百克隆（都市地方須四百克隆）的國稅地方稅或所得稅的拿威籍二十五歲以上婦女，都有市參政權。有這種資格的婦人，在選舉權之外，也有被選舉權。因此種法律，有二〇〇〇〇婦人獲得了選舉權，其中三萬人居住在克里思底那的婦人。婦人參加後第一次選舉中，鎮議會及市議會選出的婦人議員共九十名，候補當選者一百六十人。在克里思底那有了六名女性當選及一名候補。一九〇七年七月一日，拿威婦人獲得了國會的參政權，一切條件，和男子同等。國政參與權與市政參與權同樣，有納稅的限制，所以還有二五〇〇〇〇的無產階級婦人，依然沒有政治的權利。

在瑞典，自一八六二年以來，未婚婦人有與男子同條件的市參政權。所要條件，是成

年的年齡及納五六二·五馬克以上的所得稅。且須在付稅的時候。一八八七年，六二〇〇〇人的婦人之內，祇有四〇〇〇人參加投票。起初，不許婦人被當選為自治團體的公務員，一八八九年纔許可婦人得在學務部及救貧部被選。一九〇九年二月，對於一切城鎮鄉議會，婦人都有了被選舉權。但關於婦人參加國會，却在一九〇二年二月的下議院，以一百十四票對六十四票否決。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又以一百〇九票對八十八票失敗。

在丹麥，經過多年的運動之後，一九〇八年四月婦人得了市議會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凡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在都市每年有九百馬克以上（在鄉村地方，較此額稍低）的收入，或與納同額所得稅的丈夫營共同生活的女子，都有市議會的選舉權。不僅如此，凡將房飯錢算入工銀中的女工，也有選舉權。依一九〇九年新法執行的婦人參加後第一次選舉中，在考本好根有七名婦人當選為市會議員。埃司蘭特自一九〇七年以來，婦人獲得了市會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英國的婦人參政運動，有很長的歷史。依據舊法，在中世紀的領主階級的貴族婦人，有參政權及被選為裁判官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後來漸被剝削。一八三二年選舉法改正令中，法律上所用「者」(Person)字，據英文意義，是男女通用，但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婦人要求投票，多被拒絕。一八六七年的選舉法改正令中，將「者」(Person)字改為「男子」(man)。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氏提出再改 man 為 Person 的動議，並且公言提案目的，在圖因此而使婦人得與男子在同等條件之下，參加選舉。這個動議，以一百九十四對七十三票否決。經過十六年之後，一八八三年，婦人參政權案，從新在上院提出。但結果仍以十六票之差失敗。一八八四年，同樣議案，第三次提出，仍歸失敗。這時候下院議員數非常的增加，但反對派票數，多了一百三十六票。再被否決。此後少數派意氣，並不沮喪，一八八六年因他們的努力，婦人參政案，已經在國會二讀會通過，但不幸因為議會解散，所以沒有得着結果。

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薩利思倍利爵士 (Lord Salisbury) 在愛丁堡

(Edinburgh) 演說：「我衷心切望婦人參加下院選舉及決定政治方針，在最近期間實現。」達爾文的弟子著名科學家羅素華賴世 (Alfred Russel Wallace) 關於本問題發表議論說：「男女在有了順着最良的衝動的自由的的時候，受到不因偶的性別而加以制限的教育的時候，輿論為聰明優良的人們所指導且對於少年給與有組織的感化的時候，我們纔能看到人類淘汰法則的實行和人類的更新的結果。婦人將結婚當作免除貧困及侮辱的手段，婦人的地位比男子不利。所以要求婦人解放，要除去在工商業界女子與男子競爭的一切障礙，但是我們的希望不止於此，我們要進一步求婦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假使婦人的議員，能够出席議會，那時從來使婦人受苦的許多制限，一定能够消滅。」

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由洛里脫 (Sir Rowley) 所提出的婦人參政法案，在第二讀會又以一百七十五票對一百五十二票的少數否決。至一八九七年二月三日，纔通過了下院，但因種種方面反對運動的結果，終於不曾交付第三讀會。一九〇四年又同樣

的反覆一次。到一九〇六年，下院議員的大多數，在選舉之前，都聲稱是婦人參政運動的贊成者。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哈特公園舉行大示威運動，二月二十八日，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有國會選舉權的法案，以二七一票對九二票的多數通過。（註三）

關於地方行政問題，英國婦人的參政權，日見擴大。在教區評議會，納稅的婦人與男子同樣的有發言及投票之權。一八九九年以來，英國婦人有市會縣會及省會的選舉權。在農村地方，凡居住於教區或省縣的一切家主及借住人（包含女子在內），都有選舉權。凡成年的住民，不問男女，都有被選出於上述各自治體之權。婦人有學務委員選舉權。自一八七〇年之後，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並獲得了學務委員的被選舉權。但一九〇三年的反動的英格蘭教育令，廢止了倫敦婦人的學務委員被選舉權。從一八六九年以來，獨立的未婚婦人，有市會的被選舉權。一九〇七年所實施的兩種法律，對英格蘭及蘇格蘭婦人賦以鎮市及省縣的被選舉權。但當選為縣會議長的婦人，却不能充任與議長有連帶關係的治安判事。婦人在教區評議會及救濟委員會，都可以被選。一九〇八年十一月

九日阿爾台伐市，選出了最初的婦人市長。一九〇八年的英格蘭救濟委員會，有一一六二名婦人參加，及六一五名的婦人學務委員出席。在愛爾蘭，自一八八七年以來，婦人納稅者，有市參政權。一八九六年以後，獲得了對救濟委員會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在北美的英國殖民地，大概的州都和英格蘭同樣，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有市參政權。英領非洲，婦人也有市議會的參政權。

在法國，因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法律，對於婦人參政，有了一點微緩的進步。照此種法律，學務委員由女校長女視學員及養育院監督官組織。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再發布法令，凡從事商業的女子，對於商事裁判員有選舉權。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後，又得了商事裁判員的被選舉權。

在意大利，一八九三年以來，婦人有商事裁判所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她們對於病院孤兒院養育院的監督委員會及學務委員會，也有被選舉權。

在奧地利，屬於大地主階級的婦人，對於國會及樞密院，可以直接或派人代表投票。

二十四歲以上的納稅婦人，有鎮會及市會的選舉權。既婚婦人可以由她的丈夫代行參政權。屬於大地主階級的一切婦人，對議會有選舉權，但除出下部奧大利之外，都不能直接行使。祇在下部奧大利，因一八九二年的法律，凡大地主不問男女，均可直接投票。婦人雖也有選舉商事裁判所員之權，但被選舉權，却並不賦與。

在德國，不論什麼立法的團體，都將婦人除外，祇有某部分地方，婦人可以選舉地方會議員。但是一切市會及農村自治體，婦人都不能被選為公吏。在都市地方，婦女對於一切公役，都沒有被選舉權。對於這種通則有例外的，祇有查克生，惠馬，阿柴那哈，大公領地，巴威略的休華爾堡，從達司，霍仁領土，留倍克的小都市叻俾敏台。

在巴威略的都市，家屋所有者的一切婦人市民，有市會選舉權，查克生，惠馬，及休華爾堡都市，則一切婦人都有這種權利。但婦人能够直接行使者，却祇有叻俾敏台（註三）一處而已。在以財產及納稅資格為選舉權基礎的農村自治體，婦人也有這種權利。但婦人不能直接選舉，非派代理人執行不可，而且對於各職的被選舉權，也毫不賦與。普魯士

衛克，休來司，衛格，霍爾，休它，因，查克生，惠馬，漢堡，及留倍克，都是如此。在查克生王國，未婚的婦人地主，可以行使選舉權。但這種婦人在結婚之後，選舉權即歸丈夫所有。由市民權規定市選舉權的聯邦，婦人都被除外。巴威略侯國的威登堡，巴登，海西亞，奧登堡，恩哈而脫，各打，及路依思等處，都是如此。查克生，惠馬，愛仁，那哈，哥兒格，休華爾堡，羅特休達脫及從達司，霍仁則婦人與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不受財產限制的有選舉權。但在這些地方，她們的權利，也不許直接行使。

在婦人有限制選舉權的莫普魯士地方，婦人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參加地方議會選舉，在大地主的選舉人團體，鑛業及製造廠代表者之間，婦人可以直接被選為地方議會議員。但在農村自治體，婦人不能直接選舉鄉議會代表，而祇能選舉代表選舉人，就是婦人祇有間接選舉權而已。州議會代表由鄉議會選出，所以極少的婦人有權者，對於州的行政，差不多絕無影響。

最近婦人纔得了救濟委員的被選舉權，當選為貧民院養育院監督者的婦人，也日

見增加。凡此，都是顯著的進步。（巴威略是唯一的例外。）在普魯士，威登堡，巴登，巴威略及查克牛等處都市，婦人對於學務委員的被選舉權，已經獲得。在曼哈姆市，婦女可以充任為住宅監督委員會的委員。婦人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唯一機關，是疾病保險委員會。在商事裁判所，婦人仍舊不能充任委員。

上面所舉的例，表示德、奧兩國的婦人選舉權，是差不多沒有例外的，不以人為標準，而以財產為標準。沒有錢沒有財產的人，在政治上完全是零（*Null*）決定的要素，是財產而不是智能才幹。這種事實，很鮮明地表示出現在國家的道德和正義的性質。

將婦人當作未成年者而不給選舉權的原則，現在事實上已經打破。但是對於她們完全的權利，却還是吝而不與。有人說給與婦人選舉權是危險的，因婦女天性保守而易為宗教的偏見所動。但是我們須得知道她們之所以如此者，是無教育的結果。所以對於婦人，非施以教育，使她們知道真的利害之所在不可。一般人在選舉中，對於宗教的勢力，都看得太重，教權至上運動，在德國能够如此成功，不外是社會利害與宗教利害很密切。

的結合了的結果。教權至上主義的僧侶們，長期間的與社會主義相爭鬪，因之曝露了一切社會上的頹廢。他們在民衆間的勢力，祇此而已。但是教會與國家的鬪爭終結的時候，這種勢力，漸漸衰亡。僧侶們對於國家權力的反抗，至此非拋棄不可，同時，他們爲亢進的階級對立所強制，對於天主教的資產階級及貴族，非敷衍不可，終至使他們對社會問題冷淡。因此，他們對於工人的信用，完全喪失，尤其是因爲他們逢迎支配階級，所以往往不恤犧牲工人的利益而承認反動的法律。以同樣的理由，對於婦人的僧侶勢力，完全消失。婦人由集會，新聞及自身的經驗，一旦明瞭了她們自身利益之所在，她們也必能和男子同樣的從僧侶的感化中解放出來。（註四）

在民間還有教權至上主義的勢力的比利時，許多天主教僧侶，將婦人參政當作對付社會主義的利器而加以贊助。在德國也有許多保守黨議員，贊成社會黨黨員提出的婦人參政法案，理由是認定參政權是對付社會主義的利器。我們假使一想像現在婦女間對政治的無智及她們尊敬僧侶的心理，便可以知道他們的認識，也有幾分真理。但是，

我們仍舊不能以此作爲反對婦人參政的理由，現今不知道有幾百萬的工人，因爲對政治無智，所以犧牲了自己的利益而選舉了資產階級諸黨或宗教政黨的候補者，但是至今並沒有人提議。因此而取消工人的選舉權。對於選舉權的拒否與剝奪，不是恐怕民衆（包含婦女）的無智（因爲資產階級往裝假如此的），而是恐怕民衆漸漸地覺悟而謀自身的解放。

到現在，德國諸邦還是非常反動，對於婦人的政治結社，還是不曾許可。普魯士巴威略白隆司維克及其他聯邦，婦人沒有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在普魯士，我們僅就一九〇一年最高法院的判例，便可以知道，婦人連出席於政治團體所發起的茶話會都不能夠。柏林大學的學長，禁止婦人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同年，白隆斯維克的警察官，禁止婦人參加福音教會的社會問題大會。一九〇二年，普國內務大臣，許可婦人在政治團體集會旁聽，但這也是和猶太婦人出席猶太教會一樣，非坐在指定的席次不可。一九〇四年二月，巴特威斯基教會還儼然公言：「婦人不准過問政治。」但是，這種狀態，結果使資產

階級諸政黨不能再耐，於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九日發佈新的結會集社法，確立了婦人在政治結社及公共集會的權利，這總算是一種顯著的改善。

有了選舉權，當然非有被選舉權不可。但是我們常聽見「女人立在國會的演壇上演說這是何等滑稽」的聲浪。但是在外國，婦人在國會演說的例子很多，在國內，我們對於婦人出席於大會演講，也視為慣常。在美國，婦人既可以在牧師的教壇上說教，也可以在陪審員席觀審，那麼國會的演壇，有什麼不可上去呢？婦人最初選出的議員，一定能夠給議員以一種銘感。當工人選出的議員，第一次出席國會時，大家以為可以將他們當作嘲弄的目標，但不到幾日，他們便使人發生尊敬，到現在資產階級議員對於工人議員的增加，當作一種恐怖！浮薄的人們抗議說：「請你想想一下，妊婦出席於國會議壇的光景，這不是『非美學』的嗎？」讀者應該注意，這些紳士們對於雇用孕婦——損害女性的尊嚴品格和健康的「非美學」的孕婦去做牛馬般的勞働，却一向不睁开眼睛！嘲弄孕婦，這是男性的卑劣！他們假使一想他自身的母親未生他之前的狀態，一定能够使他驗

上發赤，再一想他的妻子的同樣狀態；是他最愛的希望的實現，那時候他一定能够變爲沈默。

生孩子的婦人，最少也是和爲祖國而犧牲生命的男子同樣，是一種對社會的服務。她們是未來的兵士——許多在戰場上爲着「名譽的戰死」而犧牲的兵士——的母親與教育者。她們爲着做母性，沒有一個不拚着她們的生命。一切的母性爲我們而冒險，因此而死亡的，實在很多。譬如在普魯士因生產而死亡者——其中包含因產後失調而死亡者——的數字，比患傷寒而死的更多。從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傷寒患者的死亡率，不過是〇·七三及〇·六二%，但在每一萬人的婦人中，因分娩而死亡者，有二·一三及一·九七%之多。「假使男子也經過同樣的苦痛的經驗，事態的發展一定會發生變化。」（註六）因爲生產而死亡或得病的婦人，人數比較那死在戰場上的男子更多。在普國，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七六年之間，僅因產後發熱而死的產婦數有三二一七九一人之多（每年平均計五三六一人）。英國因生產而死的婦人，一八四七年至一九〇一年

之間，計有二三一五三二人。就是雖則有種種醫療的方法，但每年死亡者總在四〇〇〇人以上。（註七）

這種數字，比同期間因戰爭而死的人數更大。還有在這種莫大的死亡數之外，因為生產而得了終身疾病的人數，一定比死亡者的數目更多。（註八）我們僅就這一項理由，也可以要求與男子同權。將男子防護國家的義務作為優先理由的人們，更非知道不可。因為我國軍制的結果，有許多男子不盡當兵的義務，兵役義務這句話，不過是名目而已。假使兩性間人為的反感完全沒有，兩性關係，更為自然，則對於婦人在公共活動的反對論，大概不致於起來。男女在社交上教育上，從小就被隔離，尤其是因基督教而惹起的反感，常常在兩性間存在，使一性對他性毫不理解，因此男女間的自由交際相互信賴及性格補充，都受了妨害。（註九）

用合理的方法組織的社會的第一種重要的任務，是廢止這種有害的不和，與從新賦與自然的權利。不自然從小學時代已經開始。第一因為兩性分離，關於人類的性質，受

了錯誤的教育，或者全然不教。雖則現在的比較進步的學校，也都教授博物學，孩子們知道鳥類的產卵與孵化，也知道在什麼時候交尾，爲什麼有雌雄兩性。他們學習哺乳動物的產子，知道雄者爲着獲得雌者而鬪爭，或者也知道通常的產子數及懷胎期的狀態。但是，對於他們自身的種的起原，却依然完全盲目，這是像包着一層面紗。當兒童因自然的好奇心而向兩親，尤其是向母親訊問——他們不常向教員——訊問時，做父母的使用些愚蠢的童話來搪塞，這不僅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到日後自身發達時知道，反釀成不好的結果。關於這些事，十二歲以上的兒童沒有不知道的。一切小都市，尤其是鄉村的兒童，從幼就常在庭園街路或牧場，看到家禽或家畜的交尾。他們關於家畜的發情滿足及分娩，在兩親婢僕或兄弟之間，往往可以很精細很大膽的聽到。因此使他們的小心靈裏，發生了他自己誕生的疑惑。結果他們雖則可以知道實際，但這是和從自然的合理的教育而得着的完全不同。兒童們對於此種知識的祕密，使兒童與兩親之間發生疎隔。因爲兩親的無知與淺識，非特不能使子女純潔，反招了相反的結果。我們祇要一回想

自己和朋友的幼年時代，使可以明瞭一切。

有一個美國婦人，（註十）因為她的八歲的兒子，很熱心地要知道關於出生的知識，一方却不願用電話去掛號，所以將實際的事實，一一的說給他聽，孩子很熱心的聽着，但聽到了母親爲他受了如何的苦痛之後，他便對母親表示出從來所沒有的愛慕和尊敬，同時對於其他的婦人，也有同樣的態度云。這件記事的記者主張要使男子以尊敬及自制對待婦人，非有自然的教育不可。

人們不論從那種出發點批判現在的狀態，結果非說以下的話不可。就是：現在社會的澈底的改造，及兩性關係的澈底的變化，都是必要的事情。婦人爲從速達到目的起見，非尋求同志不可！她們的同志，可以在無產階級裏面發現出來。階級的覺醒了的無產階級，很久之前，已總對主張一性支配他性的階級國家，開始鬭爭。我們非將他們的城堡四面包圍，用一切口徑的槍砲描準不可。攻擊軍在一切方面，可以找到適當的士官與武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歷史學、衛生學及新計，都是我們的軍需與武器，哲學也是如此。馬倫

達 (Maj la nde) 的「解放哲學」，豫言將有「理想的國家」出現。

階級國家的征服與改造，我們的共通敵人的利害雖則一致，但他們因為分贓不均，與內部不和，所以很容易將他擊破。一階級的利害與他階級相對立，敵軍的叛逆者日見增加。他們的士兵，都是我們的同胞，祇因沒有知識，所以和我們鬭爭到了現在。一旦他們明瞭事物的真相，便會加入我們約陣線。不僅如此，從來和我們敵對的有識階級，因為他們的優秀的知識與深刻的先見，使他們為着滿足對正義的慾求而超越了自己狹小的階級利害。這也是我們的優點。

國家與社會，現在已經陷於崩壞的狀態，但是大多數民衆，還是不曾意識這一點，我們非加以說明不可。

(註) Emma Adler, Die verhängten Fraue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Wien

1906.

(註1) Klara Zetkin, Zur Frage des Frauenwahlrechts. S. 64 bis 65. Berlin 1907.

(註2) Politisches Handbuch für Frauen. S. 68. Berlin 1906.

(註四) 僧侶們立刻知道了危險發生。他們知道婦人運動，在市民之間，也有了廣大的範圍與力量，所以與教的首領們，知道已經不能凡事抵抗，於是態度一變。他們以教會特有的狡猾，從他們平日的反對，一變而為擁護。他們不僅變成女子求學，並要承認女子的完全集會結社的自由。聰明的僧侶，更想利用婦人擁護教會，所以主張婦人參政。他們的主張，決計不是從正義出發，而是要使婦人不為政治上宗教上的敵人。

(註五) Fräulein H. Pärssinen, Mitglied des landestages von Finnland, Das Frauenstimmrecht in der Bezeichnung der Frauen an den parlamentarischen Arbeiten in Finnland, "Dokumente des Fortschritts." 1909. Juli, S. 542 bis 548. 參照

(註六) Prof. Dr. Otto v. Herff, Im Kampfe gegen das Kindbettfieber. S. 266 Leipzig 1908.

(註七) W. Williams, Death in Childhood. S. 6 bis 7. London 1904.

(註八) 婦人因為分娩的結果，多少得些痛苦，下體發生障礙，健康喪失的母性，是一五乃至二〇人。 Frau Dr. Med. H. B. Adams, Das Frauenbuch. 1. Band, S. 363. Stuttgart 1894.

Süddeutsches Verlagsinstitut.

註九：一九〇二年萊因河町那依絲的市議會議員，因為少年男女祇穿汗襪入浴，有互窺裸體的危險，拒絕了公共浴場的補助。

註十：Womanhood, Its Sanctities and Fidelities by Isabella Bechers Hooker. Boston, Lee and Shepard, Publishers, N. Y. 1874, Lee Shepard & Dillingham.

第十六章 階級國家與近代無產階級

一 現代的社會生活

在最近數十年間，一切文明國家，都有了急激的社會進展，人類活動的各方面新發見，更足以使這種發展迅速。因此，現在的社會，處於從來未有之不安，搖動與崩壞的過程。支配階級已經開始懷疑他們自己的階級是否鞏固，各種的制度，已經失却了足以對抗攻擊的實力。不安不快與不滿的感情，在一切社會的階級中瀰漫着。支配階級想要努力用彌縫政策來除去這種難堪的現狀，但實際上已經表明了他們沒有這種力量。於是他們愈感搖動，愈痛切地覺得不安與不快。他們在瀕於倒塌的房屋下打進了一根「法

律形式」的樁，但同時更發現了非幾十年工夫不能修好的數十處的腐朽。在他們的同伴間，不斷地內訌，意見衝突不絕。甲黨對於不滿的民衆，要想用緩和手段時，乙黨認爲非特全無必要，而且可以引起民衆得步進步的慾望的軟弱態度。在議會上不斷地議論爭執，雖則常常制定新法令新制度，但結果仍舊得不到一點安靜與滿足。在支配階級內部，也有種種的對立。有些簡直是無從着手，所以社會矛盾，更加利害。

不僅德國，——其他國家的政府，也都像被風吹着的草草一樣。他們沒有依附不能存在，所以一時依甲，一時依乙。在歐洲各文明國，沒有一國的政府，能够在國會裏永占多數。社會不安，使黨派增多，市場的盛衰，——尤其是德國——使支配階級殘存的自信消滅。今天是甲黨的天下，明天又換了乙黨。一黨費盡心血造成的局面，他黨毫不顧惜的將他打倒。混亂增加，爭鬪日烈，人類在幾個月之內，非費幾年間的力量不可。不僅如此，種種租稅及貢納形式的物資徵收，愈見增高，公債無限地膨脹。

近代國家，在本質上是階級的國家。保護私有財產之外，爲整理有產者相互間及無

產者相互間的關係，非有國家的制度與法律不可。不論在歷史過程中財產占有取何種形態，在財產性質上，有最大財產者即為國家最有力的人，因之國家的構成，非根據他們的利害不可。個人的力量，不能充分地獲得私產，所以要增大財產，非用一切手段不可。於是他們便制定了於他們增殖財產最為有利的國家。所以國家的法律與制度，實際上是階級的法律與階級的制度。對於民衆，非使他們對於現狀的性質全不了解不可。於是，他們便教訓民衆說，現在制度是從來就是如此，所以將來也是如此，如要顛覆這種現狀，便是違反了天經地義。宗教便是爲着這種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民衆愈迷信愈愚蠢，支配階級愈有利。使他們永遠愚蠢與迷信，是國家的利益，是「公共」的利益，也就是國家所保護着的階級的利益。這是不僅有產階級，教會及國家，爲着保護自身利益而結合的寡頭政治，也是如此。

但是，因爲獲得財產的努力及有產者的增加，文化程度逐漸提高。因文化進步而獲利的及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人們，日見增加，於是在新的基礎之上，發生了新的階級。文

配階級將新興階級當做本能享受平等權利的階級，但新興階級爲着獲得權利，任何手段都所不恤。於是發生了新的階級鬭爭，起了激烈的革命，總是新興階級獲得了公認與權力。這些新興階級，爲着達到他們的目的，往往與被壓迫被榨取的民衆聯合，所以他們的成功，愈加迅速。

但是，一朝新興階級得了勝利，他們便開始對於他們昔日的同盟者壓迫，於是更造成了新的爭鬭。這時候，新支配階級的生活手段的性質，印象於社會全體，他們爲着增加他們的權力與富力，便不能不將文明進步的恩惠，稍爲分給被壓迫階級一點，因此他們便着手開發反對階級的知識與能力。如此，支配階級，將可以自己滅亡的武器，授給了被壓迫階級。

上面所說的最後的階級，便是現代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的使命，是不僅求自身的解放，並且求他人的解放，所以婦人解放，也可以由此而實現。

階級國家的天性，是不僅限於政治的壓服被支配階級，爲着維持國家，非使被支配

階級擔任更大的負擔不可。這種負擔，在真實的性質隱蔽時，最爲省事。將高額的課稅加諸收入較少的人身上，那是一定可引起反抗的，所以他們不在這方面着手，在必要的貨物上課稅，這是支配階級的聰明的手段。因此，人家買取貨物時，不知不覺地連自己都不知道究竟納了多少稅。對於鈔包肉類鹽糖油酒等項，消費者要算定納稅價格，非常困難。大多數的人都當作不知道的過去。家族愈大，納稅也愈多。所以間接稅是惡稅中的惡稅。一方面，有產階級誇示他們所納的直接稅的數目，並且以直接稅的納稅標準作爲政治權力的尺度。不僅如此，有產階級犧牲了民衆，用關稅等方法，借國家的幫助，每年收入幾千萬之多。民衆因爲資本主義的組織及「託辣斯」的成立，生活費愈加昂貴。國家對於這種政策，或者庇護，或者放棄，或者竟進一步而參加。

爲着調和利害不同的雙方，國家與社會，不斷地制作新的制度。但是一切新制度都不澈底實行，一切舊制度都不完全廢止。人類在中途躊躇，對於一切，都不滿意。加之，和新的制度同時，與文明目的不相容的舊制度，還維持着不變。這種舊制度，雖則因智識及判

斷力進步，更容易被人看破做無用贅物，但在實際上却非特不能除去，反而日見擴張。警察制度，軍制，裁判所，監獄，全行政機關，益加擴大，需要龐大的經費，而結局却不僅內外愈加不安，反惹起了相反的結果。

在諸國民間的國際關係，也漸次釀成了一種非常不自然的局面，因為貨物生產增加，交通制度改善，所以商品貿易愈加容易，經濟上及科學上的成功，成爲國民的共有財產，因之這種關係，更爲加大。通商及關稅條約的成立，藉國際的手段開通了高價的道路。

(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s——聖哥德哈爾隧道——St. Gotthard Tunnel's——之類) 各國都以莫大的費用，保護汽船航路，以助長世界交通的發達。設立世界郵政聯合——這是第一位的文化進步——召集以實際及科學爲目的的一切國際大會，翻譯代表各民族精神的各國語言……凡此一切，各民族間世界共和的精神，愈見昌明。但是，歐洲及其他文明諸國，對於這種發達，產生出一種很大的矛盾。在各處，都在人爲的鼓勵侵略主義及敵愾心理。支配階級，很確實的相信各民族間互抱敵愾，互相在窺伺所

以撲滅他國的機會。各國資本階級的競爭，漸帶了國際的性質，漸變了一國資本家和他國資本家的鬭爭。以民衆的政治無智做背景的這種鬭爭，驅使着各國民衆，瘋狂般在競爭軍備。這種競爭造成了龐大的軍隊。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造成了海陸戰爭中的一切殺人武器。這種競爭，結果發達到成爲促成自己滅亡的破壞手段。要維持陸軍海軍，需要莫大的軍費，這種軍費，每年增加，終至最富的國家也瀕於破產。在一九〇八年，德國一國，在軍備上化去了經常經費臨時經費及國債（包含利息）等至一千五百萬馬克之多，而此種經費，還是每年增高。據耐馬克氏（Neymarck）調查，歐洲各國歲出如下：

	(一八六六年)	(一八七〇年)	(一八八七年)	(一九〇六年)
陸海軍	三〇〇〇 <small>、百萬法郎</small>	三、五〇〇	四、五〇〇	六、七二五
國債	六六、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一一七、〇〇〇	一四八、〇〇〇
利息	二、四〇〇	三、〇〇〇	五、三〇〇	六、〇〇〇 <small>(註)</small>

依此表所示，歐洲諸國爲海陸軍而費去的全額，在每年六十七億二千五百萬法郎。

其中六十億，是由以戰爭爲目的而募集的國債利息中支出。這是何等現象！

美洲亞洲也開始仿效歐洲，美國於一八七五年消費美金九億六千七百萬圓，一九〇七年及一九〇八年加到了三十五億九千二百二十五萬圓，日本連恩俸在內，一八七五年消費海陸軍費五千一百二十五萬圓。一九〇八年及一九〇九年增到了五億五千一百萬圓。

因爲這種消費的結果，教育及文化的目的，完全開却。國防費超過真的目的，而足以使國家破滅。次第膨大的軍隊，都以國民中最強健的分子構成，爲着軍隊的進步與訓練，好像將大規模的殺人訓練，當作現代的最高尚的任務一般，銷耗了一切的精神及體力。同時，殺人的工具，日見進步，已經到了有足以使敵人及自己恐怖的速力，距離及破壞的能力。一日，這種龐大的軍備動員——有一千六百萬乃至二千萬的軍隊，可以在歐洲的戰場上馳驅——將有難於統轄及指揮的危險。不論怎樣的將軍，不能指揮這樣的大軍，不論怎樣的戰場，不夠他們的排列，不論怎樣的政府，不能供給他們的給養。戰爭勃發的時

候，沒有這許多病院，可以收容傷兵，沒有這許多地方，可以埋藏死者。

加之，當我們想到將來的歐戰，可以招致可驚的經濟界混亂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知道將來的大戰是最後的戰爭這句話，並不是誇大。事業破產的數字，將要超過一切的記錄。輸出停止，因之許多工場將要停止工作。食糧不足，因之生活費將騰貴不已。賺工錢的人出征之後，要扶養他們的家族，非幾億的金額不可，那麼這些費用向那裏去籌呢？現在德國一國，給養立刻可以動員的海陸軍隊，每天非支出四千五百萬乃至五千萬馬克不可。

歐洲的政治及軍事的狀態，是向着資產階級沒落的方向進行。這種社會，已經造成了一種「發達到極度時，便能消滅他自己的存在」的狀態。這是表示在從前最革命的資產階級，現在已經在準備他自己沒落的手段。

我們的一切地方自治體，因為不知道滿足年年高漲的要求的方法，已經陷於不可收拾的地位。在急進的發展着的大都市及工業地，因為人口激增，提出了許多要求，資財

缺乏的自治團體，對於這種要求，除出高率課稅及濫募公債之外，別無他法。學校及街道的建設，路燈水道的設備，衛生保安的施設，以及其他一切爲民衆福利的行政經費，不斷地增大，一方少數的富裕者，更向自治體作過重的要求，——就是要求設置高級教育機關，劇場，美術館，美觀的街路及公園之類。大多數的住民，雖則反對這種特權，但這是一切環境使然，他們也沒有法子，權力在少數者手裏，他們爲着要滿足文明的慾望，不恤犧牲大衆而利用這種權力。我們對於這種增進着的文化的要求，並不加以非難，不過所視爲缺點者，是凡此一切設備，都是少數人所享樂，而不是大衆所公有。行政費日見增高，而實際並不改良，也是一種弊害。官吏職員毫無能力，缺乏正當的理解，城鎮鄉議會的議員，爲生活所迫，沒有餘裕去澈底的履行他們的義務。也有許多甚至於犧牲了公職與社會，去營私舞弊。因此，納稅者負擔愈重。在現今社會，要澈底的改良這種狀態，是全不可能。不用什麼方法去徵收租稅，總使一方面的不平加甚。二三十年之間，大抵的地方自治體，用現在的行政及稅法，大概是已經不能再滿足他的要求。和在國家生活同樣，在自治團體

領域之內，已經很明白地有了根本革新的必要。實際上，對於文化目的的最大要求，都向自治國體提出，所以祇要一有改革的意志與能力，這種自治國體便是革命發生的中心。

但是，在私利支配一切，公利付之等閒的狀態，這種改革，如何能够着手？我們的社會生活狀態，大略如上，這不過是一般社會狀態的反映而已。

(註) A. Noyrnark, *La Statistique internationale des valeurs mobilières* im "R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17. Band, S. 495, Kopenhagen 1908.

二 貧富的隔絕

現今的生活，使生存競爭愈趨劇烈。個人對個人的戰爭，屢屢使人不講手段。法國的俗語「走開讓我來」(Ole-toi de la, que je m'y mette)已經完全實現。弱者非讓強者不可。在金錢財產等物質不足的時候，爲着達到目的，一切卑劣的手段都可借重。爲着

金錢，一切說謊欺詐，僞造證等最惡的犯罪，都可嘗試。在生存競爭中，除出個人對個人之外，階級對階級，男性對女性，年長者對年幼，都互懷敵意。人類關係的唯一調停人，只是「利益」，其他一切都可不管。一朝認定這件事是有利時，不恤將成千成萬的男女工人，驅逐出外，使他們變為社會蠹蟲，或者強制地使他們成為流氓。工人們成羣結隊的流浪各國，因為失業期間延長，衣衫日見襤褸，結果使他們心性墮落，變成社會所恐怖排斥的人們。幾個月之間，連整潔自己身體的簡單要求都不能滿足，空腹彷徨，反而飽受了自己所支持的階級的人們的極度的侮辱。這種究竟是什麼意味？上流階級是全不知道。貧民的家庭，為悲慘的貧乏所苦，終至依賴貧民院的救濟。有許多兩親，因為絕望的結果，甚至犯了殺害他們自己的子女或者自殺的罪惡。在工業凋弊的時代，這種絕望的行為，可驚的增加，而有產階級，却視若無睹。在記載這種窮困絕望的悲慘狀態的新聞紙上，同時也戴着在歡喜和富有中浸潤的華麗的宴會和歡樂的演劇。

一般的貧困，使多數的婦人及少女墮落於賣淫及頹廢。墮落及殘忍的犯罪，日見增

加，牢獄及感化院，都有人滿之患！

犯罪與社會狀態，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社會却不肯承認這種事實。好像危險接近時，將頭躲進沙泥裏的鸵鳥一樣，將這種狀態歸罪於工人的「懶惰」「好游」及「毫無信仰」，而自欺欺人。這是罪惡的自己欺瞞，也是最卑劣的偽善。在多數者方面，對於社會狀態愈不明瞭，則犯罪愈加增多。生存競爭變成最殘酷最凶暴的形態，各人都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樣子。社會的結合，逐漸弛緩，人類互相敵視。(註一)

不希望觀察事物根底的支配階級，對於這種害惡，想用自己的方法來救濟。就是對於因貧苦而墮落犯罪的事實，不去找尋根本原因，而想處罰因原因而產生的結果。害惡增大，犯罪增加，而刑罰和迫害，也日形嚴厲。他們好像相信用毒可以制毒的樣子。海格爾教授 (Prof. Hückel) 也主張以嚴刑對付犯罪，尤其是對於死刑的處分，也認為當然。(註二) 在這一點，海教授和與他絕對不能相容的一切反動主義者的意見，恰好相合。他對於無矯正希望的犯人，主張和對付雜草一樣地根本剷除。海氏如在自然科學之外，稍

稍涉獵一點社會科學，那他便會知道，這種犯人祇要社會能夠給他以必要的生活條件，他便能變為社會有用的人員。正像根和種子不除盡，永遠不能防止雜草的發生同樣，祇撲滅了一個個的犯人，而不除去根本弊害，新的犯罪發生，是無可防遏的。人類不能絕對地防止自然界一切有害的有機物發生，但是改造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社會組織，造出萬人有利的的生活條件，對各人給以同等的發展自由，使人類間再沒有犧牲他人以利益自己的事端，這是可能的事件。

主張除去犯罪的原因以防止犯罪的發生的人們，當然不能贊同用高壓的暴力政策。他們當然不能阻止社會對犯人用自衛手段，但却是希望努力的去改造社會，以解除一切犯罪的原因。

社會狀態與犯罪及非行的關係，已經屢由統計學者及經濟學者證明。（註四）最普通的一種非行，——雖則有某督教的慈善，但現在社會還認為非行的，——便是恐慌時代的乞丐。據查克生王國的統計，在起於一八九〇年而盛於一八九三年的德國大恐慌

中，因乞食而受刑罰的人數，也非常增加。因這種犯行而處罰者一八九〇年八八一五人，一八九一年一〇、〇七五人，一八九二年一三、一二〇人。奧國也是如此，奧國境內因浮浪及乞食而處刑者一八九一年九〇、九二六人，一八九二年九八、九九八人。（註五）這都是激進的增加。

一方面民衆無產化，他方面富力膨脹，這是現代的特色。美國五大富翁的約翰·洛克菲拉，已故的海裏曼·莫爾剛，溫達啤爾·哥爾特，在一九〇〇年有總計三十二億馬克以上的財產。他們的勢力，足以支配美國的經濟生活及歐洲經濟之一部，我們於此就可以知道貧富懸隔的近狀。在一切文明國，近代最值得注意的，是資本的大同團結，這種團結對社會及政治的影響，非常的大。

（註二）柏拉圖很早已經看明了這種狀態的結果，他說：「一國之內，如有階級存在，這便不是一國而是兩國。一國是貧民的國家，其他是富人的國家。這兩國互相雜伺而對立……支配階級終至不能開戰，因為一旦

要武裝時，非使用比敵人更可怕的民衆不可。」見柏拉圖國家論（亞里斯多德說：『多數者的貧窮，確是不幸，因為要防止窮人不做和平擾亂者，是不可能的。』見亞氏政治學）

(註1) Natürliche Schlopfungsgeschichte, Vierte, verbesserte Auflage, S. 155. und x 156. Berlin 1873.

(註2) 柏拉圖在他的國家論中說：『犯罪的原因，是國家的惡教育及惡制度。』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柏拉圖對於社會性質，比二千年以後的博學的門徒更爲了解。這決不是可喜的現象。

(註3) M. Sarsky, Aus der neuesten Literatur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n Ursachen der Kriminalität, "Neue Zeit" 23. Jahrgang, 2. Band.

(註4) H. Herz, Verechen und Verbrechen in Österreich, S. 49 Tuhingen, 1908.

『當時經濟的形態，對於犯罪行爲，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及消費的組織，經濟物質的分配，都與犯罪有決定的作用。』

第十七章 資本主義產業的集中過程

一 工業驅逐農業

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不僅支配社會組織，並且支配政治形態。這種生產制度，可以左右思想感情，資本主義是支配的勢力。資本家是無產者的主人。他們對於工人的勞働力，像商品一般的——像其他因供求關係而高下價格的商品一般的購買。他們購買勞力，既不是「奉天承運」，也不是對工人表示好意，而是要以利潤利息及地租的形式，獲得剩餘價值。從工人榨取的剩餘價值，除出浪費了之外，從新在資本家手裏積蓄，擴張事業，改良生產，使他可以再用更多的工人。他們因此可以像帶甲騎士對付徒手敵人一樣，將

劣弱的競爭者殲滅。

這種不平等的鬭爭，在一切領域發展，婦人的勞働力，和最廉的童工價格相仿，在這種鬭爭中，有重大的關係。在這種狀態之下，少數的強大資本家及大多數每日非勤勞不能生活的工人間的界限，愈加明顯。同時因為這種發展，中流階級，愈陷於不安。

從來歸小製造家所支配的產業，近來逐漸為大資本所蠶食。資本家相互間的競爭，使他們不斷地尋找新的榨取領域。資本家像「要喫什麼東西的咆哮獅子」一樣。小資本家漸漸破產，除出在他方面另謀活動——這是非常困難的——外，祇有流落於工銀勞働的一法。過去用一切法律制度來防止手工業及中流階級衰亡的企圖，完全失敗。大資本併吞小資本的過程，以自然法的冷酷力量，在一切人類眼前很明白地進行。

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及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二十五年之間，德國社會構造，有了如何的變化，我們可以就下列統計，窺測大概。

從事於主要職業者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一九〇七) (一八八二年以來的增減)

農業

八三、六四九

八三、六九二

九八、三五七

(增加)

一六四、六七一 || 一九、九九

工業

六三、六四六

六三、三〇〇

二、二五六五四

(增加)

四八、五九七八 || 七五、九八

商業運輸

一、五七〇、三二八

二、三二八、五二一

三、四七、七六二

(增加)

一九〇、七三〇 || 二二、〇四

家業勞働

完九、七五八二

四三、四九一

四七、六九五

(增加)

七四、一三三 || 一八、六三

公務及自由職業

一〇、三二、一四七

一四、五九六一

一七、八五三〇

(增加)

七〇、七三三 || 六八、五六

無業

一、三五四、八六

二、四一、八〇八

三、四〇、四九三

(增加)

二〇、五、四九七 || 二五、四〇

計

一、八九六、四九四

二、三九一、三六三

三、〇、三三、四五

(增加)

一一、二四五、八五一 || 五三、九五

從業者及其家族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一九〇七) (一八八二年以來的增減)

農業

一九、三五、五五

一八、五〇、三〇七

一七、六八、二七六

(減少)

一、五四、二七九 || 一八、一八

工業

一、六五、八〇八

二〇、二五、三三

二六、三六、五七

(增加)

一〇、三、八四七 || 六四、二五

商業輸運	四、五三、〇八〇	五、九六、六八六	八、二七、八三九	(增加)	三、七四、七五九	八二·六九
家事	九、三八、二九四	八、八六、〇七	七、九、七四八	(減少)	一、四五、五八六	一五·五七
公務及 由職業	二、三三、九八二	二、八三、五〇四	三、四〇、七二六	(增加)	一、八四、四四四	五三·三三
無業	三、四六、三三二	三、三七、〇六九	五、七四、六三三	(增加)	二、九六、四八一	一三〇·三六
計	四、五三、三三三	五、七〇、二四四	六、一七、〇五九	(增加)	一、六四、三三六	三四·二七
外加婢僕	一、三三、九二四	一、三三、九二八	二、六四、七五五	(減少)	六〇、二九九	四·五三

以上數字，很明白地表示出過去二十五年間人口與職業的移動。農業人口減少，工商業人數增加。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六、五四八、一七一人，及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九、九五〇、二四五人的入口增加，幾乎完全為工商業及運輸業所吸收，以農業為本業的人數，雖則增加了一、六四六、七六一人，但這種增加比之總人口增加率，相差很遠，而且他們的家族數依然減少了一、五四四、二七九人（即八%）。

工業（包含建築業礦業）商業及運輸業，與農業有完全不同的狀態。這方面的從

業者及其家族數，非常增加。他們增加得比總人口增加率更快。從事工業的人數，比從事農業者多一、三七二、九九七人（即二五%）。工業家族數比農業多八、七〇五、三六一人（即四九%）。商業及運輸業的從業者及家族，也增加得很快。

因為這種結果，人口中的真實保守者，即舊制度主力的農民，漸次被工商運輸業所驅逐而凌駕。從事於自由職業者及家族人數，也有增加，但與這種事態，毫無影響。無職業者及其家族的增加，是因為以災害疾病衰老等保險金為生活者，賴慈善而生存者，學生，貧民病院瘋狂院監獄等處人類激增的結果。

此外，從事家庭勞働者人數稍減，僕婢人數顯著減少。這種事實，一半由於有雇僕人餘裕的家庭減少，一半由於不斷地要求獨立的無產婦人，漸次不願從事於這種勞役。

以農業為主業的人數，一八八二年占從業者總數的四三·三八%，一八九五年三六·一九%，一九〇七年減至三二·六九%。農業者總人數一八八二年占總人口的四二·五一%，一八九五年三五·七四%，一九〇七年減到了二八·六五%。反之，工業（包

含礦業建築) 從事者一八八二年三三·六九%，一八九五年三六·一四%，一九〇七年三七·二三%。將家族人口算入時，一八八二年三五·五一%，一八九五年三九·一二%，一九〇七年增加了四二·七五%。

從事於商業及運輸業的人數及其家族的百分比如下：

(不含家族時)

(家族在內)

一八八二年	八·二七	一〇·〇二
一八九五年	一〇·二一	一一·五二
一九〇七年	一一·五〇	一三·四一

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德國現在全人口的五六·一六%，(在查克生七四·五%) 爲工商業所占，二八·六五% (查克生祇一〇·〇七%) 爲農業所有。

二 貧困的增大及大工業的優勢

從事於職業的人口，在獨立勞動者，雇工，及工銀勞動者之間，如何分配，以及男女兩性在職業上有如何關係，都是極重要的問題。關於這幾點，下記表冊，是很好的參攷。

(獨立勞動者) (傭工) (工銀勞動者)

男	二〇、八六五	三、二八六	二、七四〇	六、〇七三	七、〇六六	八、二五四	三、六二九	五、五九九	三、三九六	四、六三三	三、〇二八	九、八三三
女	二、七六八	三、四八九	三、八三四	五、八八一	一、八〇七	一、六二四	二、二五二	一、六六〇	二、三六八	一、四一八	四、五四四	八、四一七
共	二、八〇三	二、五六八	二、五〇〇	九、七四四	六、六四四	九、六七三	九、八八二	五、八八二	五、六二九	五、六二九	五、六二九	一、八五〇

上以農業

男	一、六二二	六、六八一	五、四三二	一、四九九	八、三三三	九、六八七	二、五〇四	二、六三〇	七、一〇二	三、五五〇	一、〇二四	四、九六三	四、〇九九	七、〇三〇	四、三二七
女	五、七四七	八、五九二	四、七二九	二、三六九	九、三三四	六、三九六	五、四三三	九、九三三	一、五六二	六、六九八	一、五六一	六、六九八	一、五六一	六、六九八	一、五六一
共	三、〇二二	二、〇六一	一、七七一	二、二二二	九、九七六	二、六三三	七、四四五	六、六〇七	四、〇九六	三、三三三	五、九五七	一、八五三	二、二二二	一、八五三	二、二二二

以上工業

男 五五、九三六 六四、九四二 七六、五五一 一三八、三八七 二四、九九〇 四六、三三〇 五八、二八五 八三、〇四三 一、三五、四八二
 女 一五、五七二 二〇、二六六 二四、六四一 三、二六一 一一、九八七 七九、六八九 一四、四七七 三六、五〇五 六〇、五〇三
 共 七〇、五〇八 八四、五五七 一〇一、二九二 一四、五八八 三六、一〇七 五〇、五〇九 七二、七六二 一、〇一、〇四七 一九五、九五三

以上商業

男 四、一八三 四、九四〇 五、三九四 三、三八二 三、二九五 七、五八二 五、〇七二 一、三〇、八三九 七、七六三 八、五八八 九、〇七二 〇、九七一 三、六九四 二、六〇
 女 一〇〇、七二八 一〇六、九〇七 一〇五、二六五 一一、三一一 三、九四八 一五、九八八 二、五四二 四、六六六 三、七四五 四、五五五 四、一六二 九、六六一
 共 五、一八六 五、四七四 六、五九〇 三、二八三 〇、七二六 一、二九〇 七、二八二 一、〇七、五三四 一、二八、一六五 一、二七、八五六 一、三

以上三種合計

根據上表，獨立農業者之數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共計增加了二八〇、六九二人即一二·五%，但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減少了六七、七五一人故在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獨立農業者祇加了二一二、九四一人即九·二%。一方面，勞働者人數於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雖減少了二五、四〇二五人即四·三%，但

一八九五年以後，非常增加——增一、六五五、六七七人即二九·四%。對於這種增加，如詳細調查一下，就可知道是爲補助家族生計而勞働的女子增加的結果。（增加數男子一七〇、五三二人，女子一、八二〇、三九八人，共計一、九九〇、九三〇人。）僅就鄉村短工及奴僕觀察時，男子勞働者減少三八一、一九五人，女子勞働者增加四五、九四二人，所以結局農業勞働者共減三三五、二五三人。在農業方面，不僅獨立勞働者，連奴僕及短工人數也見減少。和前回調查表相比，從事農業者雖有增加，但不外是女子助力增加的結果。

工業方面，完全不同。二十五年之間，人口增加了三六·四八%，但獨立職業者却減少了一〇·六%，即二三四、〇二四人。單獨經營及雇用一兩個工人的小工業，完全消滅。工銀勞働者的人數，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增加一、八五九、四六八人，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增加了二、六三七、四一四人。僅就除出家族幫工者之外的本來勞働者計算也自一八九五年的五、八五九、七〇八人，增加到一九〇七年的七、四六〇、三三八人。從事工業者的總數之中，有四分之三（七五·一六%）是工銀勞働者。

在商業方面，有相反的傾向。獨立職業者之數，是與工業的被雇及勞動者之數同樣增加。婦人獨立營商者非常增加，她們大多數是以小本經濟謀生的寡婦，或者是爲幫助丈夫收入的妻。獨立經商者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增加了三一〇、五八四人即四四·三%。但雇員及工銀勞働者增加得更快。（增加三六四、三六一一人即二五八·八%），及一、二三二、二六三人即一六九·四%）據此，可以知道商業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有了偉大的發展。雇員比從前增加二倍，其中女子雇員，約增加六倍之多。

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在農工商三業，獨立經營者的總數，增加了五·七%，不及當時人口增加率三六·四六%甚遠。雇員人數增加三二五·四%，工銀勞働者增加三九·一%，這都是在表示大規模事業在各方面的盛大的發展。又在五、四九〇、二八八人的獨立者之中，大多數的生活狀態，完全是和無產者同樣。譬如在工業方面，二〇八六、三六〇八所工廠之中，九九四、七四三所，是單獨經營的小製造業，八七五、五一〇所，是雇用工人五人以下的小製造業。在商業上，一九〇七年七〇九、二三一一家店鋪之內，二

三二、七八〇家不用雇員而自己經營。其他還有門房侍者五、二四〇人，保險業中間人，及書籍行商的數千人。

此外，這三種職業全體，獨立者之數，與營業者之數不同，也是一個非注意不可的問題。譬如烟草工場，往往一商店有幾十處支店，或者一組合有多數店鋪之類。在這種時候，各支店當作別的營業計算，所以數字不合。工業的同業，也是如此。譬如一家機械廠，包含鑄工場木工場之類。所以上述數字，不能充分地指示資本的集中，與生活的標準。

但是，雖有此種缺點，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二日的營利事業最近調查，却可以很明瞭地指示出工商業上的大資本集中。這是表示着因經濟組織全體的工業化，生產手段全體，用迅速的步武，向少數的資產家集中。

單獨經營的獨立職業者，一八八二年還有一、八七七、八七二人，一八九五年而後漸漸減少，一八九五年一、七一四、三五一一人，一九〇七年祇剩一、四四六、二八六人，就是減少了四三一、五八六人即二二·九%。每次調查，都發見小營業者顯著減少。在一八八二年，

營業者占職業者總數的五九·一%。一八九五年四六·五%，一九〇七年祇占三七·三%。反之，大營業者日見增加，一八八年二二%，一八九五年二九·六%，至一九〇七年增到了三七·三%。營業的規模愈大，發展愈速。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從事小事業者一二·二%，中等事業者四八·五%，大事業者七五·七%。從事大規模事業者，在一八八二年的雇用人數，比獨立營業者更少，但到一九〇七年以五、三五〇、〇二五人，為最大的職業部類。下列七種職業中，大事業占有從業員人數一半以上，其百分率如下：

鑛山工業	九六·六%
機械工業	七〇·四%
化學工業	六九·八%
織物工業	六七·五%
製紙工業	五八·四%
陶磁工業	五二·五%

肥皂脂肪及石油

五二·三%

在一八九五年，大工業已經占有產業部門的多數，地位已經非常鞏固。（金屬加工，四七%，複寫業四三·八%，運輸業四一·六%，建築業四〇·五%）據此，不論什麼領域，都有利於大工業的發達。

事業集中——換句話，就是資本集中，在資本家的產業完全支配的地方，發展得最迅速。譬如就啤酒釀造業來說，除巴威略，威登堡，巴登，愛爾薩司，羅倫之外，在德國釀造稅納付地域的情況如下：

	(從事製造的釀造所)	(營利的釀造所)	(啤酒釀造額) (單位千立突)
一八七三年	一三、五六一	一〇、九二七	一九、六五五
一八八〇年	一一、五六四	一〇、三七四	二一、一三六
一八九〇年	八、九六九	八、〇五四	三三、二七九
一九〇〇年	六、九〇三	六、二八三	四四、七三四

一九〇五年	五、九九五	五、六〇二	四六、二六四
一九〇六年	五、七八五	五、四二三	四五、八六七
一九〇七年	五、五二八	五、二五一	四六、三五五

從事製造的釀造所數，一八七三年至一九〇七年減少了八〇三三處，即五九·三%。營利的釀造所減少了五、六七六處，即五一·九%，而啤酒生產額却增加了二六、七〇〇、〇〇〇立突，即一三五·七%。這就是小營業及中營業倒塌而大營業興隆的證據。一八七三年的平均釀造額一、四五〇立突，至一九〇七年增加到八、三八五立突。資本主義所支配的地方，無處不是如此。在奧國，一八七六年有釀造所二、二四八處，每年釀造啤酒一一、六七一、二七八立突，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減少到一、二八五處，而產量却增至一九、〇九八、五四〇立突。

德國的煤礦及德帝國礦山業全體，也有這種同樣的結果。第一，礦業數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間平均六二三處，一八八九年減至四〇六處，同時產額卻從三四、四八五、

四〇〇噸增加到六七、三四二、二〇〇噸。雇傭者平均數從一七、〇七四人，增至二三九、九五四人，下面的表冊，說明至一九〇七年止的煤炭及褐炭採掘業的集中過程。

	煤		褐		炭	
	(事業數)	(平均雇傭人數)	(事業數)	(平均雇傭人數)	(產額)	(單位千噸)
一九〇〇	三三八	四三、六九三	一〇九、二九〇·二	五六九	五〇、九二一	四〇、四九八·〇
一九〇五	三三二	四九、三〇八	一二二、二九八·六	五三三	五〇、九六九	五、二五二·一
一九〇六	三三三	五二、一〇八	一三七、二七·九	五三六	五八、六三七	五、六四九·六
一九〇七	三三三	五四、三三〇	一四三、二八五·七	五三五	六六、四六二	六、二五四·七

在煤礦事業，自七十年代以來，事業數減少了四九·八%，反之從業工人數，却增加了二一六·九%產額加了四二〇·六%。

對於礦山全體的數字如下：

(年代) (事業數) (平均雇傭人數) (產額) (單位千噸)

一八七一——七五	三、〇三四	二七七、八七八	五一、〇五六·〇
一八八七	二、一四六	三三七、六三四	八八、八七三·〇
一八八九	一、九六二	三六八、八九六	九九、四一四·〇
一九〇五	一、八六二	六六一、三一〇	二〇五、五九二·六
一九〇六	一、八六二	六八八、八五三	二二九、一四六·一
一九〇七	一、九五八	七三四、九〇三	二四二、六一五·二

事業數減少了三五·五%，而從業工人數，却增了一六四·四%產額却增了三七四·五%。雇主的人數雖則減少，富力則大為增加，一方面無產者人數，却急激地膨大。

在萊因河及衛思德法利亞等工業地方，一九〇七年雖尚有礦山一五六處，但生產額的半數以上，都為其中的三四處（二一·八%）所支配。在統計表上，雖報告着一五六處，實際上除少數例外，支配礦山的煤炭托辣斯，是僅僅七五人所組成。集中的過程逐漸進步，據一九〇八年二月的報告，煤炭托辣斯的生產額共七七、九〇〇、〇〇〇噸。（註

在一八七一年，有熔礦爐（冶金工場）三〇六處，使用工人二三、一九一人，產出鑄鐵一五六三、六八二噸。至一九〇七年，爐數三〇三，工人數四五、二〇一人，產額一二、八七五、二〇〇噸。一八七一年各爐平均產出鑄鐵五、一一〇噸，一九〇七年增至四二、四九一噸。根據一八九六年四月份所發表鋼及鐵的報告，德國祇有一處熔礦爐能於二十四時間之內產出鑄鐵八二〇噸，但至一九〇七年，於二十四時間之內能產出一、〇〇〇噸以上的熔礦爐，共有十二處之多。（註二）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甜菜製糖工場共三一處，精製甜菜二、二五〇、九一八噸。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工場數三六五處，製造量一三、四八二、七五〇噸。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每工場平均製造甜菜七、三三七噸，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增加至三六、九三九噸。這種機械的革命，影響不僅及於工業，商業及運輸業也是如此。下表表示德國海運業的發展：

(年次)

(帆船數)

(登記噸數)

(船員人數)

一八七一

四、三七二

九〇〇、三六一

三四、七三九

一九〇一

二、二七二

五二五、一四〇

一一、九二二

一九〇五

二、二九四

四九三、六四四

一一、九一四

一九〇八

二、三四五

四三三、七四九

一一、八〇〇

一九〇九

二、三六一

四一六、五一四

一一、八四四

比一八七一年減少數

二〇、一一一

四八三、八四七

二一、八九五

帆船隻數減少得很快，在現今存在的隻數中，登記噸數及船員數也非常減少。在一八七一年，各帆船平均登記噸數二〇五・九噸，平均船員七・九人，一九〇九年平均噸數一七六・四噸，船員五・四人。汽船的傾向，完全不同，如下表所示：

(年次)

(汽船數)

(登記噸數)

(船員人數)

一八七一

一四七

八一、九九四

四、七三六

一九〇一	一、三九〇	一、三四七、八七五	三六、八〇一
一九〇五	一、六五七	一、七七四、〇七二	四六、七四七
一九〇八	一、九二二	二、二五六、七八三	五七、九九五
一九〇九	一、九五三	二、三〇二、九一〇	五八、四五一
比一八七一年的增加	一、八〇六	二、二二一、〇〇六	五三、七一五

汽船隻數，不僅非常增加，噸數也顯著地增重。但和這種增加率相比，船員人數，却反而減少。一八七一年汽船平均噸數五五八噸，船員三二·一人，一九〇九年平均噸數增至一二三〇噸，船員減至二九人。

發動機的應用，急激地增加，也是表示現代經濟組織的有特色的發展。據費巴痕的調查，關稅同盟地方的工業界，於一八六一年使用馬力數九九、七六一。（註三）一八七五年，德國各地，雇用五人以上的工場二五、一五二所，使用馬力數一、〇五五、七五〇，一八九五年增加到六〇、一七六所即一八七七年度的三倍，用二、九三三、五二六馬力。鐵道電車

汽船等的動力數，不在以上數字之內。

普魯士使用的動力量如下（單位一馬力）

（年度）

（定着蒸汽機關）

（移動汽罐及牽引機關）

一八七九

八八八、〇〇〇

四七、〇〇〇

一八九六

一、五三四、九〇〇

一五九、四〇〇

一九〇〇

三、四六一、七〇〇

二二九、六〇〇

一九〇五

四、六八四、九〇〇

三一五、二〇〇

一九〇六

四、九九五、七〇〇

三三四、四〇〇

一九〇七

五、一九〇、四〇〇

三六三、二〇〇

所以一九〇七年普魯士所使用的馬力，是一八七九年的六倍。一八九五年的調查以來，工業有了如何的進步，我們僅看定着蒸汽機關數的增加（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增加三五%），便可明白。在這個期間內的生產力，也增加了一〇五%。一八九八

年，發電用蒸汽機關數三、三〇五，總馬力二五八、七二六。一九〇七年蒸汽機關數增加至六、一九一，使用馬力九五四、九四五。（即汽機增加八七%，馬力增加二六九%）（註四）

下面數字，表示各主要工業所用蒸汽動力的增加。（單位一馬力）（註五）

	一八七九年	一八九七年	一九〇七年
礦業及冶金	五一六、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	二、二八四、〇〇〇
石工及耐火磚	二九、〇〇〇	一三二、〇〇〇	二五五、〇〇〇
金屬加工	二二三、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	一一三、〇〇〇
機械	二二〇、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二二九、〇〇〇
紡織	八八、〇〇〇	二四三、〇〇〇	三二三、〇〇〇

關於生產及資本的集中，已經有了如此的發展，但至今還有人想否定這種明顯的事實。在一九〇七年八月考本哈根（Kopenhagen）開會的國際統計學會第十一次大會席上，法國經濟學者甘育氏，根據杜撰的統計，想要否定這種事實，並且提出了從統計

中排除「集中」字樣的勸議，會中有人和他辯駁，加爾畢夏氏主張如下：「工場數的絕對的增加，是與集中同時出現的現象。但當調查各工場時，重複算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往將有一百家委託營業的銀行，數為一百零一，或者將有五十家酒店的釀造所數為五十一處。因為此等統計的結果，對於要探求的現象，往往全無所得。從來調查的結果，祇有農業似乎沒有集中的現象。礦業商業運輸建築保險等項，集中現象，都極明顯。在工業上，因為有進步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有工業生產的增進，故對於集中過程，不容易認識。這種難於認識，有四種原因：第一因為從前的家庭職業，都變為工場工業，第二因為工業生產物代替了自然生產物，（鐵代替了木材，人造染料代替了靛青茜草之類。）第三因為新發明增加（例如汽車），第四因為輸出便利。有以上種種原因，同業數並不減少，（或竟反見增加）而大規模的集中依然進行，在大工業能夠製造同樣而便利的商品的地方，獨立的小工業，沒有一處能避免破滅的運命的。所以資本家的生產形式，是最重要的經濟領域中，急速進步。反對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正常事項，決不是聰明的事業，他們所

主張的關於集中增進的事業，是毫無可感之點。」（註六）

在德國工業界如此，世界一切工業國都是同樣。一切文明國，都在努力想變成工業國家。他們不僅生產自己國民所需要的貨物，同時並製造輸出用的物品。因此，人們不僅議論國內經濟，也注意世界經濟。世界市場調節一切工業品農業品的價值，支配各國民的社會狀態。關於世界市場，占有最重要的產業同地位者，是北美合衆國。今後世界市場關係及招致資本主義社會的革新的原動力，必定在此國發生。最近三十年間，調查所得結果如下：

工業投資額

一八八〇年	二、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美金）
一八九〇年	六、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圓
一九〇〇年	九、八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圓

工業價格

一八八〇年	五、三六九、〇〇〇、〇〇〇圓
一八九〇年	九、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圓
一九〇〇年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美國是世界最主要的工業國，農工業生產物的輸出，年有增加。因此種發展而必然地產生的巨大資本集中，自然要向國外尋求投資機會，對歐洲工商業，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爲此種發展之基礎的原動力，已經不是個個的資本家，而是資本家聯合與同業家同盟。凡此種活動力所向，即最強大的個人資本，也非被壓服不可。大資本尙被壓迫，中小同業家對於這種發展，還有什麼用處？

(註1) Otto Hue,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s über die Montanindustrie, "Neue Zeit,"

27. Jahrgang, 1. Band, S. 665.

(註1) Otto. Hue, a. a. O., S. 666.

(註四) A. Hesse, *Gewerbestatistik*, S. 168. Jena 1909.

(註四) A. Hesse, a. a. O., S. 163. bis 164.

(註五) Professor Dr. S. Reyer, *Kraft, Ökonomische, technische und kulturgeschichtliche*

Studien über die Machtentfaltung der Staaten. S. 348. Leipzig 1908.

(註六) *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17. Band, S. 183 bis 184.

Kopenhagen 1908.

三 富的集中

因為產業的集中，及生產力的增加，被雇工人相對的減少，故一國的富力，漸次的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這是一種經濟的法則，我們僅看諸文明國所得的分配，便可以知道。

德國諸聯邦中，以查克生為最古，保有比較的優良的所得稅統計。現行法於一八七九年起實行。因為最初數年間的平均稅額過低，所以以近年統計立論，較為適當。一八八

〇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查克生增加人口五一%，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四年之間，納稅者人數增加一六〇%，納稅額增加二三%。至一八九〇年代初期止，每年所得三百馬克以下者，可以免納課稅，此後由三百馬克改爲四百。一八八二年，免稅者數七五、六九七人，即納稅者的六·六一%，一九〇四年增至二〇五、六六七人，即一一·〇三%。在查克生王國，妻子及十六歲以下的家族員收入，是歸入家長收入之內計算的，這一層非注意不可。一八二八年年收四百馬克乃至八百馬克的納稅者，占總納稅者的四八%。一九〇四年，由四八%減至四三·八一%，他們的一部分，由四百至八百馬克的收入，增加到更多的收入了。這個階級的納稅者平均所得是四百二十一乃至五百八十二馬克，即三六%，還不到平均六百馬克。收入八百乃至一千二百五十馬克的納稅者，在一八八二年占納稅者的一二%，一九〇四年增加到二四·三八%。但收入一千二百五十乃至三千三百馬克的納稅者，在一八八二年占二〇%，一九〇四年減到了一六·七四%。在一八六三年拉塞爾計算普國每年收入三千馬克以上者，不過總數的四%。此後，地租租稅生活費增

加，如我們想到對於生活的諸要求增加時，便可以知道一般民衆的地位，相對的毫沒改善。在一九〇四年，收入三千四百乃至一萬馬克的納稅者祇三·二四%，一萬以上的所得者，連一%都不够。一萬二千乃至二萬馬克的所得者，爲納稅者總數的〇·八〇%，有一萬二千馬克以上的收入者，計一八八二年四一二四人，一九〇四年增加至一一七七一人，即一八八%，最高所得，一八八二年是二百五十七萬馬克，但一九〇六年便增到了五百九十萬六千馬克。以上數字，表示出以下的事實：即下級的所得，雖有幾分增加，但多數因爲生活費增高，故加與不加相同；中流階級生活毫無改善；而富者人數及所得最高額，却大有增加。因此，階級的劃分，更見明顯。

阿特而夫華納教授 (Adolf Wagner) 研究一八九二年至一九〇二年間的普國所得分佈狀態，得了以下的確證。他將普國人口的所得，分爲上中下三級，即下級的集團（最低至四百二十馬克，次四百二十乃至九百馬克，最高九百乃至二千一百馬克），中級的集團（最低二千一百乃至三千馬克，次三千乃至六千馬克，最高六千乃至九千五

百馬克) 及上級的集團(最低九千五百乃至三萬五百馬克, 次三萬五百至十萬馬克, 最高十萬以上) 三種。全所得額差不多在這三個集團中平等分配。占有納稅者三·五%的上級的集團, 有財產總所得額的三二·一%; 占有納稅者七〇·六六% (包含免稅者在內) 的下級的集團, 有財產總所得額三二·九%; 占有納稅者二五·八三% 的集團, 有財產總所得額的三四·九%。僅就有納稅義務的所得來看, 有九百至三千馬克的納稅者, (一八九二年占納稅稅者總數的八六·九九%, 一九〇二年八八·〇四%), 有納稅義務的二分之一以上。(即一八九二年五一·〇五%, 一九〇二年五二·一%) 在一八九二年占納稅者總數一三%, 一九〇二年占有一二% 的三千馬克以上的收入, 在一八九二年占納稅義務總數的四九·%, 一九〇二年占四八%。普國全國的小額納稅者的平均所得, 是一八九二年一千三百七十四馬克, 一九〇二年一千三百四十八馬克 (即減少了一·八九%)。反之, 多額納稅的平均所得, 從一八九二年的八千八百一十一馬克增加到一九〇二年的九一一八馬克 (即增加了三·四八%)。上級的

集團的納稅者，於一八九二年僅占納稅者總數的〇·五%，一九〇二年僅占〇·六三%，但他們的收入却占有一八九二年總收入的一五·九五%，及一九〇二年的一八·三七%。增加率以「中的集團」的最低及中間為最少，「下的集團」的最高稍多，「中的集團」的最高及「上的集團」，却不斷地生長進步。「上的集團」所得愈多，富力愈大，人數也愈見增加。換句話說，收入的集中，不僅起於富裕的個人之間，雖則同時人數也非常擴大，但在相對的及絕對的少數最高階級之間，也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表示出近代經濟發展，收入增加，因各經濟社會階級的人員增多，故對於國民全體，不無裨益。但分配非常不勻，於富者非常有利，最下級較好，中間階級，最為不利。故社會階級間的差異，因以收入多少為基礎而愈見增大。」^(註一)

據一九〇八年的普國調查，有九、五〇〇馬克以上收入的納稅者共一〇四、九九四人，他們的總收入額三、一二三、二七三、〇〇〇馬克。其中有一〇〇〇〇馬克以上的收入者三、七九六人，他們的總收入九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有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

上的收入者七七人。有九、五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的收入者一〇四、九〇四人（卽一·七八%）。其收入總數恰好和有九〇〇〇乃至一、三五〇馬克的收入者三、一〇九、五四〇人（卽五二·九%）的收入總額相同。

在奧國，有納稅義務的純所得額的約二四%，屬於每年收入四、〇〇〇乃至一二、〇〇〇庫洛納的收入者（占納稅者人數一二%乃至一三%）。假使這些收入者和收入一二、〇〇〇庫洛納的人數合併，這個集團占有納稅者人數的九七%，及全所得額的七四%。剩下的三%的納稅者，非完納課稅所得額的二六%不可。（註二）奧國的免稅所得額限度，比普魯稍高（一、二〇〇庫洛納卽一、〇一四馬克）。在一九〇四年，收入一、二〇〇乃至四、〇〇〇庫洛納的少額納稅者，占全納稅者的八四·三%。收入二〇〇、〇〇〇庫洛納以上的富人人數，一八九八年二五五人，一九〇四年三〇七人。卽納稅者總數的〇·〇三二%。

據莫南（Chioza Money）氏調查，在英帝國及愛爾蘭，全國民收入的一半，（四一

五、〇〇〇美金）爲占有人口九分之一的人們所有。

莫南將人口分爲三級，收入七〇〇鎊以上者爲富人階級，一六〇鎊至七〇〇鎊者爲中產階級，一六〇鎊以下者，爲窮人階級。

	(人數)	(包含家族)	(純收入額)
富者階級	二五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五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鎊
中產階級	七五〇、〇〇〇	三、七五〇、〇〇〇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窮人階級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共 計		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據此，可知全國民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爲人口三十分之一以下的人們所占。蒲斯的倫敦調查，及隆志里的紐約調查，證明了全住民的十分之三在極貧與過勞之中生活。

(註三)

在法國，羅伐斯(H. Lavasseur)根據遺產相續的統計，編成了下記的比較：「全

國民富力的五分之一，爲有十萬法郎以下的財產的人們所有（九八%），富力的三分之一，爲全人口的一·七%的少數者所有，其他的四分之一，爲極少數的（〇·一二%）人們所占。（註四）

我們可以知道，無產民衆，如何的衆多，及有產者的人數，如何的稀少。

「不平等的增進，是不能否定的事實。」——許莫拉（G. Schmoller）如此說。——「雖則在各國之間，稍有不同，但中歐的富力分配，從一三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愈見不平，却是確定的事實。最近的發展，和階級對立增進同時，收入及財產的分配不平，愈加顯著。」（註五）

起於一切文明國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集中過程，因爲無政府的生產方法，不能阻止托辣斯的成立，故必然的造成了生產過多及消路困難的現象。於此，我們非研究事業凋落的問題不可。

- (註1) Adolf Wagner, Zur Methode der Statistik des Volkseinkommens und Volkseinkommens und Weitere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Verteilung des Volkseinkommens in Preussen auf Grund der neuen Einkommenstatistik 1902 bis 1902. 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Landesamtes' 1904
- (註2) F. Lelter, Die Verteilung des Einkommens in Österreich, S. 123, Leipzig 1903.
- (註3) L. G. Chiozza Money, Riches and Poverty, S. 41. bis 43. London 1908.
- (註4) E. Levasseur, a. a. O., S. 617
- (註5) G. Schmoller, 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2. Band, S. 454, 463.

第十八章 恐慌與競爭

一 恐慌的原因及結果

恐慌的原因是起於對於商品的真的需要沒有可以預測的標準。在有產階級社會，沒有能力能夠調節生產全體。第一是因為商品消費者，散居廣大的地域，決定消費量的消費者購買力，受了生產者所不能左右的各種原因的影響。不僅如此，各生產者之間，對其他生產力不明的同業，非競爭不可，於是各人用一切手段去對付競爭，在減價廣告，長期間賒賬之外，顧客訪問及謗毀同業等一切方法，無所不用。謗毀同業的手段，在恐慌時代，用得更多。所以生產全體，由個人主觀推測。一切生產者為着自己的生存，非賣出一定

量的商品不可。但實際上他們却必然的希望賣出更多的貨品。因為他們以為賣出多量商品，不僅可以增加他們的收入，並且可以決定對競爭者的勝利。在起初的短期間，銷路一定確實或者甚至增加。因此更誘起了企業者擴充生產的心理。但是，這種引誘，不限於一個企業家，而普遍地及於全體，所以生產量增加到需要量以上。在市場上突然發覺了供過於求的現象，於是銷路停止，物價低落，生產限制。一部類的生產限制，立刻影響到裁減工人，減低工銀，因之更限制了工人方面的消費能力。這種必然的結果，更使其他部類的生產品銷路停止。以工人為主要顧客的一切小工業，零賣商，飲食店，麵包工，肉店之類，失却了他們的銷路，而陷於貧困。

一九〇二年一月末，伯林產業組合所製作的失業者統計，可以表示出恐慌的結果。在伯林及近郊諸鎮，有七〇、〇〇〇人以上的完全失業，及六〇、〇〇〇人的部分失業者。一九〇九年，伯林產業組合，再行失業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失業者總數一〇六、七二二人。（男九二、六五五人，女一四、六〇七人。）（註二）在英國，一九〇八年九月有失業工人七

五〇〇〇〇人。這些失業者，都是熱心地希望做工而在世界上找不到工做的人們。他們的悲慘的社會關係大抵很容易想像吧！

因為一種工業供給他種工業的原料，或者一種工業附屬於他種，所以一種工業的不幸，必然的影響及於其他，而使不幸的範圍擴大。從前預期銷路旺盛而締結的契約債務，至此不能履行，因之恐慌局而愈趨嚴重。堆積着的商品器具機械，都變為毫無價值。有時候，將堆積的貨物，非常廉價的賣出，於是使保有此種貨物的他人破產。

在恐慌時代，生產方法為着對抗競爭，所以仍舊不斷的改良，終至更造成了新的恐慌。這種恐慌狀況經過幾年之後，因為生產品廉價，生產限制及小製造者破產，而市面逐漸恢復，需要從新增大。於是生產迅速地增加，最初雖則慎重徐行，但因市況活潑而速度增大。人們都打算賺轉從前的損失，並希望在第二恐慌未來之前努力擄蓄。這種衝動，在一切企業家心裏活躍，所以為着勝過他人，銳意改良生產方法。如此，新的破滅促進得更快，結果也愈為慘酷。這種交互的現象，引起我們在恐慌中體驗過的可驚狀態。不僅個人

與個人，即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因為生產競爭增大，而恐慌頻起。爭奪顧客及市場的競爭，愈加劇烈，結果必定有莫大的損失。在這種期間，一方生產品和山一般堆着，他方要購買而沒有購買力的人們，却在飢餓與貧困中掙扎！

一九〇一年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可得證明以上的事實，在市況蕭條的幾年間——其間資本主義也在逐漸發展——之後，因為海陸軍的要求及軍備擴充，市況逐漸改善。在這個期間新的工業計畫非常發達，其他產業也極度的利用技術，提高生產。從個人資本家轉移到資本家團體的企業，也非常增加。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共有幾千萬馬克的資本。一切國家的資本家，都在組織國家的及國際的結合，托辣斯的成立，很像雨後的春筍。他們為着避去生產過剩及價格低減，根據正確的統計，決定貨價，調節生產。如此，全生產部類，都成為製造者有利而工人及消費者不利的獨占局面。有許多人相信由此種手段，資本家可以支配一切市場，但是實際並不如此。資本家的生產法則，比之認為可以掌握調節的最狡猾的制度的代表者們，更為強大。恐慌依舊要求，一切聰明的打算，

挽回不了資本主義社會倒塌的過程。

但是資本主義祇要本質不變，同樣的方法依然進行。資本主義所規定的方法，顛覆了資產經濟的一切法則，在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始終的自由競爭中，當然非使最優的企業家站在前面不可，但實際上在前面的却都是些毫無良心而最狡猾的人們。還有，股份公司的組織，排除一切個性，托辣斯更不必說。在托辣斯之下，不僅每個製造業者不是獨立的人格，即使是股份公司，也不過是被認為以掠奪公眾為目的的資本家評議會所操縱的鎖練鐵環之一。極少數的獨占者，做了社會的主人，貨品的價格，工人的工銀，及生活條件，都非由他們的少數人決定不可。

驅使資本主義社會而使之急速地發達到絕頂的經濟革命，因新的重要事件，不絕地急激進化。在歐洲國內國外市場，每年和急進地發展着的美國相競爭，全世界經濟狀態，愈瀕危險。新的敵人，更在東方發現。

資本家不斷地尋求新的市場，就是不斷地尋覓可以賣出貨品而誘致新的需要的

地盤。最近數十年來，各國爭奪殖民地的熱心，便是這種事實的表現。德國雖則占領了廣大的地域，但這種地方的住民，實在過分的原始，故對於歐洲產品，並不十分需要。這種努力的^其他一面，是將資本主義的文化，極力傳遞到已經達到高級文化而從來拒絕外國文化闖入的民族之間。——例如印度人、日本人，尤其是中國人。這些民族，占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假使一經刺激，我們便能發達自己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而使先進國家發生危險（例如日俄之戰）。上述印日華三國民族的能力，是毫無懷疑的餘地，但他們欲望較少——這是天氣的關係——及富有在不得已時應順新關係的雅量。因此，包含北美合衆國的舊世界，遭過了一個新的敵手。

各競爭國家——第一是美國、英國、德國——互相希望打勝別國，用一切手段，圖謀掌握世界的霸權。爲着世界市場支配權的鬭爭，開始了一切政治上國際上的干涉，爲着使干涉有效，擴充了空前未有的海軍軍備，由此，更引起了政治的大破綻的危機。

和經濟競爭同樣，政治競爭的範圍，也日見擴大。在國際上發見了諸種的矛盾，在資

本主義發達了的國家，都喚起了同樣的現象和爭鬪。所以招致這種難醫狀態的原因，不僅在生產形式，也在生產物分配的方法。

(註) Die Arbeitslosigkeit und die Arbeitslosenverhältnisse im Winter 1908/09, Berlin 1909, Verlag Buchhandlung Vorwärts.

二 中間職業及生活費的暴騰

在人類社會，一切的個人，都是用千百的絲線互相維繫着。民族的文化程度愈高，這種絲線也愈複雜。一有紛亂，一切的人類，都會感到。生產上的紛亂，影響於分配及消費，分配消費的紛亂，也會影響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的顯著特色，是生產手段集中於愈形膨脹的大規模工場。分配方面，反對的特徵非常顯著，因競爭的結果，從獨立生產者階級驅逐出來的人們，十中八九，都爲着維持生活，想在生產者及消費者之間，做中間經手人的職

業(註一)

商人，另賣商，行商，周旋業，買辦業，代理商，及旅館主等中間職業的增加，是這種理由的結果。中間職業（其中尤以獨立營業的婦人最受虐待）的多數，都是生活不安，保全不易。其中多數，爲着維持生存，非預備人類相互間最卑劣的手段不可。廣告——尤其是關於滿足奢侈慾的一切廣告，非常的流行，便是這種緣故。

在近代社會，我們不能否定享樂人生的慾望，非常顯著。從高的視點看來，這實在是，很可歡喜的現象。人類漸漸地理解了要做「人」一般的人，非有與人類相當的生活不可，於是他們要以和享樂生活的觀念相合致的形式，來求目的的實現。在誇示富有之點，現代比從前更帶貴族的色彩，最富與最貧的間隔，愈加分離，但在思想法律之點，則民主的色彩愈濃。(註二)民衆要求有更大的平等，但因爲他們沒有智識去認識獲得其真正平等的手段，所以想在仿效富人的奢侈享樂這一點，尋求平等。雖則有種種刺激物可得滿足這種欲望，但所得結果，却是有害的居多。本來很正常的努力，在這種時候，往往走入邪路

甚至陷於犯罪。社會對於這種事態，祇知道用自定的法律來處置，而不知加以改革。

因為中間職業的增加，產生了許多的罪惡。雖則從事於此等職業的人們，很劇烈地勞働，但他們的大部分却構成了一種寄生的階級。他們是非生產的，和雇主階級相同，因他人勞力的生產物而生活。生活費的騰貴，是中間職業增加的必然結果。食物價格，非常增高，有時候增加到製品原價的二倍以上。（註三）但是商品的過分漲價，不是得策，有些時候竟至不能如願（因為消費要受限制）於是他們使用人工的方法，減少或惡化貨品的質量。有些竟在食料品中摻混雜物及私用不正度量衡器。化學家休伐利氏調查各種食料品時，查出摻混雜物的咖啡三十二種，葡萄酒三十種，朱古力二十八種，麥粉二十四種，威士格酒二十三種，麪包二十種，牛乳十九種，牛酪十種，橄欖油九種，及砂糖六種之多。一定量裝封的貨品，在販賣時有很大的黑幕。一克的物品，往往祇給九百或九百五十克。對於這種不正買賣，受害最大者是工人及其他收入最少的人們。因為他們交易時非掛賬不可，所以即使明明知道欺詐，也不能舉發。在燒焙麪包的工場，也往往欺蒙顧客。欺

詐與詭計，是現今社會狀態必然的產物。國家的某種制度，——例如高率的間接國稅——是庇護欺詐的辦法。政府取締不良食料品的法律，毫無效果。生存競爭，使狡猾者愈用欺詐手段，澈底的嚴重取締，不能實現。爲着偵探一切不正手段，非有大規模的組織不可，而這種嚴重取締，又將使合法的營業發生影響，故根本肅清，毫無辦法。

在這種時候，民衆們爲除去最痛苦的弊害，開始採用消費合作的制度。在德國，因爲陸軍軍人及官吏創辦消費合作，甚至使許多營業倒閉。最近十年間，工人的消費合作，有了可驚的發達。漢堡，拉不即許，特來司登，白來斯拉夫，納那等處，都有模範的消費社成立了。全德消費合作社的每年賣出額，已經有幾千萬馬克之多。近來漢堡的工人消費合作社，開設了中央購貨所。一切物品，從此處大批的賣入，再以最低的價格，卸給其他合作社另賣。這種組織，可以使中間職業化爲無用，這是消費合作最大的利益。但對於參加合作者的物質上利益，並不很多，因此稱合作而減輕的痛苦，也不足以根本地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態。但是，消費合作的設立，使大衆認知了中間職業的無用，這是一種特徵。社會上結果

要成爲除出運輸貨物的人們之外，沒有一個中間者而將生產品供給消費者——就是不要商業的狀態。食料品共同購買實行之後，第二步論理的階段，便是大規模的共同調理，因此，勞力，地皮，物質及其他費用，將更爲節省。

(註一)「舊手工業的衰退，不是小販非常增加的唯一原因。一國的工業化及商業化的增進，雖是要向大專業前進的傾向，却常常先爲小工業提供地盤。同樣，創始新工業部門的新發明，也是給此等製品的販賣開新的小營業的原因。然而最首先的，是小販多數的增加。——傑突米斯頓商業及產業評議會對薩克森政府表明的意見所說，——小商業是沒法謀生的無數人們的大水池。」Paul Lange, *Detailhandel und Mittelstandspolitik*, "Neue Zeit," 25. Jahrgang, 2. Band, S. 695.

(註二)華納教授最初改作經濟學教本時，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社會的鬭爭，是經濟發展和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自由平等思想間的意識的矛盾。」

(註三)薩克司博士在他著作丘林根的家庭工業之內說，一八六九年生產石筆二億四千四百五十萬枝，工人得工銀十二萬乃至二十萬哥盾，但這種石筆的賣價是一百二十萬哥盾，即至少也是增加了從生產者

買去時的六倍。一八八八年夏，鱈魚（cod）五百磅五馬克賣給最初的商人，此後，他再以十五馬克賣給另賣商，另賣商更以一百二十五馬克賣給大眾，還有許多食料品，因為價格與運費不相當，而任其腐敗。例如鱈魚在漁汛好的年成，往往將他作為肥料，而需要這種魚的，却求之不得。一八九二年加利福尼亞馬鈴薯豐作，也有同樣的現象，一九〇一年糖價暴落，有一家商業新聞主張將積貨擲諸大海，以提高市價。又費利在商家作學徒時，接受了為着提高米價將米穀船擊沉的命令，因此使他懷抱了社會主義學說，這比周知的事實。他自己對自己說：「運用這種野蠻而不合法的手段的社會，一定是立脚於虛偽之上的。」於是他便做了一個社會主義者。

第十九章 農業革命

一 海外競爭與田園荒廢

現代工商業的經濟革命，在農業也有了很深刻的影響。工商業的恐慌，也波及農村。幾十萬的農民家族，一時的或永久的被雇於各種工業，而這種改變狀態，不時的擴大。這種事態的理由是第一多數小農自身及家族，在自己農場，沒有勞働的工作，第二大農們知道了將他們生產物的重要部分立刻在農場變為工業的貨品，較為有利。譬如用馬鈴薯及穀類製造酒類，用甜菜製造糖之類，可以節省許多運輸原料的費用。此外，他們更能保持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的聯絡，及更有利地利用近地的勞力。在農村地方，工銀比鄰

會便宜，工人也樂於應募。房屋地價租稅，都可節省，因為農村的大地主，一方是立法者，他方是施行者的緣故。他們在自己勢力之下，選出多數的代表者，藉以支配行政警務。鄉間工場數年有增加，皆由於此。農工兩業，愈加密切的結合，大農場的所有主，因此得了很大的利益。

德國大地主的資本主義發展，也造成了和英美同樣的狀態。我們已經不得再看到數十年前還存在的理想農村狀態。近代文明，侵入了窮鄉僻壤，尤其是軍國主義，給以一種和本意相反的影響。常備軍增加，使農村感到極大的困難。常備軍的兵士大部分，是從農村選出。而且農村子弟及農村雇人等，在道德狀態不很良好的都市或兵營裏住了兩三年之後歸來，非有新的文化與設備不能夠使他們滿足，於是要在他們的故鄉，尋求滿足。使這種要求滿足的第一條件，便是較高的工銀。從前的知足及謙遜，已經在都會的霧氣中消滅。有許多甚至於決定離開農村。軍事當局雖則要努力使他們復歸，但至今還不能如願。運輸交通的改善，也可以使鄉間的生活標準提高。農村與都會聯絡，使農民們

知道完全新奇誘惑的世界。他們受了從來所不知道的思想的影響，知道了對文明的慾望。結果，他們感知了自身地位的不滿，國家及各自治體對於農民所課的負擔愈重，他們的叛逆反抗的心理，也愈加高漲。

歐洲農業，尤其是德國的農業，從一八七〇年以後，有了新的發展。從前各國的農產物，都仰給於本國或隣國——例如法德兩國——但此後便發生了新的狀態。因為運輸方法改良——如航海進步及北美鐵道敷設——食料品從美國運到歐洲，因之穀類市價受了影響。如此，祇要生產條件全體不變，中歐及西歐的主重要穀類耕作，便會永遠發生不利的影響。國際的穀類生產地域，非常擴大，除出努力輸出穀類的俄國及羅馬尼亞之外，亞爾然丁，澳洲，印度，加拿大的農產物，也逐漸在市場出現。

因為上述的理由，小農及農村勞働者，開始離開鄉土。他們或者移往海外，或者移動到工業都市，因之農村間的勞働力驟然減少。尤其是在東歐地方，因為古代家長制度尚存，農場待遇短工下僕，和對待奴隸一樣，所以壯丁離開農村，更為利害。這種人口移動，在

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五年的人口調查中，可以知道，即在這個期間之內，普魯諸州減少了四、〇四九、二〇〇人，巴威路，威登堡，巴登，阿爾薩司洛倫等處減少了二、〇二六、五〇〇人，而移住柏林的增加了一、〇〇〇、〇〇〇，移住漢堡的四〇二、〇〇〇，查克，王國三二六、二〇〇，萊茵地方三四三、〇〇〇，威司德法利亞二四六、一〇〇人。（註一）

（註一） Vierjahreshöhe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1908. I. S. 423.

二 農民與大地主

以上所述一切變化的結果農業發生了資本缺乏的困難。於是大地主買收中農小農，作為自己的產業，發生了和從來發達傾向相反的狀態。但是這種壓迫，却招致了使農業企業家漸次改良拙劣特性的結果。帝國政府及各聯邦政府，都開始運用保護政策關稅政策及各種改良事業，以救濟農村。到最近，因近代技術發達的結果，農村從新興盛，大

地主中地主得到成功，耕地價格日見高漲，便是這種現象的明證。

要使農業在資本主義社會發達，當然非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不可。和工業同樣，用機械及改良的技術代替人工，是必要的事。我們一看以下的事實，便可以知道這種方法，已在實行。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在德國使用的蒸汽運轉的耕地機，從八三六架增加到一、六九六架，蒸汽運轉打穗機自七五、六九〇架增加到二五九、三六四架。若和農業機械可使用的預定額相比，以上的數字當然是很少。農業資本缺乏及個人耕地過少，也是使農用機械不能普及的原因。要真的利用機械，非有同一種類的作物及廣大的地域不可。小農中農太多及農場作物不一致，是使機械應用不能擴大的原因。下記表冊，是德國全國農場的分佈狀態。(註一)

在一九〇七年，五、七三六、〇八二處農場中，五海克它（德畝）以下的農場四、三八四、七八六處（即七六·八%）。五海克它的土地，除出土地不特別豐腴或經營園藝之外，所有者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五海克它以下農場中，有二、七三一、〇五五處，是一海克它

或以下的農戶。

(農場數)

(增 減)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七年)

二海克它以下

三〇六、一八三

三三六、三六七

(增) 七、四五三

(增) 二四、三四三

二至五海克它

九八、四〇七

一〇一、六三八

一〇〇、二七七

(增) 三、四九二

(減) 一〇、四一

五至二十海克它

九六、六〇五

九九、八〇四

一〇六、五三九

(增) 七、二九九

(增) 六、七三五

二十至一百海克它

二八、五二〇

二八、七六七

二六、二九二

(增) 二、五七

(減) 一、五七六

一百海克它以上

二四、九九一

二五、〇六一

二五、五六六

(增) 七〇

(減) 一、四九五

總計

五、二千、三四四

五、五八、三三七

五、七三、〇八二

(增) 二八、九七三

(增) 一、七、七六五

(農耕地) (單位一海克它)

(增 減)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七年)

二海克它以下

一、八五、九三八

一、八〇、八四四

一、七三、三三七

(減) 一、七、四九四

(減) 七、七二七

二至五 克它	三、二九〇、〇三三	三、八五九、八四四	三、三〇四、八七二	(增)	九、五七八一	(增)	一、八八八八
五至二十 克它	九、二五六、三九八	九、七二二、八七五	一〇、四二二、五六五	(增)	五、八四七七	(增)	六、九六九、六九〇
二十至一 百海克它	九、九〇八、一七〇	九、八六九、八三七	九、三三三、〇六六	(減)	三、八三三三	(減)	五、四七七三一
一百海克 它以上	七、七六六、三六三	七、八三三、八〇一	七、〇五〇、〇三三	(增)	四、五三六	(減)	七、七六七八
總計	三、一八六、九七二	三、三五一、七九二	三、一八四、八七三	(增)	六、四九、六六九	(減)	六、八三〇、六八

在五海克它以上的農場中，也有許多因為土地氣候位置的不利，而且沒有適當的運輸方法，所以即使加以長期間的勞役，也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農民中的十分之九，都是沒有充分的資本及智識。小農們都將生產物賣給中間職業者，所以更難得公平的價值。有些中間人，於一定時節到農村去收買生產物，再一方面賣給其他中間人，故所得利潤，多歸中間職業者所有。在他方面，中間人從小農採集生產品，比從大地主處整批購買為煩瑣，所以小農的生產品，往往比大地主的賣得賤，當生產物品質不好時，這種以不正當廉價收買之風更甚。還有，農民及佃戶因為生活窮困，所以他們的生產品，往往等不

到價格達到最高額時，就廉價賣出。他們非償還地租、租稅利息不可，非償還借債不可，更非償還對商人雇工等的定期負債不可，所以即使時機不利，也非廉價賣出不可。

小農及佃戶，死了一二匹家畜，便是非常的不幸。小農家的女兒出嫁，往往使做父母的負債，而喪失他們的廉價的勞働力。兒子結婚的時候，又非給以土地或金錢不可。小農佃戶，對於必要的土地改良都辦不到，因為他們沒有財力購買肥料，所以地質愈加瘠弱。有許多小農，甚至連購買種子的錢都沒有。他們不能利用機械，更不能變更作物，使之適宜於地質。科學及經驗雖則告訴農人以種種利用家畜的方法，但是小農們因為飼料缺乏，畜牧場不宜及一切設備不完全，所以不能採用。因此，使小農生活窮困的原因，不一而足。(註二)

農場數較少而占有廣大面積的大農，事態全不一樣。照上面的統計，有七、〇五五、〇一三海克它耕地的二三、五六六處農場，比有五海克它以下的地面的四、三八四、七八六處農場，多占二、〇一九、八二四海克它的地面。

但是，農場統計與所有者統計，並不一致，即在一八九五年，有種種大小的租田九一二、九五九處，一部分自耕而一部分出租者一、六九四、二五一處，及其他形式——即官吏俸給補助耕地，恩俸耕地，及共有耕地等九八三、九一七處。與此相反，個人保有多數耕地的也有，德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普魯士王，他有面積九八、七四六海克它的耕地八三處。普王之次，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如下：

(所有地數)

(面積)

普來司公

七五

七〇、一七〇海克它

霍亨索倫，徐格姆公

二四

五九、九六八

威司德大公

五二

三九、七四二

霍亨洛哀，奧利根公

—

三九、三六五

拉的普爾公

五一

三三、〇九六

在一八九五年，普魯士世襲所有地一、〇四五戶，面積二、一二一、六三六海克它，即占

全國總面積的六·〇九%。一〇四五戶的世襲財產，現在歸九三九人掌握，這種所有地全面積，比威登堡王國（面積一九一九、〇〇〇海克它）的全體更多二〇六、六〇〇海克它，一九〇三年，世襲土地數一、一五二戶，歸一〇三四人掌握，所以他們每人至少有一戶以上的世襲財產。世襲地面一九〇三年二、一九七、一一五海克它，一九〇四年二、三二、五九二海克它，其中約百分之九十都是一千海克它以上的整地。世襲財產所有者的百分之十，是五千海克它以上的整地，占世襲地全部的五三·三%。（註三）

中位的土地所有者及大地主，當然是以維持現狀為有利。他們的利害與小地主不同。大地主不斷地要擴大自己，例如休來秦，勞席志，海生大公領等處，往往有大規模收買農民土地之舉。

奧大利的大所有地，比德意志——尤其是比普魯士更多。奧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天主教會，占有最良土地的大半，驅逐農民也數見不鮮。在底洛爾（Tyrol）薩爾志堡（Salzburg）司答爾馬克（Steiermark）及上下部奧大利，所謂「紳士」們為着占有

土地驅逐農民，不恤用一切殘暴的手段。從前蘇格蘭愛爾蘭地方所演的暴舉，現在再出現於風光明媚的埃國。不論個人團體，都要收買土地，不肯賣時，便強借強買地將他改作獵場。從此谿谷丘陵村落，不准農民出入，幾代幾世耕種的土地，數百年來生活着的樂士，都變為鹿豕奔馳的曠地。被資本家收買的山陵，都變為羚羊 (Chamois) 的獵場。許多的村落，因為山上不准放牧而祇限於非常的貧困。掠奪農民的財產與獨立者，是洛司却男爵 (Roth child) 門霍夫男爵 (Mayer-Melnhof) 考不爾伯爵 (Koburg) 馬銀根伯爵 (Meiningen) 霍亨洛哀公爵 (Prince Hohenlohe) 立興司坦大公 (Prince of Lichen tein) 伯拉剛查伯爵 (Branza) 羅森堡伯爵夫人 (Princess of Rosenburg) 普來司大公 (Prince of Pless) 匈弗爾特伯爵 (Count of Schonfeld) 反司底克伯爵 (Count of Feslitic) 雪夫郭志加伯爵 (Schafgot ca) 屈魯曼斯特爾夫伯爵 (Count of Trautmannsdorf) 哥斯它德男爵狩獵俱樂部 (the Hunting association of the Baron Gustadsche) 等。不論什麼地方，大地主的財產，不斷地擴大。一八七五年，在

下奧地利地方有五千百克 (Morg) 以上的地主，祇有九人，所有地總面積，也不過八九四九〇海克。一八九五年，從九人增至二十四人，面積增至二一三、五七四海克。奧國全國，大地主有土地八、七〇〇、〇〇〇海克，小地主有二一、三〇〇、〇〇〇海克。世襲所有地二九七戶，有地一、二〇〇、〇〇〇海克。數百萬小地主，耕種全面積的七一%，而數千大地主，却支配了總面積的二九%。沒有大地主的納稅區，可說完全沒有，在大抵的縣分，在政治上社會上有決定的勢力者不過一個或兩個地主。大約有多數以上的大地主，有國內數縣的土地，有些在帝國的王領之內保有土地。

在低部奧地利，總面積一、九八二、三〇〇海克之內，五四〇、六五五海克，為大地主所有（所有者三九三人）。七九、一八一海克屬於教會。一〇〇〇海克以上的所有地十三處，占面積四二五、〇七九海克（總面積的九%），其中三三、一二四海克，為司潑林、青司、它伯、爵所有。梅倫總面積二、一八一、二二〇海克，其中八一、八五七海克，它屬於教會（三·八%），一、〇〇〇海克以上的所有地一一六處的面積，比一〇海

克它以上的所有地五〇〇、〇〇〇處的面積更大，占所有地總面積的九二·一%。高部
 塊大利休來泰地方總面積五一四、六七七海克它，教會占五〇、八四五海克它，大地主七
 九人占二〇四、一一八人海克它。倍門的總面積五、一九四、五〇〇海克它，爲一二三七、〇
 八五人的地主所有。在此處，所有地的約四三%是半海克它以下的地面，其他五分之四
 以上，是五海克它以下的面積。七〇三、五七七處的所有地（八·一%）祇占倍門總面積
 的一二·五%。一方，占所有地總數的〇·一%的七七六人的地主，却占有總面積的三
 五·六%。土地分配的不勻，祇要將占二〇〇海克它以上所有地的階級解剖一下，便可
 以知道，下表便是這種解剖的結果。

有二〇〇至五〇〇海克它者	三八〇人計地	一一六、一四三海克它
有五〇〇至一、〇〇〇海克它者	一四一人	一〇一、七四八
有一、〇〇〇至二、〇〇〇海克它者	一〇四人	一五〇、五六七
有二、〇〇〇海克它以上者	一五一人	一、四三六、〇八四

有二〇〇〇海克它以上地面的集團中，有五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海克它者三一人，一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者二一人，莫爾洛普考志公爵等各有二〇〇〇〇乃至三〇〇〇〇海克它的土地。克拉姆華拉司及拉爾宰爾事各有三〇〇〇〇海克它以上，李許登司坦公爵，有三六一八九海克它，弗爾司登堡有三九一六二海克它，安司弗爾德公爵有五七六九〇海克它，即占倍門面積的百分之一。教會占地一五〇、三九五海克它，即倍門面積的百分之三。（註四）

以上是一八九六年的記錄，此後事態更爲惡化。據一九〇二年的農業調查，一八、四三七處耕地，占面積九九二九、九二〇海克它，即總面積的三分之一。

在休華茲縣有七處，宰耳縣有一六處家畜牧場，因爲易主而廢止，現在已經改爲遊獵地方。加爾萬特耳山地全體，因爲易主而禁止放牧。奧大利及德國貴族們買收了阿爾普司山脈地方七〇〇〇〇育克，而築起了獵場的木棚。許多鄉村及數百耕地，因爲狩獵而消滅，驅逐了人類及家畜，而給野鹿羚羊棲息。這種墾場了全州土地一半以上的人們，

到後來在國會演說「農民窮困狀況」主張以木材家畜肉類等的課稅犧牲非所有階級，要求國家的補助。

在最進步的工業國，也壓迫小地所有者，但原因却與奧國不同。在這種國家，因為人口激增，有增產食料品必要，於是用資本主義的組織來經營農業。工業急進地發達了的比利時，便是一個例子。萬達弗爾在他的論文從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九九年間的比國土地財產中，引用統計年報說：「減少的都是五海克以下（尤其是二海克以下）的耕地。一〇海克以上的耕地，增加了三、七八九處。因近代工業及大規模牧畜而起的土地財產集中，於此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一八八〇年以來的發展，恰恰和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發展相反。一八八〇年還有耕地九一〇、三九六處，但到一八九五年，便減到了八二九、六二五處。即在十五年中減少了八〇、七七一處（九%）。實際上祇有五海克以下的耕地減少。五海克以上的耕地增加數如下：

五——一〇海克

六七五

一〇——二〇海克它	二、六八
二〇——三〇海克它	四一四
三〇——四〇海克它	一六四
四〇——五〇海克它	一八七
五〇海克它以上	一八一

(註1) Karl Kautsky, Die Agrarfrage, Stuttgart 1899; und Vorläufige Ergebnisse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Betriebszählung am 12. Juni 1901, Vierteljahrshefte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09, 2. Heft.

(註11) A. Hofer, Der Bauer als Hirzher, "Neuezeit" 1898-109, 2. Band, S. 714, 786, 810.

(註14) T. Conrad, Fideikommiss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 Band, 3. Auflage, S. 10 bis 123.

(附註) Ausführliches hierüber in: Die Besitzenden und die Besitzlosen in Österreich,
von T. W. Teifen, Wien 1906, Erste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Ignaz Brand.)

三 都會與農村的分離

土地和耕作狀態，都和文明進步上有密切的關係。住民的生存，非有土地及其生產物不可，但土地却不能自由增加，所以耕作方法，便成了重要的問題。德國人口，每年增加七八〇〇〇〇，故要防止食料品的價格提高，非有多量的牛肉及麪包的輸入不可。於是，在這種事態之下，工業者和農業者便發生了利害衝突。人口中不從事農業的部分，生活的是否幸福，全由食糧價格如何而決定，故他們對於食糧輸入，當然表示歡迎。食糧漲價而國民大部分的勞銀並不提高，則勢必致使國民的營養狀態惡化。一方，假使食糧漲價而工銀如舊，則其他商品的購買能力，必受限制，因此而使工商業受了重大的打擊。

從事農業的人們，便有了不同的處境。和工業者同樣，他們的唯一目的，也在從生產

品獲得利益，所以他們沒有餘暇去顧慮應當種植什麼生產品的問題，假使因為外國食品輸入而使他們的穀物栽培得不到相當的利益時，他們當然要用他們的土地去種植其他有利的作物。他們不種麩包原料的小麥裸麥，而去栽培砂糖原料的甜菜，和酒類原料的馬鈴薯。現在有幾千海克它的土地，不種蔬菜果類而種煙草，幾千海克它的農場，不事栽培而作為戰馬的牧場。其他，有開墾可能的廣大林地，現在作為娛樂高官們的獵場而保存。

所以德國還有可供農耕的沃土幾千方哩。但是要將這種土地利用，使會與不願意放棄游獵地的大地主們及森林監督官們，發生利害衝突。

現在有些人在懷疑森林可使土地濕潤的理論，但事實却可以證明這種懷疑不對。森林對於土地的濕潤及豐饒，有如何有益的影響，巴維斯及列曼的著作飢餓的俄羅斯，便能給我們以一個明確的實證。著者從自己的觀察，確信從來非常豐腴的土地，現在變為瘠地的原因，是由於無限制的採伐森林而起。許多小河池沼，都因為森林採伐而枯竭。

隣近村落的井水，已經降到四十五乃至六十米突，因此地面龜裂，雨水減少。

土地的資本主義的耕作，必然的誘導出資本主義的狀態。德國農民的一部，從來以栽培甜菜及製造糖類，得了很大的利益。稅制對於糖類輸出有利，從甜菜及砂糖所收入的稅金，差不多完全作為獎勵砂糖輸出之用。因為這種獎勵的結果，多量的砂糖，犧牲了國內的納稅者而廉價輸出外國，因之國內的甜菜種植愈加盛行。製糖工場因稅制而得的利益，每年至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多。以前種植穀物的土地（一九〇七及一九〇八年計四五〇、〇三〇海克它）都改種甜菜，製糖工場相繼設立，於是又因必然的結果而引起恐慌。一方面因為種甜菜有利，地價因之增高。小耕地所有者，因為土地漲價，便引起了賣地的心理，而這種心理，又立刻為工業的投機所利用。於是，穀類栽培，都限於瘠薄的土地，食糧輸入的要求，更為增大。最後，對於砂糖輸出獎勵政策的弊害，漸漸帶了國際性質，於是政府及國會，纔不得已而撤廢了這種獎勵政策。

在現在狀態之下，小農民們不論如何刻苦勤儉，總不能達到和文明國民相當的社

會地位。現代的國家和社會，為維持構成國家社會的基礎的資本家利益，故一切政策，不脫彌縫策一步。農業稅對於農民，害多利少。大抵的小農民，僅僅足養活身家的生產品，都不能產出。他們的必要品，非買不可，於是使他們在農事之外，非再從事工業及其他勞働不可。小農民的多數，使他們的子弟去學習工商，所以工商業繁盛，比農業學作更為有利。每逢凶年，購用農產品的農民數更多。所以，對於這些賣少買多的小農階級，農業稅及輸入，禁止，究竟有些什麼利益？在一切農村中，至少有八〇%的人們，在這種環境之下。

農人應該如何耕作的問題，在私有財產制之下，是個人的私事。個人認為有利的事業，不論對社會有何利害，非做不可。換句話，就是自由放任主義。在工業方面，也是如此。淫書淫畫任意製作，專做惡化食糧的工場，也是不少。這些活動，都和社會有害，結果使道德破壞，腐敗增進。但是在營利方面看來，這種營業的確比製作道德的圖書和販賣純良食料品為容易獲利。惟利是圖的工業家，祇要不受警察的干涉就好，此外一切，都所不顧。

現在的拜金主義特質，在股份交易所中，最容易明白地表現出來。舉凡一切土地，工

藝交通，天氣，政情，生產狀況，天災地變，公債，發明，妻子的健康狀況，杜撰的戰爭謠言……等等，都是他們投機的對象，榨取和欺騙的工具。有力的資本家，對於全社會的禍福，有決定的權力，因強大的資本勢力，獲得巨萬的財產。大臣及政府「諸賢」，都是資本家的傀儡，國家權力不能支配交易所市場，而交易所市場却支配了國家權力！

因弊害增加而日漸顯著的這種事實，非立刻圖根本改造不可。但是，社會却似踏車 (Tread mill) 的驢馬一樣地無能魯鈍，危害在前，還是無力而盲目地團團走轉！明白現狀而想起來挽救的，還是能力薄弱，大多數的人們，依然毫無理解。可以行動的人們却不願行動，他們信賴自己的力量，和林巴特爾夫人一樣地以爲「我的的後面洪水將來。」 (Après nous le déluge) 但是，當他們尙生存時洪水來了，他們又將如何——